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外语学术普及系列

什么是认知语言学

王 寅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外语学术普及系列

什么是认知语言学

王 寅 著

PDG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么是认知语言学/王寅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外语学术普及系列)
ISBN 978－7－5446－2252－3

Ⅰ.①什… Ⅱ.①王… Ⅲ.①认知科学：语言学-问题解答
Ⅳ.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7441号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许进兴

印　　刷：昆山市亭林彩印厂
开　　本：850×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75 千字
版　　次：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100 册

书　　号：ISBN 978-7-5446-2252-3 / H · 1033
定　　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出　版　说　明

“外语学术普及系列”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专门为外语语言学和文学方向学习者策划出版的一套入门级学术读物，主要分为语言学和文学两大部分，涵盖了这两个研究领域的众多分支，作者多是外语语言学与文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和教授。

我们希望通过解惑的方式达到传道授业的目的，所以力求简明扼要，浅显易读。本系列每本书均以问答的形式讲解学术领域的专业内容，语言学部分的分册每本包含约80个问题；文学部分的分册每本包含约60个问题以及1篇代表性文学作品的阅读赏析，每册书后均附有中英文对照的术语汇总，以期给读者提供更便捷的阅读参考。

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能满足对语言学、文学研究感兴趣的读者的阅读需求，引领他们进入外语研究的学术园地。



序 言

一

西方语言学理论主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传统语文学、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TG学派、认知语言学等。

语文学(Philology①)着重描写和分析书面材料，凭据历史文献考证文字、词源、词义、音韵、用法等方面的规律。学界认为，这种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没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语言理论体系。王力(1981)认为，中国"五四"以前的语言研究大致属于此类。

肇始于18世纪末的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又叫"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致力于通过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分析，寻根求源，寻找语言中语音、词汇、语法等层面的演变规律，建立起了语言类型和谱系关系。

Saussure于20世纪初在语言学界发动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创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 (ist) Linguistics)，基于二分法原则区分出：语言与言语、内部与外部、共时和历时，且将注意力仅聚焦于前者，首倡以横组合和纵聚合、能指与所指的方法分

① 本书的philology指19世纪之前的语言研究，亦有学者用其指比较语言学。

析封闭的语言结构。

功能语言学(Functional Linguistics)采取了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不同的进路,将重点转向语言的社会环境和交际功能。特别是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提出了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组篇功能),并将语言分析从词、句层面拓展至语篇层面。

以 Chomsky 为代表的 TG 语言学(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Linguistics)派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发动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一反描写、行为、功能等学派的取向,以拟构的理想人为参照系(不考虑社会现实中的人),竭力反对仅描写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将目标转向"语言与心智"的关系,开始探索独立于其他认知技能的语言能力,并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描写说本族语者为何能用有限的词语生成无限的合乎语法句子的能力和心智过程。他早期的注意力主要在句法上而不涉及语义,但后期理论也开始关注语义。

20 世纪 70—80 年代 Lakoff、Langacker、Johnson、Dirven、Taylor 等语言学家发现了 TG 学派的若干重大缺陷,从而在心智的来源、表征的方法、研究的内容、得出的结论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根本分歧,开始考虑另起炉灶,创建"认知语言学"。Taylor (2002: 31)指出,TG 的研究方法太抽象,离人们日常语言使用太远,而且有些方法不自然,且只讨论了有限的内容。Langacker (1987: v)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抛弃 TG,创建新理论。Lakoff (1987)说,认知语言学派虽然是生成派语义学的延续,但由于他与 TG 存在原则性分歧,遂于 1975 年与他的老师 Chomsky 彻底分道扬镳,这才形成了他和 Langacker 所认为的"认知语言学是对乔姆斯基革命的一场革命"。他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也大致反映出了两代认知科学的分歧(参见第 2 节)。本书拟将 Chomsky 核心观点总结为"天赋性、普遍性、自治性、模块性、形式化",认知语言学逐条对其进行了批判。

语言不是天赋的,而主要是通过后天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形成

的；不同语言具有各自的特征，其间的差异性大于共性；语言和句法不是自治的（语言能力与其他认知能力不可分离，句法与语义、语用密切相关）；语言不能被分割为几个独立的模块，句法不能作为一个独立单位研究；句法、语义等不能用形式化的方法作整齐划一的解释。基于这一立场，认知语言学提出了崭新的方法和理论，我们曾将其权宜描写为：

> 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

这一描写基本概括了上述几点反思，详见第5、6节。

我们认为，20世纪的西方语言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大致归结为三场革命：

（1）Saussure的哥白尼革命；
（2）Chomsky的心智革命；
（3）对TG革命的新革命。

从结构主义到TG学派都重在分析语言的内部结构，Saussure强调语言的内指性、系统性；Chomsky坚守语言和句法的自治性、生成性，且将科学主义的形式化方法引入语言学研究。而认知语言学（按照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功能主义学派也可划归其中）则以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人为参照系，从认知主体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出发，明确指出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是“客观现实、生理基础、心智作用、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解释语言时必须参照人的一般认知方式，从而建立了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

现实—认知—语言

我们知道，英语语言文学主要包括三个方向，其中文学和翻译早已

进入后现代理论，而语言学由于深受Saussure和Chomsky的影响，依旧徘徊于传统的客观主义哲学观之中。认知语言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前卫性，使得落后于文学和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终于迈入了后现代理论大潮之中。上述核心原则中间的“认知”正体现出后现代的人本观，认知先于语言，语言乃认知主体加工的结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唯人参之”正可表达此义。我们常论述到的认知方式主要包括：

(1) 互动体验；
(2) 范畴化和概念化；
(3) 意象图式；
(4) 认知模型(CM、ICM、ECM、框架、心智空间等)；
(5) 隐喻转喻；
(6) 识解(图形—背景、视角、突显等)

认知语言学意在运用这些有限的认知方式统一解释语言各个层面。

二

1989年春天，德国语言学家René Dirven在德国的Duisburg主持召开了第14届国际LAUD(Linguistic Agency University of Duisburg)，并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 Association，简称ICLA)，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性大会，且创办了*Cognitive Linguistics*期刊，每年4期。

德国的Mouton de Gruyter出版社出版了由Dirven、Langacker、Taylor等主编的Cognitive Linguistic Research系列丛书，现已编到第45卷。该社还出版了Applicatio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系列丛书，现已编到第8卷。

荷兰的John Benjamins出版社出版了由Fischer和Ljungberg主编

的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丛书,现已编到第 6 卷。

英国的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还出版了 *Apply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等书,意在将崭新的认知语言学理论运用到应用语言学(包括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等领域。

认知语言学于 20 世纪 90 年代传入我国,从引进和介绍,到评论和研究,发展至今已具有较大规模。国内各大语言类期刊登载此类稿件的数量越来越多,不少刊物还设立了认知语言学专栏,国内至今也已出版了二十多部该领域的专著和教材,使其成为我国语言学界的前沿和主流学科。

全国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也相继举办了以认知语言学为主题的学术活动。苏州大学于 2000 年 4 月 7 日至 12 日举办了全国第一期认知语言学讲习班,学员近百名,世界著名认知语言学家 Taylor 教授以及苏州大学王寅教授等共作了八场报告。2001 年 10 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2002 年 10 月 19 日至 24 日,苏州大学举办了全国第二期认知语言学讲习班,学员有来自全国高校的教师和研究生 150 多名,世界著名认知语言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Fauconnier 教授,以及我国的沈家煊、徐盛桓、束定芳、汪榕培、王寅等教授共为学员作了八场报告。讲习班后又召开了全国第二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与会代表 160 余名。2004 年 4 月 17 日至 25 日,西南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第三期认知语言学讲习班及全国第三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Langacker、徐盛桓、熊学亮、束定芳、石毓智、沈家煊、程琪龙、王寅等教授先后发言。2006 年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第四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并成立了研究会。此后此类活动不断,大大推动了我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认知语言学研究丛书》(王寅主编),现已编到第三辑。

本书仅为问答式的入门小册子,为方便读者进一步学习和研究认知语言学,现列出 16 本主要参考书目(带 * 的三本可优先阅读):

(1) Croft, W. &D. A.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P.

(2) Evens, V. & M. Green.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3) Fauconnier, G. & M.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 —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4) Goldberg, A.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Goldberg, A.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UP.

(6) Haiman, J. 1985. *Natural Syntax*. CUP

(7)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0) Lakoff, G.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1)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Sweetser, Eve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UP.

*(14) Taylor, J. 1989.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OUP.

(15) Taylor, J. 2002. *Cognitive Grammar*. OUP.

*(16) Ungerer, F. & H. J. Schmid.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三

随着20世纪初哲学出现了语言论转向,哲学家将自己的兴趣从“存在的实在性(本体论)”和“存在的认识性(认识论)”转向到“存在的表达性”,以图通过分析语言解决哲学的千年老题——“存在”(客体、世界)与“思维”(人主体、语言)的关系。这一转向也大大促动了语言学的发展,哲学家在语义学和语用学领域的成果被引入到语言学界,形成了语言学中的语义学和语用学。

正是由于语言哲学家的努力,人们对于语言有了更高层次的理解,我们拟将其概括为以下四句话:语言是社会生产力;语言是民族凝聚剂;语言是知识储备库;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1. 语言是社会生产力。人们一旦丧失了语言交际手段,便不能互相沟通,一切集体劳动将失去意义。可想而知,倘若人们不能通过语言交际来沟通思想,又何以能建构“人类社会”呢?当今,各国政府都在用语言来“号召”人民去做某事,我们平常所使用的“动员”、“说服”、“讲解”、“启发”,有哪一件工作能脱离语言?这就是后现代哲学家的观点——“语言是牢笼”。我们只能生活在语言这个牢笼之中,别无他法。社会实践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想一想,语言又何尝不是?

2. 语言是民族凝聚剂。古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于公元395年将帝国江山留给两个儿子时就是以语言为准来划分国界的,讲拉丁语的区

域成为西罗马帝国，讲希腊语的成为东罗马帝国。很多欧洲历史人物都想统一欧洲，如恺撒、拿破仑、希特勒等，但他们的企图都最终走向破灭，其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语言不统一”。欧洲现有40多种语言，这就注定了欧洲难以合并成为一个国家。而在我国，历史朝代不断更替，江山反复易手，还出现了北方鲜卑人、蒙古人、满洲人入主中原的时期，他们为能有效统治汉族，不得不学习汉字，使用汉语，接受汉文化。正是由于汉语没有拼音化，广东话与北方话尽管语音差异很大，但写法相同。或许我们可以说，文字和语言的差异会加速或顺应社团分裂，而统一的汉字在保障民族团结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3. 语言是知识储备库。知识主要是靠语言来储存的，凡是能用语言表达的信息，就能成为人类的知识；凡是语言不能表达的，它就不能为别人所知晓，也就不能成为人们的知识。这就是Wittgenstein在1922年《逻辑哲学论》5.6节中的一句名言：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我们还可沿着这句话再抒发两句：人类的知识在语言的边界处封闭而封闭，人类的知识在语言的边界处开放而开放。不能为语言所述及的东西就不能成为人类的知识，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4. 语言是人类的家园。语言是人须臾不可或缺的，没有语言，我们就不能生存，就不能成其为“人”，也就没有人类。语言是人类生存的家园，没有语言这个家园，我们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正如Gadamer所说：语言中蕴藏着人类无穷的奥妙。我们可通过解读语言和分析话语来窥见人类心智中的若干奥妙。我们的成果将为人类进一步了解自己（我们是谁？是什么东西？）提供最直接手段和资料。正如周流溪教授（2010）指出：“认知语言学再次使得语言学成为一门领先的学科。”

语言研究前景辉煌，认知语言学必定能揭示语言中更多的奥秘。要从认知角度撩开其透明度不高的面纱，尽早走出语言的迷宫，学者尚须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当以此共勉。

目　录

序言 / i
1 什么叫认知? / 1
2 什么是认知科学? / 4
3 什么是认知心理学与 Piaget 的建构论? / 7
4 什么是连通论? / 10
5 什么是认知语言学? / 13
6 为什么说认知语言学是对乔氏革命的革命? / 16
7 体验哲学主要包括哪三条原则? / 19
8 语言与思维是什么关系? / 22
9 认知语言学主要源自哪些学科? / 24
10 批判句法自治有何例证? / 27
11 什么是范畴化与范畴? / 30
12 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有哪些区别? / 33
13 颜色词研究支持原型范畴理论吗? / 36
14 Labov 和 Rosch 的实验是什么? / 39
15 什么是范畴的基本层次? / 42
16 如何运用基本层次对比英汉构词? / 45

17 原型范畴理论在音位和词法层面上有何解释力？/ 48
18 原型范畴理论在句法层面上有何解释力？/ 51
19 什么是意象图式？/ 54
20 什么是动觉意象图式与形式空间化假设？/ 57
21 Langacker 是如何运用弹子球和舞台模型论述句法成因的？/ 60
22 什么是认知模型和理想化认知模型？/ 63
23 如何运用 ICM 解释“父、母”的多义性？/ 66
24 什么是事件域认知模型？/ 69
25 什么是心智空间和整合理论？/ 72
26 如何定义“意义”？/ 75
27 什么是客观主义语义观与非客观主义语义观？/ 78
28 认知语义学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81
29 什么是整合观？/ 84
30 什么是认知语法？/ 87
31 识解有何解释力？/ 90
32 “图形—背景”与“侧显—基体”、“射体—界标”有何关系？/ 93
33 何为认知参照点？/ 96
34 如何运用“自我参照点”来解释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 99
35 什么是构式语法？/ 102
36 什么是“动构互动”与“构式压制”？/ 105
37 构式有哪些特征？/ 108

38 何为激进构式语法？／111

39 什么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114

40 认知语言学是如何论述语篇连贯的？／117

41 如何运用 ECM 确定语篇中代词的所指？／120

42 什么是连贯的程度性？／123

43 什么是话题的统领性与认知参照点？／126

44 什么是隐喻认知理论？／129

45 什么叫管道隐喻？／132

46 如何进一步论证隐喻认知理论？／135

47 什么是语音隐喻？／138

48 什么是语法隐喻？／141

49 隐喻的工作机制是什么？／144

50 如何将隐喻认知理论运用于英语教学？／147

51 如何在教学大纲设计中贯彻隐喻认知理论？／150

52 什么是语言符号象似性？／153

53 象似性主要有哪些原则？／156

54 研究象似性有何意义？／159

55 如何将认知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162

参考文献 ／165

术语汇览 ／172

1

什么叫认知?

cognition 在英汉词典中被译为"认识"和"认知"。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认识"常用来指客观事体及其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因此认识活动就是直接依靠感知能力和思维能力认识客观事体的过程,包括"初认"和"再认"。"认识论"(Epistemology)研究人类认识的对象、来源、本质、能力、结构、过程、规律、检验等的哲学理论,主要包括认识的主体和对象的关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发展、真知来自何处、真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等。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梳理认识论中的主要流派和分歧:

(1) 围绕认识的本质和来源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经验论和唯理论。

(2) 围绕人类能否认识世界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3) 围绕意识与物质的关系形成: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和唯心主义认识论(坚持从意识到物质的认知路线)。

(4) 围绕认识的过程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哲学阵营: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据《辞海》(1989,1999)解释:认知就是认识,指人类认识客观事物、获得知识的活动,包括知觉、记忆、学习、言语、思维和问题解决等过程。在1979年版的《辞海》中还只有"认识",而没有"认知"这个词条。

“认知”这一译名是随着20世纪60—70年代后在西方兴起的“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而逐步被我国学者所接受并被使用的，到1989年版的《辞海》才收入“认知”、“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1999年版又增加了“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

很多学者对“认知”作出了定义，如：

桂诗春(1991)认为，认知的最简单的定义是知识的习得和使用，它是一个内在的心理过程。田运(1996:93)将认知定义为：直接依靠主体感知能力和思维能力，而不借助实践手段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将其定义为：通过思维活动认识、了解。

Osherson (1995/1997: xi)在其《认知科学入门》系列书的第一卷中指出：“人类智能的运用叫‘认知’(the exercise of human intelligence)，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如：在电话中识别出朋友的声音、读小说、在小溪的石头上跳跃、向同学解释一个想法、记住回家的路、选择职业等。对于我们每一个活动、我们所做的一切，认知加工是必不可少的”。Lakoff 和 Johnson (1999: 11)基本接受了他的观点，对“认知”也取广义性解释，包括诸如心智运作、心智结构、意义、概念系统、推理、语言等。由于我们的概念系统和推理是来自我们的身体，因此“认知”也就包括“感知动觉系统”(Sensorimotor System)，它是我们进行范畴化、概念化和思维推理的基础能力。可见，他们将“体验”和“语言”都包括在“认知”之中了。为便于论述，我们拟将“体验”和“语言”从“认知”中区分出来，以便能从体验和认知角度阐释语言的成因。

我们还会遇到诸如“思维”、“心智”、“智能”、“推理”、“心理”等术语，它们是不同学者在不同学科中所使用的不同术语，各自有其论述侧重点，也有不同的对应术语，如思维与存在相对，心智与身体相对，智能与体能相对等，但这些术语都表示人类头脑中的思想过程，不必详细加以区分，可视为大致等同的术语。

认知最基本的两个要素为“动觉图式”和“基本范畴”，它们都是通过人的身体与客观外界互动而产生的，可被直接理解，其他概念和范畴

则主要是通过隐喻认知机制而被间接认知的。众多的概念形成了人类的概念结构，概念结构又体现为语义结构，语义结构促动了句法构式和语言的形成。认知具有自己动态的完形结构和模型，不是机器可以模拟的。

语言也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客观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基于此形成了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

现实—认知—语言

语言运用和理解的过程也是认知处理的过程。因此，语言能力不是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的一个自治的符号系统，而是人类整体认知能力的一部分。



2

什么是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是一门综合科学,从心理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生物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全方位来探讨思维的奥秘,尝试最终解决下列问题: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人是怎样推理的? 如何理解我们的经验? 概念的特征是什么? 它们又是怎样形成一个系统的? 是否所有的人都用同一个概念系统? 人类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共同之处? 有学者认为,认知科学研究范围虽如此广泛,但其关键环节是研究语言机制。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人们就开始利用计算机研究心理学、模拟认知过程以及逻辑分析方法,这就要涉及符号运算、逻辑形式和认知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自此以后,认知科学逐步发展为当今一门令世人瞩目的前沿科学。1977 年成立认知科学学会,开始出版《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期刊,1979 年认知科学学会召开第一次正式年会。到了 90 年代认知科学已逐步成为一股强大的学术潮流,直接影响当前许多学科的研究方向和进程。

由于学者们对"认知"的理解不同,因而对"认知科学"也就有不同的解释。Osherson (1995: xi)认为,认知科学是研究各种形式的人类智能(Human Intelligence),包括从感知和行为,到语言和推理等。Rose (1985)指出:认知科学是连接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脑神经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新学科,它试图建立人脑是如何工作的理论。许多认知科学家主张把人脑的工作机制视为像计算机进行符号处理一样,它是一个信息处理的心智系统。Saeed (1997: 43)指出:认知科学是运用

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智能(Intelligence)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Lakoff 和 Johnson (1987, 1999)坚决反对以客观主义为基础,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认知科学,且对"认知"持广义观。因此,他们认为认知科学主要是:从认知角度深入探讨思维活动和机制(包括信息处理机制、优化思维方式、语言机制),主要研究人类智能的性质和工作原理,着力描述"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过程。他们(1999)依据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将认知科学分为两大派:

(1) 第一代认知科学(First-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2) 第二代认知科学(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这两代认知科学都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认知,都认为"语言"和"认知"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但对于心智的来源、表征的方法、研究的内容、得出的结论存在一系列根本的分歧。

第二代认知科学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认为心智的本质来自身体经验,对基于客观主义理论的第一代认知科学提出了尖锐有力的批判,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挑战,现以表小结如下:

	第一代认知科学(1950's)	第二代认知科学(1970's)
1. 哲学基础	客观主义、分析哲学、笛卡儿观点	非客观主义哲学(含体验哲学)
2. 心理学基础	认知心理学、TG、符号论	建构论、互动论、连通论
3. 范畴理论	经典范畴理论	原型范畴理论
4. 语言观 a	语言和句法是天赋的、自治的	体验论
b	重视句法(形式主义)	重视语义、功能
c	普遍语法	因语言而异
d	不受社会文化的影响	受社会文化的影响
e	客观真值语义论	非客观主义,考虑主观因素
f	任意性	象似性

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观点是后现代哲学观（包括体验哲学），"实践"、"体验"原则表现在心智、推理、语言、意义的各个主要方面，也表现在思维的结构和内容上，对概念的形成、推理的理解、语言的分析、意义的描述起着关键作用，这与第一代认知科学中的许多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什么是认知心理学与 Piaget 的建构论?

自 19 世纪末,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主要经历了"内省论、行为论、完形论、认知论、连通论"等几个主要阶段。

(1) 内省法(Introspective): 19 世纪末的心理学主要研究意识,代表人物为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即德国的 Wundt。他认为,与思维、记忆有关的语言知识结构模型和内省有关,并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采用实验内省法或直接经验对心理内容做元素分析。

(2) 行为主义(Behaviourism): 20 世纪初心理学开始转向用客观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人和动物对刺激作出可观察到的反应或行为,反对讨论意识问题,提出"刺激—反应"模式,并认为意义就是言语活动所引发的行为。主要代表有 Watson、Skinner 等, Bloomfield 率先将其引入语言学中。

(3)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 又译"完形心理学",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心理学观点,代表人物有 Koffka、Kohler 等,他们也主张研究意识和知觉,既反对 Wundt 的元素分析法,也不赞成行为主义反对研究意识的方法,认为我们感官所知觉到的事体是综合统一体,具有整体结构(即完形结构)的特性,而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成分,不能进行元素分析,应强调意识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整体不是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他们有句名言为: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4) 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 随着 20 世纪 50—60 年

代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深入，认知心理学不断发展壮大，从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意在摆脱行为主义理论的“认知革命”，主要代表人物有 Miller、Newell、Simon、Neisser、Anderson 等，他们继承了心理学中许多有益的思想，恢复了以意识为研究对象，但对意识的研究不是基于原来的方法，而是从信息加工（即符号运算）的角度来研究意识，强调认知内部的心理机制和过程。

这一观点与 Chomsky 的 TG 理论以及人与计算机对话取得成功，都是那个时期心智研究的重大成果，一起形成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的主要内容。我们知道，乔氏曾主张将语言学视为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这为他对句法作纯粹形式化运算奠定了主要的理论基础，因此 TG 提出了语言的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形式化等主张。总之，第一代认知科学属于“非体验性哲学观”（Disembodied Philosophical View）。

瑞士心理学家 Piaget（1896－1980）深受 Bacon（1561－1626）、Locke（1632－1704）、Hume（1711－1776）等古典经验论的影响，认为认知来源于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作用，认知结构是后天构建的。主体在智力成长过程中主要有两条原则在起作用：

（1）适应（Adaptation）{ 同化（Assimilation）/ 顺化（Accommodation） }

（2）组织（Organization）：以整合的方式来建构各种图式

“同化”是主体按照已有的认知系统对外来刺激作一致性处理，将环境因素或客体纳入到主体已有的图式（Schema）；“顺化”则是通过调整已有的内部图式以适应外在现实。这样，主体和客体之间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之中建构出了人类的心智、思维、知识和语言。

Piaget 还认为，图式主要来源于动作，将感知以整合的方式组织成图式结构。而认知的第一图式就是动觉图式，然后是目的图式，这样就产生了心智的萌芽，进而可出现更为复杂的经验图式，逐步形成抽象思维，获得运算图式。当这些图式变得更加整合和协调时，最终就可发展

成人的心智模式。因此,心智的发展是人的认知结构连续地建构和再建构的过程,是一个从建构初级图式到建构高级图式的过程,这就是他的“发生认识论”的基本思想,这也是 Lakoff 和 Johnson 建立体验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4

什么是连通论?

认知科学研究各种形式的智能,包括从感知和行为,到语言和推理。在论述智能的本质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也叫处理信息的两个方法,或叫模拟人类智能的两大方法,或叫认知研究的两种基本范式):"符号论"(Symbolism)和"连通论"(Connectionism),对于智能的来源也存在两个对立的观点:"天赋论"(Nativism)和"建构论"(Constructivism)。

符号论认为人类智能的基本单位是"符号"(Symbol),思维的过程就是依靠符号和规则进行串行的运算过程,符号在计算过程中没有意义。大脑被隐喻性地视为硬件,心智就是计算软件,这样,思维就与符号计算划上了等号,认知心理学就是基于这一观点建立起来的。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 Neisser、Anderson、Newell、Simon、Searle 和 Chomsky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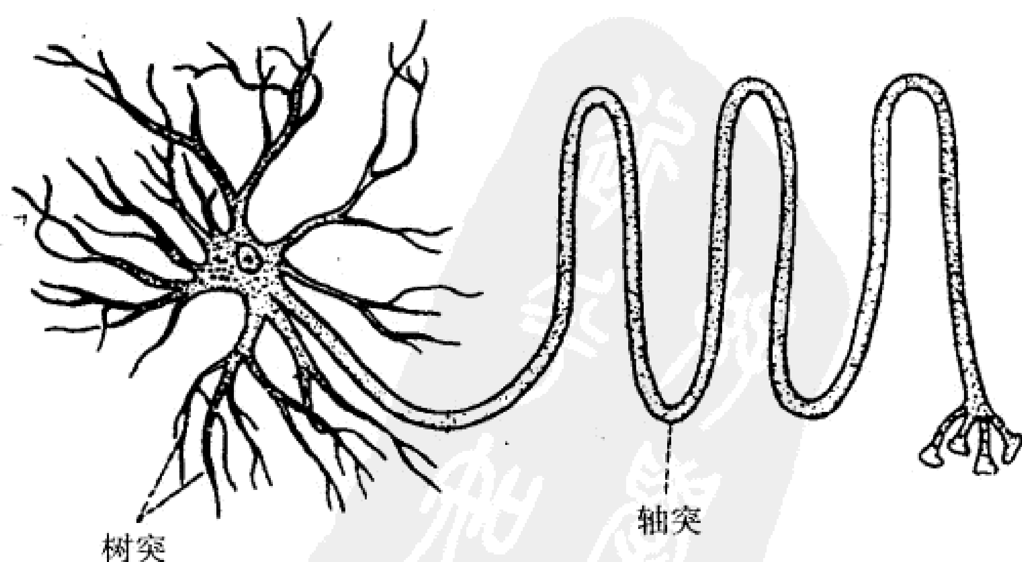
第二代认知科学家接受了"连通论"的观点。首先提出"连通论"这一术语的是 Hebb (1949), 后来 Neumann (1958)等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Rumulhart 和 McClelland 于 1986 年运用"并行分布处理"(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简称 PDP)模式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使之成为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一种重要理论。桂诗春于 1991 就明确肯定了这一理论的价值。

连通论反对把"符号"作为认知(或思维、智能)的基本单位,其基本单位是"神经元"(Neuron)。认知的过程在人们头脑中表现为神经元不断建立联系、形成网络的过程,是信息在神经网络有关单元中的并

行分布和特定的连接方式，而不是“符号运算”（Symbolic Operation）和“串行加工”（Serial Process）。据说，要记住一个单词需要联结200多个神经元，若忘记一个单词的发音、拼写、意义、用法等信息，就意味着在这个微联结系统中某处（或某些）对应联结断开了。

信息在神经网络上是同时进行加工的，各单元与其他单元之间有许多连接通道，起“激活”（Activate/Trigger）和/或“抑制”（Restrict）其他单元的作用。每单元在某一时刻内有一定的“激活度”，把从其他单元接受到的信号概括起来，控制着神经通道传递信号的强度，然后决定是否要激活（类似于点火发动）或抑制单元间的连接，网络中节点间的联系或因被激活而加强，或因被抑制而弱化。也就是说，连接通道都有一定的“权重”（Weight），决定着哪些连通的单元体能进入稳定的激活状态。

第二代认知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天生就有寻求和建立事物之间联系的倾向，而且人的知识、记忆、智慧不是储存在单个神经元中的，而是储存在由神经元连接而成的特定集合体中，它们又互相连接，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人们可通过学习不断改变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方式或激活的权重来储存信息。可以假设特定单元只作短期储存，长期储存则是以单元间关联的方式存在的。因此，权重和关联是连通论的两个核心概念，这一理论已对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神经元联通论已经得到医学研究的证实，科学家已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到神经元的基本结构、形状、传递方式，这就显得比 Chomsky 将自己理论建立在纯粹假设的基础上更有解释力。

连通论开启了从神经角度研究语言的新方向，近年来美国伯克莱大学的认知语言学家基于神经元连通论和扩散论，以及神经元模拟论等研究成果建立起 Cog 假设、模拟论语义学，开辟出一条用神经科学来解释语言和隐喻形成和运作机制的新路径，深入批判客观主义语义观，进一步论证了语言的体验性，使得全世界的认知语言学家深受鼓舞。这也使得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语言的体验性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假设，也不必局限于仅从语言中寻找证据，当今神经科学的新发现为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5

什么是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主要是在认知科学的理论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同时两者之间亦有同步发展、相辅相成的关系。认知科学既推动了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成为后者的主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汲取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认知语言学成为认知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学者们一般将认知语言学视为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是认知研究和语言学的边缘学科。

"认知语言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1971年,用来指真正研究大脑中的语言(参见Lamb, 1998: 381)。但我们所说的认知语言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90年代取得较大发展,自Dirven于1989年春在德国的Duisburg(杜伊斯堡)组织了第一届认知语言学专题讨论会以来,已召开了九届大会。这期间国内外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还出版了《认知语言学》期刊。

基于体验哲学建立起来的认知语言学接受了Chomsky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的主张,但坚决反对他所主张的"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形式观"。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不具有自治性。据此,我们必须从人类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的来源。

由于认知语言学尚未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学科,各路学者对其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尚缺少一个关于认知语言学的严密而又完整的定义。笔者综合当前著名认知语言学家所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将狭义认知语言学权宜定义为:

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

这一定义还可进一步概括为：

现实—认知—语言

该原则蕴含两个含义：

（1）从左向右是决定关系，即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语言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

（2）从右向左是影响关系，即语言影响认知，认知影响语言，这也与 Sapir 和 Whorf 的假设相吻合。

因此，认知语言学则应着力描写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研究语言象似于认知方式的机制，因此，象似性也就成为认知语言学一项重要内容。

该定义除上文述及的基本观点之外，还有两个关键词："认知方式"（Cognitive Method）和"统一解释"（Unified Explanation）。"认知方式"是指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些认识世界的策略，因此又叫"认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y）。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概括出如下基本认知方式：

（1）互动体验

（2）意象图式

（3）范畴化和概念化

（4）认知模型（框架、CM、ICM、ECM、心智空间与概念整合等）

（5）隐喻转喻

（6）识解（包括 FG、突显、参照点原则等）

（7）激活关联

（8）象似原则

等。

“统一解释”是指要用这些基本原则来解释语言的各个层面，如语音、词汇、词法、句法、语篇等。以往的语言学理论在分析语言不同层面时往往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如用词法来分析词汇，用句法来分析句子，用组合原则等来分析语义，用会话含意、间接言语行为等来分析话语，语篇分析往往又要用另外的方法。而认知语言学则尽量简化和统一分析方法，尝试寻找适合分析语言所有层面的几种基本认知方式，这是其他学派所不及之处，也是我们这些年来所研究的重要心得。



6

为什么说认知语言学是对乔氏革命的革命?

Chomsky 于 1957 年提出的 TG 理论被称为语言学领域的一场革命,一反仅对语言作结构性描写的行为主义方法,大力倡导从心智角度阐述语言来自何处这一根本性理论问题。我们可将他的基本观点归结为以下五点: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形式观。认知语言学提出了与其完全相反的立场,号称是对乔氏革命的又一场革命。

(1) 语言的非天赋性。乔氏接受了 Descartes 的"天赋观",认为人们的语言能力是先天就有的,人在出生时大脑中就内嵌了一种先天的、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的语言能力,这就是"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简称 UG)或"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简称 LAD)。而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能力不是天赋的,主要是后天习得和建构的,是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

(2) 语言的非普遍性。由于乔氏坚守天赋观,人们生来带有"普遍语法",它具有生成各种语言表达的能力,是普遍性的原则系统,可用数学上的"生成"思想来描写和组织。而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这仅是一个美妙的假设,找不到真凭实据,且通过认真对比研究,语言中的差异性大于共通性。Croft (2001)认为,不可能找到一个跨语言共有的句法范畴或语法构式。

(3) 语言的非自治性。乔氏假设的自治观包括两层内容:(a)语言自治;(b)句法自治。Lakoff、Langacker、Taylor 等认为,语言能力是人们总认知能力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人们头脑中没有一套专门掌管语言的器官或认知能力,对语言知识的表征与对其他概念结构的表

PDG

征相同。而且句法也不是自治的，它必须参照语义和语用才能作出合理描写和恰当解释。Langacker 提出的“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这一关键性概念，将其定位于“音义配对体”（Phoneme-Meaning Pairings），就是针对乔氏自治观的。

（4）语言的非模块性。乔氏将语言能力总模块细分为三个子模块：音位、句法、语义。每个子模块都包括高度概括的规则和限制，它们仅描写了句子某一维度的特征。乔氏将兴趣落在句法上，认为只要通过深入研究语言的句法形式，而不需要考虑语义和语用因素，就能揭示语言的本质（他后来也有所改变）。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知识不可能被明确地切分成各自独立的模块，词素、词汇、词法和句法是一个连续体。

（5）语言的非形式化。乔氏假设，普遍语法可用数学上的“生成”思想来描写和组织，其生成原理类似于数学演算，可用一套形式符号来表示，某一语言全部合乎语法的句子，就是基于这样一套形式符号，通过一套规则对其进行形式操作而生成出来的。而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的思维和语言相当复杂，例外甚多，不可能用一套形式化符号将其框定。我们必须对语言的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且应将研究重点置于概念系统和语义结构上。

除上述核心原理上的差别之外，认知语言学与 TG 学派还有以下主要差异：

	TG 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
1. 哲学基础	混合哲学[笛卡儿哲学（天赋论、二元论）+ 形式主义]	体验哲学
2. 心理学基础	反对行为主义，提倡心智主义、天赋论、符号论	基于体验的心智主义 建构论、互动论、连通论
3. 语义与客观主义	语义可用客观主义的真值对应论、真值条件论来描写	非客观主义；语义不仅反映客观现实，还跟人的主观认知密切相关，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
4. 优先性	生成性先于概括性。致力于建构语言表达背后的形式规则，用数学公式演绎其生成机制	概括性先于生成性。概括的承诺（基于经验归纳出一般用法特征，包括习语），认知的承诺（探索认知方式，语言是认知的结果）

续 表

	TG 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
5. 人的因素	基于拟想的人	社会现实中的人
6. 隐喻换喻	它们是语言的偏离现象	是不可或缺的概念化认知工具

7

体验哲学主要包括哪三条原则?

体验哲学是在反思了已流行两千多年客观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客观主义哲学",其核心内容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承认客观世界存在一个客观真理,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能客观地找到这个本质(即本原、绝对真理、本体),就必须排除人的主观因素、个人偏好或价值污染。这样就可解释世界中一切现象,保证人类获得真知。

但是,他们在解释寻找客观真理的方法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从而形成了哲学中的两大阵营,即感性主义(Perceptualism,与唯物论有相同之处)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相当于唯心主义)。感性主义(包括经验论 Empiricism)认为,感知和经验是一切知识或观念的唯一来源,而理性主义认为感知不可靠,只有先天具有的推理能力才能为我们提供真知。

体验哲学摒弃了客观主义理论中的错误观点,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既强调客观世界对认识的首要地位,又重视人的主体意识和想象力,认识活动不仅可以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还对客观现实有反作用。体验哲学既反对客观主义,又反对主观主义,倡导主客体间的互动性,其间包含了辩证法的观点。Lakoff 和 Johnson 于 1999 年合作出版的《体验哲学》一书中将上述思想概括成三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

(1) 心智的体验性

人类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等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基于

对客观外界的互动体验，并通过认知加工而形成的，它们的最基本形式依赖于空间（地点、方向、运动等）和身体（包括器官、身体与环境的相对位置、关系等），这为我们日常推理提供了认知基础。

我们的祖先是从认识空间和自己开始认识世界的，因此方位空间和身体部位是我们形成基本概念的两大主要基础。西方和我国的古代学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古希腊哲学家 Protagarus 指出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周易》也指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人常用身体作为衡量周围世界的标准。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也是这样，也是基于人类对外界空间的感知体验之上形成的，这就是认知语言学深入研究语言中介词的初衷，因为"介词"原初是表示空间关系的词语。

语言的体验观也与马克思的语言实践观有一致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960：34）。

(2) 认知的无意识性

Chomsky 语言观虽主要受到 Descartes 哲学观的影响，但两者亦有分歧。Descartes 认为，推理、认知、语言是有意识的，而乔氏认为是无意识的，Lamb 也认为它们是无意识的。Lakoff 和 Johnson 主张对"认知"作广义性解释，也认为认知具有无意识性（参见第 1 节）。而传统的英美分析哲学认为，所有思维都是有意识的，通过先于经验的反思就能完全知晓，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体验哲学坚持意义的体验观，将意义置于身体和无意识的概念系统之中，对分析哲学的基础提出挑战。

(3) 思维的隐喻性

Aristotle 认为隐喻不是概念性的，而仅是词语的修饰性用法，且是其非常规性用法，不适合日常言语，仅适合于修辞和诗歌。他对隐喻的理解是基于"相似性"的，即相似于外部世界的某一客观特征，完全忽视了隐喻的巨大认知作用。

传统的分析哲学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概念都是非隐喻性的，可通

过 Frege 的“涵意”（Sense）来确立，或通过抽象符号与独立于心智的世界之间纯粹的、客观的对应关系来确定。Lakoff 和 Johnson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我们的思维不可能完全镜像般地反映客观外界，其中必定要涉及“跨域认识”的过程，即以一个认知域来认识和理解另一个认知域，基于此必然要得出“大部分推理具有隐喻性”的结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隐喻无处不在，不用隐喻来思考经验和推理是很难想像的，它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正常方式，是人类所有思维的基本特征，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之中。



8

语言与思维是什么关系?

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为"现实—认知—语言",这必定涉及思维(认知)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心理学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同时也涉及哲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领域,也关系到"Sapir-Whorf 假设"问题。

当下很多学者认为,语言是思维的一种物质外壳和体现形式,起到"将思维凝固下来"的作用。但是,语言毕竟是语言,思维毕竟是思维,这两者不具有等同关系,思维是一种心理活动,决定着语言的表达形式,语言是这种心理活动的终极产品的表达形式。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细节不得而知,如:两者是否同时产生? 如不是同时,谁先谁后? 两者有没有各自的发展阶段? 相互之间有什么影响? 我们认为,人们的思维主要是靠语言进行的,这里强调"主要",是指人们的思维亦有可能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思维在有的时候不一定非要借助语言不可,学者们列举了很多例子对其作出了说明,如:婴幼儿不会讲话但不能说他们没有思维;聋哑人可以用其他符号(如手势)进行思维;数学家可以用公式来进行思维;画家的创作过程有时主要靠形象和色彩;音乐家的创作过程有时主要靠音符;很多作家在创作时常遇到"难以名状"的现象,而不是直接将心中所思直接用文字写出来的,汉语中的"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不可名状"就是描写的这一种情形。

当我们阅读作品或听人讲话时,首先关注的是语言所表达的思想

内容，而很难记住原文或原话，这就是所谓的“得义忘形”，记住了主要意思，而不太可能记住原来所用的具体字词。我们在重述读过的或听过的语句时，常常是根据自己的习惯和能力来选择词语和句型来加以表达，而不大可能全文复述别人所使用的原话。这也能说明思维和语言不是不可能分离的。

Piaget 认为，形象思维和运算思维都不依赖语言。Lakoff 也指出：我们已发现理性思维可以超越文字符号的现象。Fauconnier 和 Turner 也认为：内部的认知运作是独立于语言的。

Pinker 于 1994 年和 Chomsky 于 1995 年提出“思维先于语言，思维大于语言”的观点，也说明思维可与语言分离。他们还认为人类存在一个“思维语”（Mentalese），它才是人类真正思维的工具。Fodor（1975）从哲学角度论述并支持这一观点。Stillings（1995）等从心理学实验成果中提供了许多证据，支持这一观点。Millikan（2004）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人的语言和高级思维应是同时出现的，但思维进化的生物基础就保证了思维相对于语言有其独特性。从她的论述来看，一方面，语言是与高级思维密切相关的，或者说，高级思维更依赖于语言，语言产生了高级思维；另一方面，思维可以相对于语言而独立存在和运作。显然，她将思维分为高级思维和非高级思维，前者可能是与语言同时出现的，更依赖于语言。可是，这里就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哪些思维是高级的，哪些是非高级的？通过语言来进行的思维就一定是高级思维吗？

当然，是否存在“思维语”还需继续论证，倘若存在这种“思维语”，那么它能不能算作一种我们所说的“语言”？它与“自然语言”又有什么不同？操不同自然语言的民族所用的思维语是相同呢，还是相异？是大同小异呢，还是小同大异呢？这种“思维语”与 Chomsky 的“深层结构”中的语义特征表达式有什么关系？这些都需进一步加以研究。

我们对上述种种现象，以及心理学界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思考，基本倾向于接受这一观点：自然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工具，但不一定就是必由之路。

9

认知语言学主要源自哪些学科？

认知语言学从其研究范围和方法来讲，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类，前者就是我们常说的首字母大写的 Cognitive Linguistics，后者常用以指小写的 cognitive linguistics。一般说来，狭义的认知语言学主要有以下四个来源，这些领域的重要学者也成为国外认知语言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

（1）从 TG 学派中分裂出来的生成语义学家有：Lakoff、Langacker、Fillmore 等。我们知道，Chomsky 于 1965 年提出了“标准理论”，其中包含三项主要内容：句法学、语义学、音位学，且认为句法是独立的，具有第一性，即先有句法然后才有语义，语义仅具有解释性作用，句子的语义表达来源于句法表述，这就是“解释派语义学”（Interpretative Semantics）的主要观点。而 Lakoff、Gruber、Lipka、McCawley、Ross 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生成派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认为句法表达来源于语义表达，语义具有第一性，语言中所有的句子都是从语义生成而来的，然后通过转换规则和语音规则生成句子的表层结构。认知语言学坚持以语义研究为中心，正出于此。

（2）认知语用学也为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较长时期内语用学家 Grice、Leech、Horn、Levinson 等主要基于“语码交际模式”，过分强调“遵守或违背相关规则”来求解语用含意（Pragmatic Implicature）。Sperber 和 Wilson 不仅简化了他们提出的规则，仅保留一条“关联原则”，且更为重要的是将其上升到“认知层面”来加以论述。

他们特别强调"认知语境"(心理建构体,一套定识的集合,人脑内化处理的结果)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这也是我们为何主张将"关联"视作一种认知方式的主要原因。因此,Sperber 和 Wilson 所倡导的认知语用学不仅为当代语言学研究起到了导向作用,且也已直接成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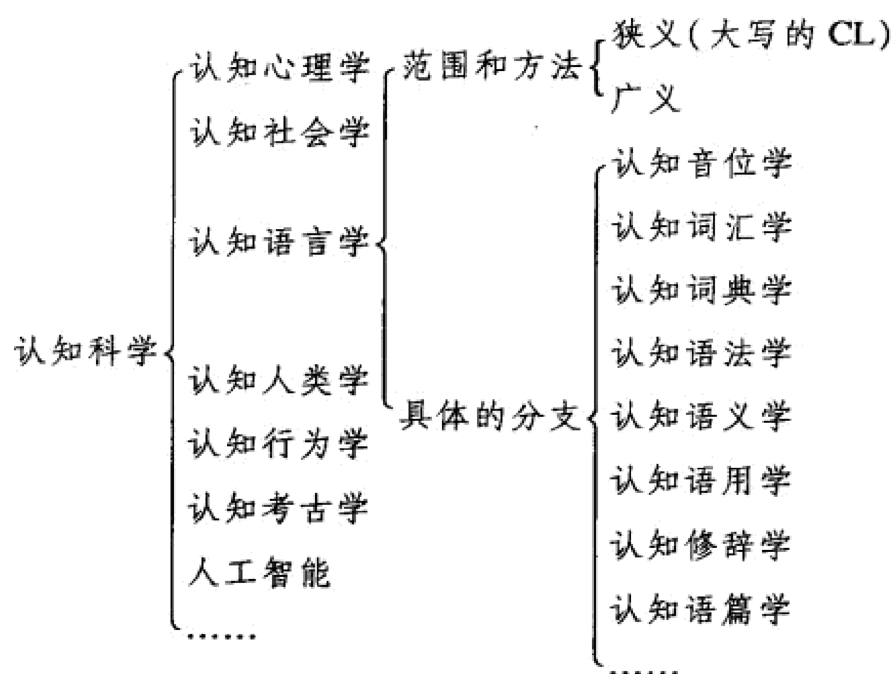
(3) 从认知和/或功能角度研究语言的主要学者,如 Taylor、Dirven、Talmy、Geeraerts、Wierzbicka、Turner、Sweetser、Rudzka-Ostyn、Givón、Brugman、戴浩一等,他们都主张从普遍的认知方式来解释语言形式和功能,研究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这其中还包括研究"语言共性"和"类型学",或从类型学和认知角度研究语义演变、语法化、象似性等现象的学者,如 Haiman、Heine、Hopper、Traugott、Croft、Hawkins、Hünnemeyer 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亦已成为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4) 关注认知研究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主要有 Johnson、Putnam、Gibbs、Rosch、Piaget、Fauconnier、Labov、Rumulhart & MaClelland、Lounsbury、Berlin & Kay 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认知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四个方向是狭义认知语言学的主要来源。而广义的认知语言学还可包括 Chomsky 学派(TG 学派),因为乔氏就是首倡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的开拓者,若从这一点来说,将其视为认知语言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当前国内外学者所谈论的认知语言学不包括 TG 学派,否则也就没有"认知语言学是对乔氏革命的一场革命"一说了。

另外,按照普通语言学所划分的语言层面来讲,认知语言学还可分出:认知音位学、认知词汇学、认知语法学、认知语义学、认知语用学、认知修辞学、认知语篇学等分支。

现以认知科学为基本出发点,分别从研究范围、方法以及学科具体分支等方面对认知语言学作如下描述:


认知科学
认知心理学
认知社会学
认知语言学
认知人类学
认知行为学
认知考古学
人工智能
……
范围和方法
狭义(大写的CL)
广义
具体的分支
认知音位学
认知词汇学
认知词典学
认知语法学
认知语义学
认知语用学
认知修辞学
认知语篇学
……

批判句法自治有何例证?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两者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据此，语言也就不具有自治性，句法也不具有自治性，Chomsky 人为地将句法从语言整体中切割出来，且将其作形式化描写，作为一种理论取向来说不是全无道理的，但今天看来，这种研究思路是弊大于利。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不仅语言不自治，句法也不自治，应当运用完形心理学的原则来看待语言，句法也必然会受到意义、用法、语境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列述了很多句法不自治的例证，例如：

（1）ever 当与句义一致。我们知道，英语单词 ever 只能用于否定句或疑问句中，不能出现在肯定句中。但是当它出现在下一句型时，又该如何处理呢?

[1] Why not paint your house white?

从句法角度说，这是一个否定句，但其意义却表示肯定，“你为什么不将房子漆成白色?”，表示肯定性建议。若按照乔氏“句法第一”或“句法自治”的观点，这个句型可用 ever，但英美人从不在这个句子中加 ever，不说：

[2] * Why not ever paint your house white?

也就是说，ever 不是与句法上的否定式取得一致，而与语义一致。又例：

[3] Why paint your house white?

这是一个句法上的肯定句，但意义上却是否定的，意为“你为什么要将房子漆成白色？”明显表示出一种否定性建议，即用肯定形式表示否定意义。那么按照句法自治观，这是一个肯定句，不可用 ever，而英语中恰恰可用 ever，如可以说：

［4］ Why ever paint your house white?

可见，ever 的使用是由意义驱动的，而不是句法。

（2）在定语从句中，当先行词是“人”时，后面的关系代词要用 who，若为“物”时，后面的关系代词用 which 或 that，如此使用绝不是由句法因素决定的。当出现两者都可使用的情况时，如：

［5］ the cat who always tries to fool me

［6］ the cat which weighs ten pounds

其间的区分也不是由句法推导出来的，而是根据语义，它们完全取决于讲话人的态度，是将 cat 视为“人”还是“物”。可见，句法规则在这里不能决定选用哪一个关系代词。也就是说，关系代词的选用不是由句法规则决定的，而主要涉及发话者的主观因素或语义。

（3）我们知道，在人们的言语交际中存在大量的间接言语行为，这也可证明“句法自治”的命题难以成立。如说：

［7］ It's raining.

该句的间接言语行为可能是“快让孩子们回家”，“将晒在外面的衣服收回来”，“晚上可留宿客人”等，获得这一间接言外之意的语用因素是语境，而不是所谓的自治句法，因为这一言外之意并非语言本身内容的一部分，而是人们通过语境推导出来的，也就是说，语用因素参与了人们对句义的准确理解，它不仅仅是通过句法获得的。

（4）有不少语句没有对应的深层结构，如并不是所有的被动态都有对应的主动态，也不是所有的否定句都是对应的肯定形式，如我们可以说“目不识丁”、“大字不识一个”、“不三不四”等，它们没有对应的肯定形式“目识丁”、“大字识一个”、“有三有四”等。又如“见一个爱一

个”有否定式吗?

(5) 有些语句不能随意转换,这是由场景和体验所决定的。如表达“指示性”的言语行为,即“我正在指向某人/某物”,是正在指着“某人”或“某物”时所发生的话语行为,既然这个情景是正在发生的,那么这个“人”或“物”就是在场的,因此这一场景必然就不存在什么“否定”、“疑问”、“反问”的句法形式,此时也就不存在肯定、否定、疑问等句型之间的自由转换。如当我们看到Smith在向我们走来时,我们就不可能说:

[10] Is there Smith?

[11] There is Smith, isn't he?

用于此场合的存在句没有疑问、反问、否定的句法形式,这是因为实际场景和感知体验不允许有这样的句法表达形式,这也足以证明句法是不可能自治的。



11

什么是范畴化与范畴?

人类的认知基于互动体验,始于范畴化,先获得范畴,形成概念,概念系统是根据范畴(即概念)组织起来的,因此范畴化是范畴(或概念)形成的基础,范畴是范畴化的结果。要研究概念或概念系统,就先要论述范畴化和范畴,因此很多认知语言学专著或教材都是从"范畴化"(Categorization)入手的。

我们知道,"范畴"原本主要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很多哲学家对其作出了深入研究,如 Aristotle 专门写了《范畴篇》对其作过系统研究(参见方书春 1959 年译本)。他把范畴视为对客观事体不同方面进行分析而得出的基本概念,并论述了著名的十大范畴:

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空间、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

亚氏著名的三段论(Syllogism)就是以范畴和次范畴之间的语义联系为基础的。

I. Kant 认为"范畴"的概念是先天的,并把范畴分为四大类:

(1) 量的范畴(统一性、多样性、全体性);
(2) 质的范畴(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
(3) 关系的范畴(依附性与存在性、因果性与依存性、交互性);
(4) 样式的范畴(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存在性与非存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

黑格尔把范畴视为绝对理念发展过程的环节,包括形式和内容。

马克思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

"范畴化"是指人们划分范畴的过程和方式,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将其描写为"人们基于互动体验,对外界事体(事物、事件、现象等)的属性进行适度概括和类属划分的心智过程或理性活动。"人们通过这一过程或活动就可赋予世界以一定结构,使其从无序转向有序,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关键性认知方式。

范畴化活动与人们的主观因素密切相关,难免要打上民族和个性的烙印,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范畴划分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由于人们倾向于将相同或相似的事体进行概括和归类,同类事体就归结为一个类别,可对其作概括性思考和表述,这样才符合经济原则,便于认知加工,进行范畴化并形成范畴和概念。因此从家族相似性这个角度来说,范畴化就是要使得同一个范畴内部诸成员的相似性达到最大化程度,使得不同范畴的诸成员之间的相似性达到最小化程度。

范畴化最直接的对象自然就落在了范畴(或概念,因为概念对应于范畴)和语义上,这对于我们的感知、推理、思维、行为和言语,实在是太重要了。"范畴"是范畴化的结果,经过范畴化运作之后建立的范畴就以某种方式储存于人类的心智之中,它是各科知识的基础,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产物,既是以往认识成果的总结,又是认识进一步发展的起点。

正如上文所说,范畴化是人类的一个关键性认知方式,它是一个物种得以生存和进化的基础之基础。试想:一个物种若不能区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什么地方可以生存,什么地方不行,这个物种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同样,范畴化对于人类也是一种必备的基本能力,它对于"我们为什么能成为人"也具有关键性的解释作用。倘若人类没有范畴化能力,就不能建立概念框架和语义系统,无法认识客观外界的复杂现象,无法理解各类事体之间的种种关系,对各类经验进行处理、储存、推理也就无从谈起,所说的"知识"就成为空中楼阁,人类也就失去了交流的基础,生活将变得一团糟,不可想像,我们作为"人"也就不能在这世界上发挥任何作用。

PDG

正因为“范畴化”如此重要，才有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也就十分容易产生分歧，从而出现了两大理论体系：经典范畴理论和原型范畴理论。



12

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有哪些区别?

(1) 经典范畴理论

从 Aristotle 到 Wittgenstein 之前 2000 多年是传统的经典范畴理论(Classical Theory of Category)时期。在这一时期,范畴被视为是一组拥有共同特征(Feature, Property)的元素组成的集合,即范畴是通过一组共同特征而建构起来的,范畴可由"特征束"(Cluster of Features)或一组"充分必要条件"(A Set of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来定义。该理论还认为:特征是二分的,范畴的边界是明确的,范畴成员隶属于集合的程度是相等的,没有核心和边缘之分。哲学中的"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ism)就是基于这种理论建立起来的。

经典理论可用以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范畴,如"教授",只有两种可能:是或不是;对于数学、逻辑、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中许多概念也是可行的,如化学中所定义的"水"为 H_2O,符合这一特征的就在这个范畴之内,不符合这个特征的就不在这个范畴之内。该理论对于 20 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也曾起过主导作用:

1) 在音位学中,如一个音位,要么是元音,要么是辅音;是元音,要么是高元音,要么是低元音;是辅音,要么是清辅音,要么是浊辅音,等等,音位范畴的特征具有二分性、原素性、普遍性、抽象性和先天性。

2) 句法学也采取了这种二元切分法,如 Chomsky 首先将分句划分为 NP 和 VP 两部分,NP 又是由 Det + N 构成的,VP 又是由 V + NP 构成的。

3) 语义学紧跟其后,采用二分法建立了意义的特征理论,即

Componential Analysis（简称 CA），就是这一思路的产物，如将 boy 描写为 + HUMAN，+ MALE，- ADULT。

（2）原型范畴理论

Wittgenstein（1953）通过对 game 的研究发现，什么是 game，什么不是 game，实在是一言难尽！倘若我们列出 100 个 game 来，也很难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他基于这一发现深刻反思了传统的经典范畴理论，重新审视二分逻辑，认为范畴边界具有不确定性，中心成员与边缘成员具有不同的隶属度，并提出了著名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原理：

> 一个家族成员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彼此的相似情况和程度不一样。

例如：儿子的容貌特征在某些方面像父母，另外一些容貌特征又可能像祖父或外祖父等；女儿的容貌特征可能像父母，另外一些可能像姑姑、祖母或外祖母等。因此，一家人的容貌彼此虽有差异，但总有些相似之处，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不会具有该家族的全部容貌特征，不会有两个成员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双胞胎虽十分相同，但仍有区别），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有些这样或那样的共同点，有些成员多一点，有些成员少一些。

原型范畴理论认为，范畴连贯性是通过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家族相似性可将范畴中所有成员联系起来。因此，范畴内部呈"辐射状"，这就是 Lakoff 所说的"辐射性范畴"（Radial Category），即范畴的中心成员是确定的、清楚的，基于它可不断向外辐射，以至于某些范畴的边界是不确定的，且范畴与范畴不一定是二分的，可有部分重叠或难以一刀切的情况。如对于中国人来说，典型的鸟是"麻雀"、"燕子"，人们可以其为原型进行比较，与其相似的飞禽可划归其中，猫头鹰、秃鹫、斑鸠、企鹅等也可划于其中，还可包括"鸡、鹅、鸭"等。可我们知道，后三者又常被视为"家禽"，它与"鸟"的范畴就有部分重叠。

原型范畴理论将矛头直指客观主义哲学观，深入批判基于二值逻

辑的经典范畴理论，认为人们不可能完全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隶属于同一范畴的各成员之间不存在共享所有特征的现象，充分必要条件不能很好地说明它们，这些成员只具有家族相似性，特征不是二分的，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范畴内的成员地位不相等。对原型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Wittgenstein、Austin、Zadeh、Lounsbury、Berlin & Kay、Heider、McDaniel、Brown、Ekman、Rosch、Labov、Lakoff、Langacker、Taylor 等。



13

颜色词研究支持原型范畴理论吗?

Berlin 和 Kay 于 1969 年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世界上 98 种语言的颜色词之后,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概念:"焦点色"(Focal Colours)和"基本颜色词的蕴涵等级"(Implicational Hierarchy of Basic Colours),并得出以下 5 点结论,它们都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观点明显不同:

(1) 每个颜色词不管在什么语言里,其所指的颜色焦点区是相似的,即焦点色是相似的。一个颜色词首先是指该颜色的焦点区,但所指的焦点区不受其他颜色词的数量所制约;

(2) 颜色词的边界是模糊的,而且边界区域的差异也较大;

(3) 一个语言系统中所有颜色词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有中心和边缘之分;

(4) 有 11 个基本颜色词,同时各语言从基本颜色词库中选用自己的颜色词时不是任意所为的,而是遵循着一个蕴涵层级顺序;

(5) 颜色焦点区的恒定性是以视觉神经和周围环境作为基础的。

他们认为,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 11 个基本颜色词,它们分别对应于 11 个焦点色,互不蕴涵,表达这些焦点色的词语都为语言中的基本词汇,先于其他颜色词而被习得。这些基本颜色词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1) 构词简单,都由单个字词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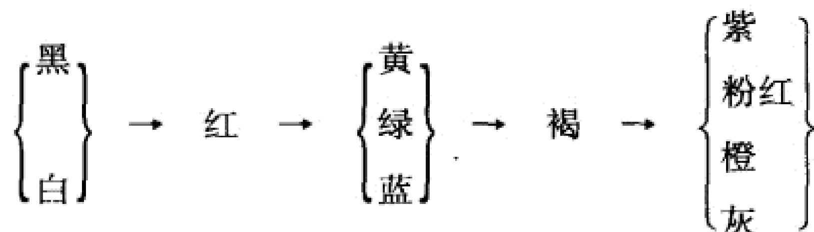
(2) 使用频率高;

(3) 运用范围广,无甚搭配限制;

(4) 中心区焦点色清楚,但边界不确定。

而且他们还发现,当在世界范围内谈到颜色范畴时,这 11 个基本

颜色词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具有蕴涵层级性，即按一定的规律分等级排列：



英语中正好都有这11种基本颜色词，但有的语言不全有，有的甚至只有两个颜色词：黑与白。如一个语言只有三种基本颜色词，只能是黑、白、红，依此类推，现按7个阶段详述如下：

第一阶段：在所有语言里都有表示"黑色"和"白色"的词；

第二阶段：语言中如果有表示第3个颜色的词，它一定是"红色"；

第三阶段：语言中如果有表示第4个颜色的词，它不是"黄色"就是"绿色"，或是"蓝色"，但这三种颜色词不会同时出现；

第四阶段：语言中如果有表示第5个颜色词，就会包括"黄色"和"绿色"；

第五阶段：语言中第6个颜色词一定是"蓝色"；

第六阶段：语言中如有第7个颜色词，一定是"褐色"；

第七阶段：如果语言中有8个或8个以上的颜色词，可能是"紫色"，或"粉红色"，或"橙色"，或"灰色"（这四者没有特殊的顺序），或者是这些颜色的组合。

可见在人类颜色范畴中，基本成员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最突显的是黑与白的对立（基于对白天与黑夜的经验）。不同民族对某一基本颜色（焦点色）的认识则具有较大的共性。

基本颜色词在色谱上都是特别鲜明而突出的焦点色，中心区域清楚，而边缘界限是模糊的。例如，在范畴"绿"中，有些成员是典型成员，而另一些成员则是非典型成员，处于边缘位置，很可能与相邻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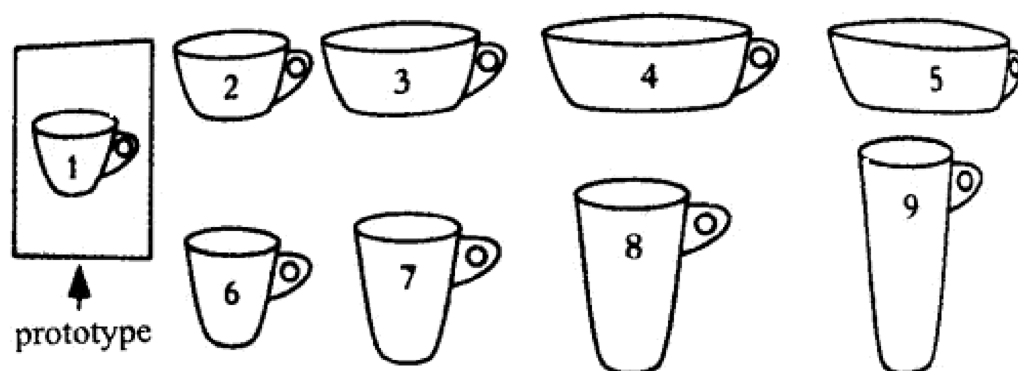
色的边缘成分有重叠。过去以为人们对颜色的切分是任意的,因为各种语言中所使用的颜色词不同,今天看来这种任意观是站不住脚的,各民族语言对颜色的表达是有差异的,但不是任意的。Berlin、Kay 和 McDaniel 的研究证明了人类对颜色的划分和颜色词的运用不是任意的,与客观外界环境和人类基本认知密切相关,人们多是依据焦点色来定位的,即以焦点色为参照点来对颜色连续体进行有理据的切分和范畴化。同时对颜色词的择用顺序也不是任意的。

PDG

14

Labov 和 Rosch 的实验是什么？

Labov（1973）所做的实验同样也表明范畴具有模糊性，他发现在 vase、cup、bowl、mug 之间很难按传统二分逻辑划出一条界线，其间具有渐变性。



对原型范畴理论作出系统研究和贡献最大的当算心理学家 Eleanor Rosch（早期以 Eleanor Heider 的名字发表论文）。她与她的同事们（1973，1975，1978）在 Wittgenstein 建立的"家族相似性"原理的基础上，凭借一系列实验得出的结论对经典范畴理论（其核心为二分逻辑）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且建立了确定范畴成员隶属度的具体方法。

Rosch 在 Berlin 和 Kay 研究颜色词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试验，所得出的结论也与 Berlin 和 Kay 的结论相吻合。她主张用"原型"（Prototype）这一术语代替"焦点"（Focus），各种颜色的原型即为"焦点色"，在颜色范畴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处于相关光谱的中心区域，是颜色范畴中的最佳样本。每一种颜色也有其典型代表，它与一个名称相

联系，也能判别最佳样本。

Rosch 的四个实验是这样设计的：

（1）"Show me a color"游戏。首先给 24 个 3 岁孩子看一个焦点色，以及其他 7 个同色的非焦点色（亮度或饱和度不同），让孩子们挑出他们最喜欢的颜色。多场实验的结果是：大部分孩子都将注意力聚焦于"焦点色"，其中有 22 人选了黄焦点色，21 人选橙焦点色，11 人选绿焦点色。可见，孩子们在识别焦点色上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2）"color-matching"任务。按任意顺序给 4 岁小孩看一个焦点色和若干非焦点色的样条，然后再另给他们看另一批颜色样条，让他们从中找出与刚才看到的颜色相匹配的样条。多场实验结果表明，孩子们对焦点色的匹配远比非焦点色更准确。这也支持上一观点：孩子对焦点色的感知更为突显。这也反映出，孩子对焦点色的反应具有一致性。另外，Rosch 还将一个焦点色和一个非焦点色给 11 个小孩看，他们都能很快给焦点色命名，而且名称还较短。足以可见，"焦点色"比起"非焦点色"来在感知上更为突显。

（3）快速准确记忆焦点色。这是一项关于短期记忆的实验，按任意顺序给美国小孩和达尼小孩 8 个焦点色和 8 个非焦点色各看 5 秒钟，隔 30 秒钟后让他们在颜色样条中识别出刚才看到过的颜色，焦点色比起非焦点色来，识别得更快、更准确。而且，掌握较多颜色词的讲英语者比只有两个颜色词的达尼小孩要更准确。达尼人与美国人在识别颜色词上与语言的颜色编码无关，因为达尼人在识别这些焦点色时并没有独立的词项。

（4）优先习得焦点色。这是一项关于长期记忆的实验，受试人学习焦点色词语比学习非焦点色词语更快。英语国家的 3 岁儿童尚未完全掌握语言系统，但已能识别焦点色；3－4岁儿童就能较好地"匹配焦点色"。达尼儿童也是更快地学得焦点色词语。

Rosch 后来还将实验从颜色范畴扩展到其他范畴，诸如 bird、fruit、furniture、vegetable、tool、weapon、toy、vehicle、sport、clothing 等，主要通过问卷形式调查了 200 多位美国大学生，让他们来识别是否属于某

一范畴，且根据调查结果排定隶属度等级。她认为原型样本是范畴中最具代表性、最典型的成员，是范畴中的无标记性成员，可作为识别其他成员（可视为标记性成员）的参照点。



15

什么是范畴的基本层次?

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的?范畴化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们的大脑又是如何进行有效分类和组织信息的?认知科学家发现了范畴的“基本层次”(Basic Level),以期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他们认为,人类是以基本层次范畴为出发点来认识事体、理解世界的,基于此能快速、有效、成功地组织和处理相关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原型。

对基本层次范畴的研究始于 Brown (1958, 1973),后来 Rosch 和 Mervis (1975, 1976)将范畴分为三个主要层次:

(1) 上义层次;

(2) 基本层次;

(3) 下义层次。

人们在建立范畴过程中有一个层次在认知上和语言上要比其他层次更加显著,这就是“基本层次”,表达这个层次的词就叫做“基本层次词”,位居其上的叫上义层次,位居其下的叫下义层次。例如:furniture 为上义层次, chair 为基本层次,而 armchair、dining chair 等则为下义层次。

他们在研究中重点对“基本层次”和“上义层次”做了一系列实验,发现范畴结构中各层级的信息量和实用性是不同的,且在地位上也不相同。

一般说来,范畴化的基本层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经验感觉上的完整性。在这个层次上事体具有视觉上的清晰

性和完整性（即完形，Gestalt），范畴成员具有感知上基本相似的整体外形，并能形成反映整个类别的单个心智意象。基本层次的形成是人与客观外界直接互动的结果，必须依赖于人类最基本的感知能力，如完形感知、意象、动觉功能等。

（2）心理认识上的易辨性。范畴在基本层次上具有最大的区分性，也具有最多的信息量，明显能被感知，具有认知上的经济性，能使人们最快地识别和辨认其类属，如人们可十分容易识别“狗”、“猫”，而看不到“动物”。基本层次也是儿童最早、最自然习得的范畴。有研究证明，在4—5岁儿童掌握的词汇中，有80%属于基本层次范畴中的词汇。

（3）地位等级上的优先性。基本层次处于该范畴的中心地位，是人类进行事体分类时最重要的基础，具有最优先的决定权，因而也能最有效地反映客观外界。当要求举例说明某一范畴时，人们首先会想到基本层次上的典型成员，它们也是较为常见的。如说到“家具”范畴中基本层次的例子，我们首先会想到“床”、“桌子”、“椅子”，而不会先想到“电话”、“浴盆”、“钟”等物，参见上文。

（4）行为反应上的一致性。就其功能而言，同一范畴的成员可引起人们在行为上产生大致相同的反应，如“椅子”，人们所想到的共同的行为反应是“坐”；“汽车”，与其相关的行为反应是“乘坐运行”。

（5）语言交际上的常用性。在基本层次范畴上形成了基本层次词和原型意义，它们可用来指范畴中的原型样本。基本层次词出现较早，较为常用，是生活中的基本词语，也是儿童习得时掌握得最早的词语，形式简短，多呈中性。表达基本范畴以下层次的词语常用它来构成复合词。不同语言的基本层次词大多是共通的，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说 dog，中西方都能理解，但中国人不一定都知道 poodle（长卷毛狗）。另外，不同语言中的基本层次词也有一定的差异，也存在词汇空缺现象，且运用基本层次词构成复合词的情况不尽相同。

（6）相关线索的有效性。人们能够以基本层次为出发点，引发出与之相关的成员和概念。在其基础之上，可向上或向下不断扩展来形成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也可以此为基础，通过隐喻发展出其他具体或

抽象范畴。Rosch曾提出用范畴线索有效性(Category Cue Validity)来量化人们在基本层次范畴上的最大区分性①,线索有效性在基本层次上具有最大值。

(7) 知识和思维的组织性。在基本层次上易于形成意象(在其之上则难),组织知识和思维。我们大部分知识是在基本层次上组织起来的,我们大多数思维也是在基本层次上展开的。

① 范畴各个别相关属性的线索有效性的总和,可用来量化基本层次范畴上的区分性。如"腮"对于范畴"鱼"来说,则具有高(1.0)线索有效性。跨范畴所共有的属性具有较低的线索有效性,而在基本层次范畴上有许多属性为其成员所共享,其线索有效性的值最大。

PDG

16

如何运用基本层次对比英汉构词?

从英语词汇学教材可知,英汉两语言的基本词汇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差异,存在"词汇空缺"(Lexical Gap)现象。这些空缺可能是由于两民族对范畴的认知方式、概括层次、社会背景、构词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所致,如英语的 hair 可指汉语的"头发"或"毛",brother 可指汉语的"哥哥"或"弟弟",汉语的"星"可指英语的 star 或 planet 等。

我们知道,汉语构词的主要方法之一是逻辑学上的"属加种差"法,即"修饰语 + 中心概念词"。这里的"属概念"或"中心概念词"常用基本层次词或其上一级范畴词来担当,这是一种十分常见而又经济的手段,同时也使得汉语中的词具有直接表明其生物或事体范畴属性的功能,这与汉语中形声字的构字思路是相似的,大部分偏旁部首是用来表示义类上的属范畴。汉民族对"定中构词法"中的"定"有很多识别类型,诸如形状、颜色、产地、功能、材料、性质、特征、方式、目的等。

例如,汉语名词中表示范畴的基本层次的字:树、花、草、木、鸡、鱼、牛、羊,以及馆、室、场、所、酒、笔等,都可在其前加上各种表示"种差"的字词来构成大量汉语词(详见王寅:1996)。若将汉语中的这些词语都列出来,再找出英语的对等词,就会发现两语言在运用范畴(字)词来构词的方式上相差甚远,或者说,英汉两民族对这些字词在构词功能的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英语的 tree 相当于汉语的"树",fish 相当于"鱼",可是用其来构词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汉语一般都用定中构词法,而英语常用一个单独的词来表示(个别词后也可加上 tree 或 fish):

松　树	pine	柏　树	cypress
橡　树	oak	桦　树	birch
棕榈树	palm	榆　树	elm
丁香树	clove	杉　树	spruce
冬青树	evergreen	樱花树	cherry
桑　树	mulberry	银杏树	ginkgo
白杨树	poplar	梧桐树	Chinese parasol
泡桐树	paulownia	榕　树	banyan
柳　树	willow	桃　树	peach
梨　树	pear	栗　树	chestnut

鲤　鱼	carp	带　鱼	hairtail
黄　鱼	yellow croaker	鲫　鱼	roach
黑　鱼	snakehead	鲱　鱼	herring
鳟　鱼	trout	鳗　鱼	eel
鲨　鱼	shark	章　鱼	octopus
河豚鱼	puffer	娃娃鱼	giant salamander
比目鱼	flounder	黄姑鱼	spotted maigre

哭	cry	放声大哭	burst into tears
大　哭	bawl	低　声　哭	mewl
嚎　哭	howl, yowl	抽噎地哭	pule, sniffle
啼　哭	squall	呜呜地哭	sob, whimper
恸　哭	wail		

通过对比我们还能发现，汉语由于较多地运用了这种定中构词法，基本层次词使用频率较高，其外延也就相对地大，从而造成了英汉两民族对“范畴”或“基本层次”的概括和理解出现了差异，例如从汉语用“馆”、“室”、“场”、“所”构成的词语来看，英语

似乎很难找到它们的对等词。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语言间构词方式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对范畴层次的认识,这也是形成词语空缺的原因之一。


PDG

17

原型范畴理论在音位和词法层面上有何解释力?

Taylor 于 1989 年出版了《语言范畴化—语言学理论中的原型》一书,认为人们一方面要用语言来对周围世界进行范畴化,另一方面人们也可用原型范畴理论来研究语言,这就是他所说的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所具有的双重含义。

他在书中重点运用了原型范畴理论阐述了多义词,以及词法(如词缀、词类、名词的数和格、时态、体等)、句法(句子分类、及物、句型等)、音位、语调等语言现象,解决了传统语法留下的若干问题。

(1) 音位、音节和升降调

依据国际音标灌录的读音是标准读音,是一个音位范畴中的原型样本,不同人对其可有不同的差异性读法(即音位变体),它们就是该音位范畴的非中心成员,但只要不发生意义变化,就仍可划归同一个音位范畴。

典型的音节由一个元音或元音前后有一个或数个辅音组成,形成一个响音(Sonority),但在英语中/l/和/n/也能组成一个响音,可视为一个音节,为非典型的音节,如 cotton /kɒtn/, sickle /sikl/。有时几个辅音也可能形成一个响音,如引起人们注意的 psst,这当为音节的边缘成员。

一般说来,降调表示肯定,升调表示不确定或疑问,这是原型用法。但也有例外,如反诘句虽用升调,但并不是表示疑问:

[1] Are you a man?(强调一种遣责)

PDG

[2] Would you like to keep quiet?(提出请求)

(2) 词与词缀

词是可以独立使用的语言单位,而词缀不可独立使用。若根据这一原则,英语冠词 the 则较难定位。尽管它是一个词,但它又不能单独使用。有了原型范畴理论就可避免这一尴尬,可将 the 视为词范畴的边缘成员。

(3) 多义词

一个多义词所具有的若干义项就构成了一个范畴,其中有中心意义和边缘意义之分。如 fruit 主要有以下几个意义:

1) 水果,如苹果、香蕉等;
2) 植物的果实;
3) 任何可用以做食物的植物或蔬菜产物;
4) (比喻用法)收获、成果、结果、子女;
5) 收入、收益、报酬。

它们分别指称着不同的事物和概念,其中第 1)、2)义为中心意义。

(4) 词性

传统语法划分词性常采用两个标准:定义描写和句法描写。在英语语法中,名词的定义常表述为: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的词;句法描写包括:性、数、格,常作句子的主语、宾语、定语等。其实这是就其原型成员而言的。而那些抽象性名词、活动性名词等则可视为该范畴的边缘成分。其他词类也有同样的现象。

(5) 时态和语态

时态是谓语动词用来表示动作(或状态)发生时间的语法形式,现以英语过去时为例分析如下:过去时的原型用法是表示某动作(或状态)发生于讲话时间之前,但也可用来表示现在和将来,如用过去时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

[3] It is time you had a holiday.

这就是过去时的非原型用法。

语态是表示动词的主语与该动词所表动作之间关系的语法形式。主动态表示主语是动作的执行者，被动态表示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这是语态的原型用法，但

[4] In such weather meat won't keep long.

虽是主动态，但主语与谓语动词之间的关系具有被动性，当属主动态这一语法范畴的边缘成分。



18

原型范畴理论在句法层面上有何解释力?

原型范畴理论还可弥补传统语法论述句法时的不足,也就是说,用后者难以作出完满和合理解释时可用前者。

(1) 所有格构式

Taylor (1989, 1996) 尝试运用原型范畴理论解释英语所有格构式,现以下一程序图作说明,下方文字为其原型用法:

NP1's	+	NP2
人		物
已知		新知
确定		不确定
主题化程度高		主题化程度不高

而且,NP1 唯一且长期占有 NP2,前者还当妥善保管和正常维修后者,例如 Mary's book 同时具有上述诸条属性,为该范畴的中心成员。人们在使用中可不同程度地违背上述诸属性,从而形成了该范畴的边缘成分,如 John's story、the cat's bone、Smith's train 等。若违反上述属性越多,则越靠近一个范畴的边缘。

(2) 句型

句子根据使用目的可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它们的原型用法为:(a)陈述句:说明一个事实或陈述一个看法;(b)疑问句:提出问题;(c)祈使句:表示一项请求、建议或命令;(d)感叹句:表示说话时的感叹、惊讶、喜悦、气愤等感情。但也常有不少例外,它们就

形成了一个句型范畴的边缘成分，如陈述句还可表示感叹，如：

[1] She is so kind-hearted!

陈述句若用升调则可表示疑问，这类句子似乎介于陈述句和疑问句之间：

[2] You lived nearby?

(3) 主谓宾构式

Lakoff (1977)曾分析了英语的 SVO 的原型用法，如：主语和宾语应是具体的、分离的、对立的实体，且有特定所指；主语为施事者，为分句所论述的对象；典型的施事者是"人"，发出有意识的意愿性动作；宾语表示受事者，常为无生命体，受到施事者动作的影响后可改变状态，常可看出明显变化；施事者对受事者的动作通常包括直接的物理接触，所产生的效果也是直接的，等等。如：

[3] John smashed the table.

这是原型性 SVO 句。人们在实际应用时则可偏离上述某一属性，从而形成了该构式的非典型用法，例如：

[4] John helped Mary.

[5] This table costs $50.

(4) 主从复合句

传统语法在描述主从复合句时都提到了这一现象：主句表达主要信息，从句表达次要信息，这也仅就复合句的原型用法而言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相反的情况，这当视为复合句的边缘用法，如：

[6] Loyd had just started to study this topic when he died.

因为我们不可能将这句理解为：当 Loyd 死的时候，他刚开始研究……，而只能将 when 理解为"at that time, and then"，它引导的这个从句所表示的信息不是次要的。

(5) S V O 顺序

我们也可以用原型范畴理论来解释语言中词序普遍性现象，大部分语言采用了 *SVO*、*SOV* 的顺序，且绝大部分语言是将主语置于宾语之前的，其频率顺序为：

SVO > SOV > VSO > VOS > OVS

主语先于宾语的顺序也反映出人们的一个基本认识：能量是从施事者向受事者方向流动的。将宾语置于主语之前的词序很少见，是范畴的边缘成员。



19

什么是意象图式?

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为"现实—认知—语言",这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括,其中的"认知"包括很多细微过程,我们可将其详述为:

现实—互动体验—意象图式—范畴—概念—意义— 语言

认 知

从上图可见,意象图式是在互动体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又是形成范畴、概念和意义的基础。因此意象图式在认知语言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人们游览了一个新城市后常被问到:"你对该城市的印象如何?"这大致上就是在问:"你对该城市形成了什么意象图式?"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印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意象图式是人们在与客观外界进行互动性体验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它可根据心理学常讨论的"感觉"、"知觉"和"意象"(又叫表象、心象)来解释,这三者的递进关系就表示了人们认识世界初始阶段的一般规律。

"感觉"指当前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在头脑中的反映,它是认识的最简单形式,婴儿依靠它开始认识客观世界。"知觉"则是比感觉更为复杂的认识形式,指当前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事物的各种属性在头脑中的总体反映,是各种感觉的总和。如婴儿在多次感觉的基础上慢慢获得梨子的多个乃至综合性特征,如颜色、形状、味道、硬度、温度等,在综合这些感觉的基础上就可构成对梨子这个整体的印象,即对梨子的知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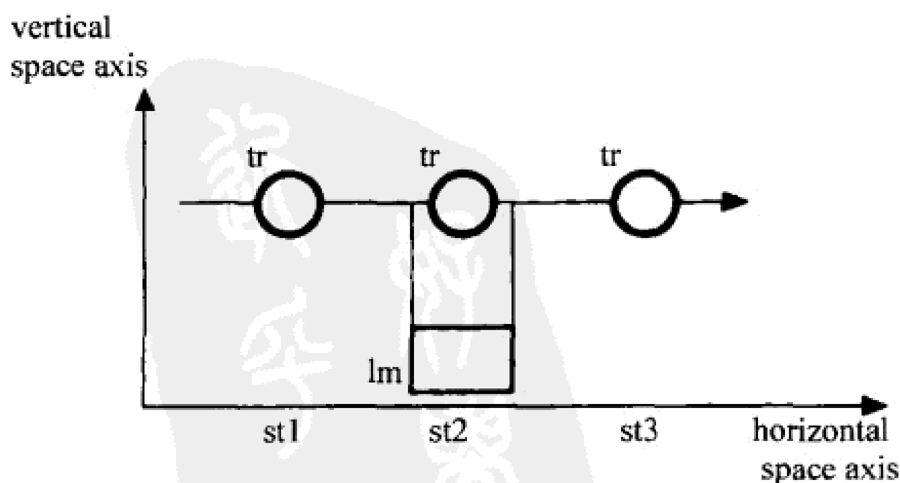
“感觉”和“知觉”都是以事物在场为基础的，而“意象”则指在没有客观事物在场的情况下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人们依旧能够通过想像唤起该事物的意象，是感觉和知觉的心智表征。

“意象”常作为心理学术语，多指一种心理表征，不很确定；而“图式”则是指人们把经验和信息加工组织成某种常规性的认知结构，可以较长期地储存于记忆之中，是相对固定的已建立的类型。Lakoff (1979, 1980) 首次将这两个概念结合而成“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并将其应用到隐喻分析之中。他(1987)后来将其定义为：“意象图式是我们日常身体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比较简单的结构……”并主要论述了7类意象图式(参见下节)，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形式空间化假设。Talmy (1988)论述了“力量—动态图式”(Force-Dynamic Schema)。Johnson (1987：xiv)在书中列述了27种简单意象图式，人类基于它们就可建构出其他概念和概念体系。

意象图式具有体验性、想像性、抽象性、心智性、动态性等特征，对于建构范畴、形成概念、分析隐喻、理解意义、进行推理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意象图式究竟何样？或许它有点像“简笔画”，去除细节，保留主干，彰显核心形象，如

[1] The balloon is flying over the house.

句中 over 所表语义就可画成如下图形：



总之，意象图式是人们通过对具有相似关系的多个个例反复感知体验、不断进行概括而逐步形成的一种抽象的框架结构，它是介于感觉与理性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运用了完形、动觉、抽象三种互动方式认识外界事体间关系而获得的一种认知模型；它也是积聚在一起的知识单元，构成心智的基本元件，是认知能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同时也是形成句法构式、获得意义的主要方式，属于一个抽象性的语义原则。

人们为了认识事体、理解世界、获得意义、建构知识，就需要多次运用这样的意象图式来对外部世界中事体间的同一关系进行反复比较、仔细分析、不断抽象，从而逐步完善了一个意象图式，使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样它才能作为了解世界的一种认知模式储存于记忆之中。随着认知的发展，它还可以不断根据新信息来扩充或修正已建立起来的图式，或再建新图式，为其后的信息处理提供了基础。



20

什么是动觉意象图式与形式空间化假设?

(1) 动觉意象图式

“动觉”是人们实现互动体验的主要手段,人们基于此在心智中形成了“动觉意象图式”,它是一种最基本的意象图式,与空间概念紧密相连。Lakoff (1987)指出,动觉意象图式主要包括6类:容器图式、部分—整体图式、连接图式、中心—边缘图式、始源—路径—目的地图式、其他图式(前后、上下、线性等)。人类就是依据这些动觉意象图式建构了概念和概念结构,且在此基础上建构出语言中的基本句法结构。

	动觉意象图式	概念结构	句法结构
1	container	范畴划分	句法范畴的划分
2	part-whole	层级结构	层级性句法结构
3	link	关系结构	主系表,语法关系,(代词)共指关系
4	center-periphery	辐射性范畴结构	偏正结构
5	source-path-goal	运动范畴和概念	主谓+目的状语
6	other image schemas: U-D, F-B, LINEAR ORDER	F-G; 线性;数量级阶	正装或倒装,句法的线性顺序;距离象似性

人们依据第一个“容器意象图式”建立了二值逻辑,因为一个事物要么在一个容器的里面,要么在它的外面,别无他者。这表明,二值逻辑不是人们先天就具有的一种理性。

人们基于容器意象图式建立起二值逻辑之后,将其拓展到其他认

知域，从而形成了经典范畴理论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要么真，要么假；要么是，要么不是，不存在第三种可能（排中律）。用二分法划分范畴。这一论述的意义在于：从唯物主义角度论述了二值逻辑的体验基础，批判了逻辑的先验论。这一认知方式用到句法中就产生了对应的句法范畴分类，句法中有些范畴尚可用二值逻辑作出切分。

人们在生活中必然会形成“中心—边缘”动觉意象图式，如我们的身体有“躯干”和“肢体”之分，相对于一个人来说，“躯干”总比“四肢”重要，倘若一个人失去了四肢，他还可称为“人”；如一个人没有躯干仅有四肢，我们很难说这还是“人”。人们基于这一经验就形成了“辐射性范畴结构”，就是我们在第 12 节中所论述的原型范畴理论，这是对二值逻辑的一个反思和补充。很多句法范畴可用此作出合理解释。另外，既然有“中心—边缘”这一认知方式，语言中就出现了相应的“偏正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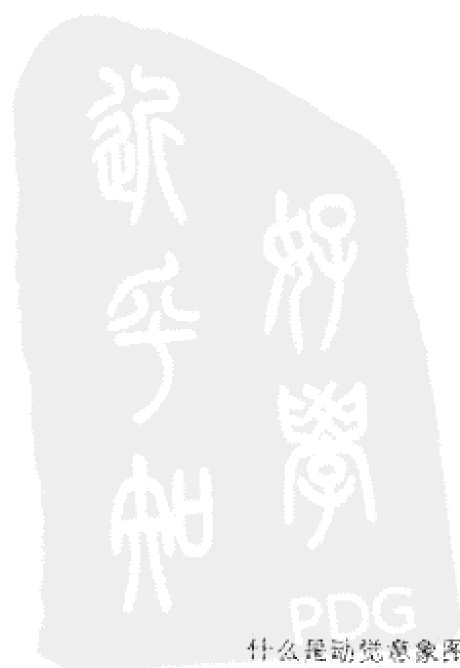
(2) 形式空间化假设

人类最基本的经历就是对自己身体和周围空间的理解。我们十分熟悉自己身体的边界和组成部分、功能，及其与外部世界的相对位置，因而形成了诸如 IN、OUT、UP、DOWN 等意象图式，从而成为语言中各式各样介词用法的基础。而且，我们的身体经验也成为各式各样隐喻的来源模式，可用以表达较为生疏（如：the head of the page，the foot of the mountain）和抽象（如：She was filled with hate.）的概念。我们对空间方向的感知也是许多隐喻映合的来源（如：Prices are rising；Turn down an invitation）。

因此，意象图式主要是以空间关系（如 IN-OUT 图式、UP-DOWN 图式、FRONT-BACK 图式等）为基础再通过隐喻等方式扩及至其他“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简称 CD）。

因此，人们最初获得的是有关空间的经验，最初形成的意象图式是空间意象图式（也可简称为空间图式），它是人们理解其他概念的基础，上文所述的几种动觉意象图式实际上主要是空间图式。Lakoff（1987：283）将这种依靠空间关系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的假设称为“形

式空间化假设”（Spatialization of Form Hypothesis，可简称 SFH），并认为：概念结构是从物理空间到概念空间的隐喻映射的结果。人们基于感知（主要是视觉、触觉）逐步认识了自己所生存的空间，形成了有关空间结构和动觉运动等意象图式，映射入人们的头脑后就形成了范畴和概念结构。这也有力地证明了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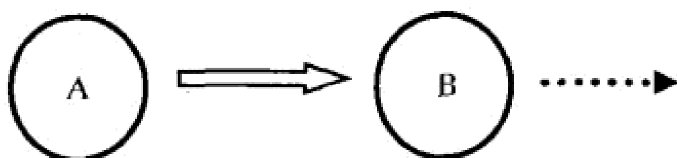


21

Langacker 是如何运用弹子球和舞台模型论述句法成因的？

Langacker (2000)认为：句法构式主要来自概念化了的典型事件模型(Canonical Event Model)，如"弹子球模型"(Billiard-ball Model)和"舞台模型"(Stage Model)，而典型事件模型又是来自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这两种模型实际上也是两种意象图式。

(1) 弹子球模型



该模型可解读为：A 发出一个动作(用空心箭头线段表示)，作用到 B 上，B 就会发生运动或变化(用带箭头的虚线表示)。这是概括了若干生活中类似事件而形成的一个意象图式，如：张三踢一下球，球开始滚动；我碰了一下瓶子，它就倒下了；我打他一拳，他就哭了；我一哭，妈妈就来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若干事件被抽象概括为"弹子球模型"。

英民族基于这一模型形成了英语中的基本句型，即我们可用该模型来解释英语基本句型的成因，例如：

1) S + Vi。该句型基于如下意象图式：一个球一直滚下去，没有碰到任何障碍物，即只有图中的 A 圈和空心箭头线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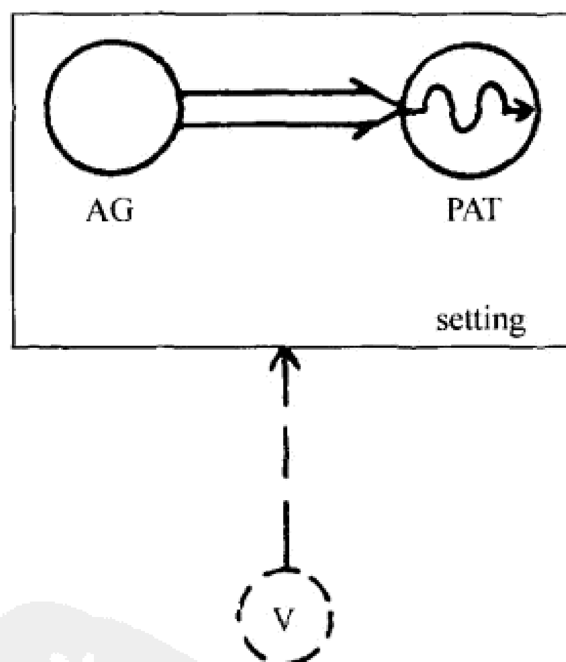
2) S + V + O。该句型是基于意象图式"A 圈、空心箭头线段、B 圈"形成的，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弹出一个球，撞到了一个大铁球，它没有

动，也就是说，没有出现后面的带箭头的虚线线段。

3）S + V + O + C。该句型在上一句型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补足语C，即B圈（宾语O）在动作的作用下发生了运动或其他变化，其后的虚线箭头即为此义。

(2) 舞台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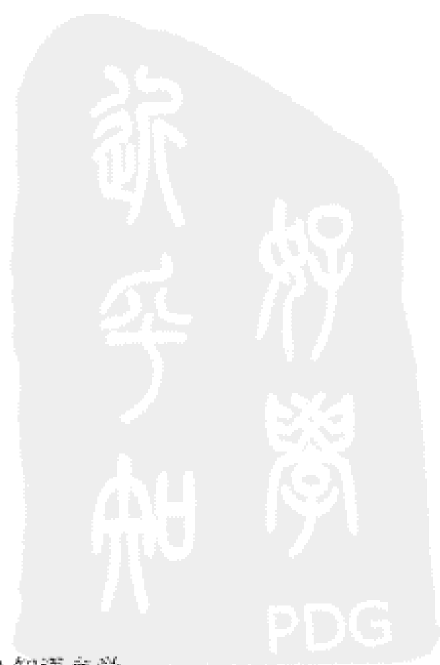
观察者（Viewer）如同剧院中的观众在台下观看演员在台上表演，目光前视时自然就形成了一个“视野”（Visual Field），或叫“视觉注意区”（Visual Attention Region），也可称为“舞台表演区”（Onstage Region）。舞台背景和表演道具等虽都在这一区域之中，但观众的注意力常常主要集中在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演员身上。该模型可图示如下：



有了这一意象图式就可解释更多的基本句型。如当V（即Viewer）作为观察者，在观看和讲述舞台上的AG（即Agent）和PA（即Patient）时，可用第二或第三人称来描述他们；当他自己登上舞台亲自担当Agent角色时，此时就可用“第一人称”来表述；如果淡化人的主体性，将注意力置于舞台上的Setting，就可能出现场景句和存在句。

我们还可改变观看舞台的角度，同一事件就会有不同的表述结果，如从Patient角度看，他是“被打者”，若从此处说起就出现了被动句。

认知语言学家大多主张从生活经验的角度来论述语言成因，包括句型成因，意在批判 Chomsky 的语言天赋说、句法自治说，这也为体验哲学和语言体验观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22

什么是认知模型和理想化认知模型？

(1) 模型和认知模型

模型是指某个事体的定型样式。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简称CM)就是人们在认识事体、理解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相对定型的心智结构,是组织和表征知识的模式,由概念及其间的相对固定的联系构成。

Lakoff在体验哲学和原型范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CM理论,他(1987)认为:CM具有体验性,它是在人类与外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CM具有完形性,它不仅是由各部分组合而成,而且更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完形结构;CM具有内在性,是心智中认识事体的方式。Ungerer和Schmid(1996)还论述了CM的开放性、选择性、关联性、普遍性等特征。

CM包括基本认知模型和复杂认知模型,前者指空间、时间、颜色、温度、感知、活动、情感等最基本的CM;后者指较为复杂的模型,可能是几个基本认知模型的结合。分类模型则是最常见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认知模型。

(2) 理想化认知模型

Lakoff于1982年和1987年提出了"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并以此来说明人类范畴化问题,解释语义范畴和概念结构,自此,ICM就成为认知语言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所谓ICM,就是指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

知识作出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它是建立在许多 CM 之上的一种复杂的、整合的完形结构，是一种具有格式塔性质的复杂认知模型。ICM 主要是运用以下四种原则建构起来的，可将这四种原则视作 ICM 所包括的四种认知模型：

1）命题结构原则：详细解释 CM 中所涉及到的概念、特性以及概念间关系，具有判断性特点，是客观外界在心智中的事实性映射，不需要运用任何想像性手段。

2）意象图式原则：在对现实世界互动体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前概念意象，比表象更为抽象和概括。它是形成原型、范畴、概念、CM 和思维（特别是抽象思维）的基础，为 ICM 提供结构或框架。

3）隐喻映射原则：一个意象图式或命题模型可从一个认知域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域中相应的结构上，该模型可用于对更多事件（特别是抽象事体）的概念化、推理和理解，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认知范围。

4）转喻映射原则：转喻主要指在同一认知域中用较易感知的部分来理解整体或者整体的另一部分。例如，人们常以一个范畴中的典型成员来理解整个范畴。

传统的真值对应语义学、真值条件语义学、可能世界语义学、境况语义学等都试图全方位地模拟真实世界客体，意义仅是根据符号直接对应于客观世界来定义的，片面强调具有真值的命题模型的作用，而将人的主观因素排除在外，忽略了世界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辩证和互动关系，因此它们都属客观主义语义学，对语义解释留下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 ICM 是由若干 CM 构成的，具有自我调节性，它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适应情况，用该模型来分析词义就可解释其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多变性，从而弥补了客观主义语义理论之不足。因此，ICM 更为全面、灵活，也更加具有解释力。

例如：客观主义语义学认为，如用 B 来定义 A，则 A 和 B 意义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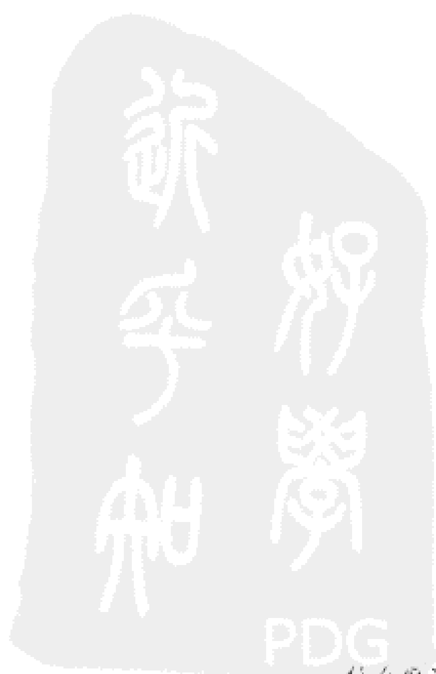
PDG

等,可表达为 A = B。下两句也同时成真:

[1] All A's are B's.

[2] All B's are A's.

即两者具有互等关系。Chomsky 也是基于这种观点建立起转换规则的,但我们认为,"台上坐着主席团"和"主席团坐在台上"这两句话的意义是不同的。又例:A is a bachelor 和 B is an unmarried man 两者是等同的,因为可用后者来定义前者,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未婚成年男子"(如未婚同居的男子、同性恋男子、天主教神父、教皇、出家男子、离婚或丧偶的男性等)一般不能称作 bachelor。ICM 可说明为什么不能用 an unmarried man 来解释 a bachelor,因为这两者所激活的 ICM 是不同的,因此它们也就不完全同义。



23

如何运用ICM解释“父、母”的多义性?

根据语义特征分析法(即 Componential Analysis,简称 CA),从 mother 和 father 中可分解出如下几个语义特征:PARENT,-MALE,MALE,并将 PARENT 分析为向下的生育关系。实践证明,试图用这几个语义成分将这两个词的意义说清楚是不可能的,它们的语义还与人类的知识密切相关,应当用百科式语义分析法。Lakoff (1987: 74)认为 mother 的 ICM 应当包括:

(1) 生殖模型(the Birth Model) : 要生孩子
(2) 遗传模型(the Genetic Model) : 提供一半基因
(3) 养育模型(the Nurturance Model) : 担当养育任务
(4) 婚姻模型(the Marital Model) : 是父亲的妻子
(5) 谱系模型(the Genealogical Model) : 是孩子最直接的女性长辈

Taylor (1989: 86)用“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简称 CD)来代替 CM,并认为:如要对 mother 有充分理解,就必须对 father 作出对应的认知域分析。他基于传统社会的典型常规将 father 也分为五个 CD (即五个 CM):

(1) 遗传域(the Genetic Domain) : 提供遗传基因的男性
(2) 责任域(the Responsibility Domain) : 养活孩子和孩子的母亲

(3) 权威域(the Authority Domain)　　：具有权威性，负责教育孩子

(4) 谱系域(the Genealogical Domain)　　：是孩子最直接的男性长辈

(5) 婚姻域(the Marital Domain)　　：是母亲的丈夫

上述关于母亲和父亲的五个CM，就构成了“母亲”和“父亲”的一个复杂的集束模型，或叫ICM，它比任一单独的CM都更为基础。如“母亲”，根据经典范畴理论的充分必要条件可定义为“生过孩子的女人”。可是这一定义并不能包括所有的情况。mother是一个基于复杂模型的范畴，它融合了很多单个的CM：生殖模型、遗传模型、养育模型、婚姻模型、谱系模型。完全符合上述mother的五种CM，就是mother的ICM，也是mother最典范的原型。倘若删除或修改ICM中的某个模型，就会得到这个范畴的非原型成员。如对下列一些说法，靠原来的语义特征分析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而只有运用上述对mother和father作出的ICM分析，才能有较为满意的解释。

语言中还有“adoptive/foster mother”(养母)、“step mother”(继母)、“未婚妈妈”(unwed mother)等表达，她们是不是“妈妈”？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社会出现了“surrogate mother”(代孕母亲)、“donor mother”(提供卵子的母亲)，它们都是省去上述五个模型中的某一或某些模型而形成的表达。

汉语近年来也出现了诸如“代养妈妈”、“代理妈妈”、“第二个妈妈”、“钟点妈妈”、“钟点爸爸”、“招聘父母”等说法。下述表达都是突显五个模型中某一模型而形成的表达：

[1] 他长得一点也不像她妈。(突显遗传模型)

[2] 她是他的亲妈吗？(突显生殖模型)

[3] 她哪像个当妈的？(突显抚养模型)

[4] 母校，母亲河 (抚养模型的隐喻用法，删除其他模型)

[5] 失败是成功之母。(生殖或谱系模型的隐喻用法，删除

其他模型)

[6] 这片黄土地如同母亲的胸怀。(生殖、抚养模型的隐喻用法)

[7] 他是既当爹来又当妈。(突显责任模型、抚养模型)

[8] 有人养,没人管的!(突显责任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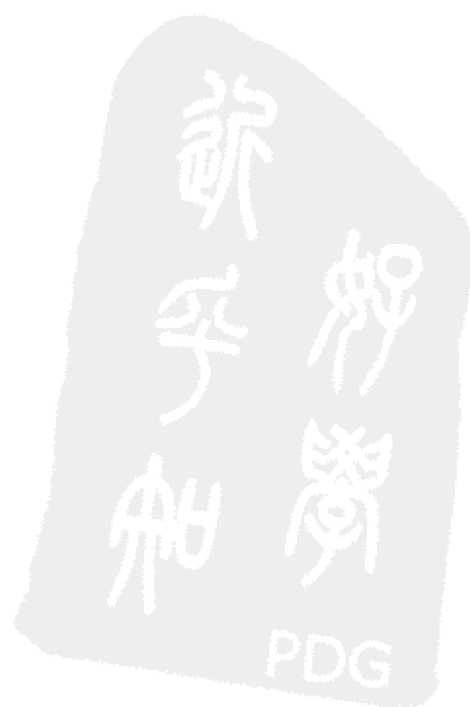
[9] 你这当爹的该好好管管孩子了。(突显权威模型、责任模型)

[10] 这孩子怎么不跟他爹姓?(突显谱系模型)

[11] 母树、母蜂、母本、母体(突显生殖、谱系模型)

[12] 这孩子有几个爹?(突显婚姻模型、谱系模型)

这充分说明,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父、母”范畴,它可随着人们的认识而不断发生调变,用客观真值论来解释词义就会出现矛盾,若采用ICM就可作出合理解释。



24

什么是事件域认知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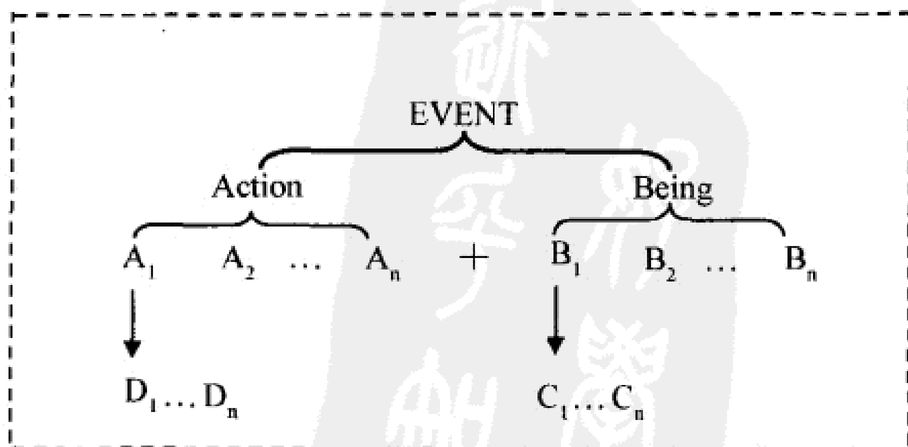
很多认知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认知模型来解释人类的概念系统和句法结构,但他们的模型理论中或多或少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1）分析是基于单一层面的,而且主要是按照线性序列进行的,忽视了事件内部要素之间的层级性;

（2）分析主要是针对动态性场景和事件,忽视了静态性场景或事体,或对其语焉不详;

（3）分析主要是为了解释句法构式的成因,而没能或很少将其扩展到语言的其他层面,这似乎与认知语言学的目标不符:尝试用几种基本认知方式来概括性地论述语言各层面的诸多现象。

为弥补其不足,我们提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简称 ECM),其基本思路可图示如下:



一个事件主要包括 Action（行为）和 Being（事体），且一个 A 可由很多具体的子行为或子动作（如图中的 A_1，A_2… A_n）构成。B 也可包括若干个体（如图中的 B_1，B_2… B_n），它可为人、事物、工具等实体，也可为抽象或虚拟的概念（儿童是在对具体事体认识的基础上逐步掌握抽象和虚拟的概念的）。一个动作或一个事体又可分别带有很多典型的特征性或分类性信息 D 或 C。这样，一个事件域就可能包括若干要素，而不仅仅是施事者、受事者、作用力、场景等要素，而且这些要素之间还存在层级性关系，如：

在第一层级上：一个事件主要包括动作要素和事体要素；

在第二层级上：这两个要素又包括很多子要素；

在第三层级上：各子要素又各自包括很多典型信息，如特征和分类等。

我们认为，人们是以“事件域”为单位来体验和认识世界的，并将其作为知识块储存于大脑之中，这完全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规律。人们在对许多具体事件体验和认识的基础上逐步概括出事件的抽象概念结构，并基于此逐步形成了语言中的种种表达。这一模型（或意象图式）不仅符合人们的正常认知规律，兼顾了线性和层级性分析，同时适用于动态和静态场景，可解释概念结构和句法构式的成因，以及语义和交际层面中诸多现象，如缺省交际、脚本理论、时段分析、间接言语行为、事体命名、词性转换、词义变化、反义同词等。

（1）同样可起到 Lakoff 运用的动觉意象图式，Langacker 运用弹子球模型和舞台模型来解释句法成因的作用，而且还可解释得更加细致，如语言中的定语和状语（图中下方的 C 和 D），这些常为以往模型所忽视。又如上述模型似乎没有解释双宾构式的成因，我们可用 ECM 作出弥补，即为“一个 A 三个 B”形成的事件域。

（2）突出了事件内部要素的层级性，可弥补在单层面上作线性分析之不足。句法成分有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之分，一般来说，前者主要包括主语、谓语、宾语或表语，后者主要包括定语、状语、补语等。ECM

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上的要素为事件域中的基本要素，是婴儿首先感知到的对象，因此它们常充当句法中的主要成分。ECM 第三层级上的 D 和 C 信息主要是依附于对应的 A 和 B 上的，多为次要信息，它们常充当句法中的次要成分。ECM 的层级观还可用来解释语言中上下义现象，如转喻、词义变化等。

（3）ECM 还可用来解释转喻机制、间接言语行为、词性转换、词义变化方式，以及同词反义现象。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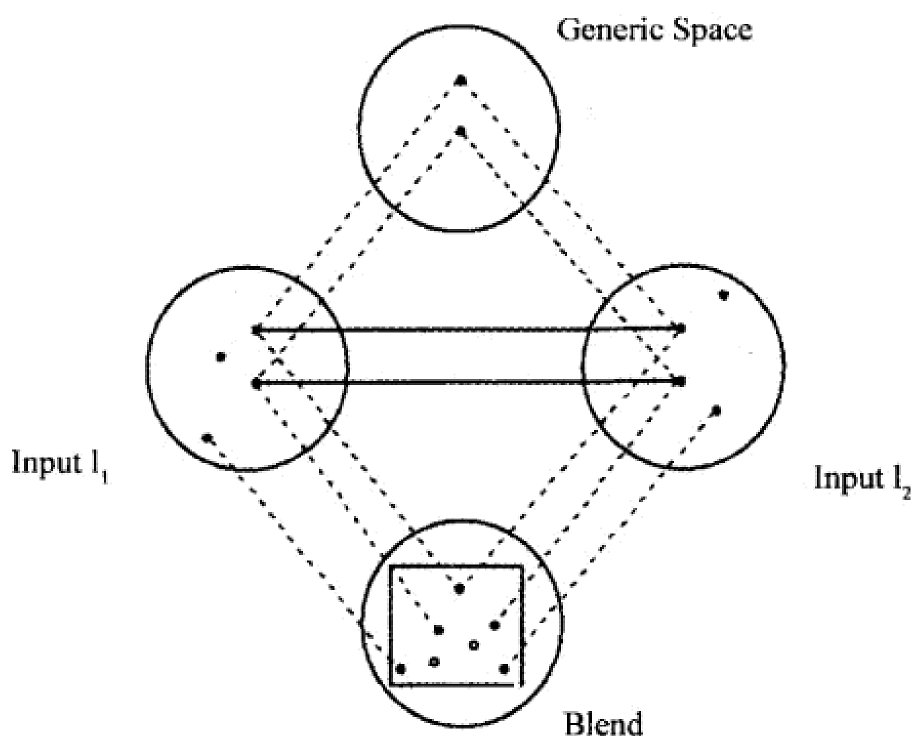
25

什么是心智空间和整合理论?

Fauconnier (1985)主张用“心智空间”(Mental Space)和“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来解释人类进行范畴化、建构认知模型和理解自然语言意义的过程。他将心智空间描写为“小型概念包”(Small Conceptual Package),它是人们进行思考和交谈时为达到当下的理解和行动之目的,通过框架和认知模型建构而成。它的建立还受到语法、语境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与意象图式、知识框架或特殊信息等密切相关。

概念整合时至少要涉及四个空间: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一个融合空间(Blended Space)。认知主体有选择地从两个输入空间提取部分信息进行匹配并映射入融合空间;类属空间包括两个输入空间中所共有的轮廓结构,以保证映射能正确而又顺利地进行;融合空间会利用并发展两输入空间中对应部分的连接,将相关事件整合成一个更为复杂的事件。融合空间是组织和发展这些空间的整合平台,其中包含一个带有新创特性、富有想像力的结构,叫“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其中可能会创造出原来输入空间中所没有的新信息,可产生新意义,获得新知识。

这四个心智空间通过一系列的映射运作彼此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概念整合网络(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简称 CIN)。这是人们认识世界、形成思维和语言、发展科技的一种普遍存在的认知方式,能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有创造性的思维,为什么会有丰富的想像力,为什么能获得概念和理解意义,为什么会形成语言。Fauconnier 和 Turner



(2002：182)明确指出："语言是概念融合的结果。"因此，他们的这一理论对于语言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整合理论之所以能够解释"新创结构"，就是因为该理论强调了"整合"过程具有动态性和创新性，它是人类能够形成想像力的基础。形象地说，传统语义理论中所讲的"组合过程"相当于"物理变化"，仅是信息的简单相加，而整合过程则类似于"化学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将会产生新"物质"。如将两个输入空间"马"与"角"进行整合，便可形成虚拟的"独角兽"这一新创结构，产生了与原来两个输入空间都不相同的信息，这种独角兽既不同于原来的"马"，也不再是原来的"角"，而出现了一个新奇的、想像世界中的动物，它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

从神经研究角度来讲，心智空间中的成分可视为将被激活的神经元，成分之间的连接则对应于神经元之间的连通，或叫"共激"（Co-activation）。心智空间主要是在短期记忆（又称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中运作的，形成固化的心智空间（An Entrenched Mental Space，还可有其他心智空间依附其上）后就被储存于长期记忆之中。当人们加工和整合概念时，就会从长期记忆中提取多种相关概念，将它们置于短期记忆中进行概念整合运作。

Fauconnier 和 Turner (2002: 389 - 396)还指出:双域整合(Double-Scope Integration)是我们学习的途径、认知的方式、生存的必由之路。我们直接生活于整合之中(We are living directly in the blend.)。对于 Fauconnier 和 Turner 来说,人类五万年的历史,好像就是一部概念整合的历史。他们甚至还认为:我们是通过整合来理解我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心智世界和社会世界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样他们就不仅用概念整合理论来解释语言问题,而且将其上升到人类发展和生存、认识和理解世界的高度来阐述,这值得我们进一步理解和研究。



26

如何定义“意义”?

综观西方语义学理论,在研究语义学时总先要给“意义”下一个定义。这一问题貌似简单,而真正要加以确切表述,实在让人感到棘手,因为对“意义”加以界定往往要涉及意义的本质,或意义的研究方法,也常常预示着一种语义理论。

“指称论”(Referentialism)将语义与所指对象联系起来,“观念论”(Conceptualism)将其与人们头脑中所产生的意念(Sense)联系起来,“真值对应论”(Truth Correspondence Theory)和“真值条件论”(Truth-Value Theory)将其与命题的真值联系起来;“功用论”(Use Theory)将其与语言的实际用法联系起来,“语境论”(Situational Theory)将其与言语交际时的社会情景联系起来,“刺激—反应论”(Stimulus-Response Theory)将其与人们受到言语刺激并作出特定的反应联系起来,“行为论”(Behaviourism)将其与言语行为及其所引起的效果联系起来,“意向论”(Intentionism)将其与发话者的意向和所欲达到的目的联系起来,“认知语义学”(Cognitive Semantics)则将其与人类的感知体验、范畴化、概念化、认知方式、推理能力等联系起来。除此之外,还有“成分论、替代论、关系论、现象学语义观、存在主义语义观、解释学语义观、多元论”等。细细列来,让人感到眼花缭乱。这些意义观各有见解,都反映了意义的某一或某些特点,但这些观点各有不足,互为补充,在相互启发、批判继承的过程中不断地加深了我们对语义理论的认识。

“指称论”对于说明具体事物或事件的意义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对于人类初民来说,语言主要是为了指称外物或有关动作的,但难以解

释抽象名词或不存在的事物，也难以说明形容词、介词、连接词等词语的意义。有时一个词可指称多个对象，多个词又可指称同一对象，这就给指称论带来了困惑。

"观念论"是 Frege 在批判指称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认为在词语和事物之间还存在一个"涵意"(Sense)或"观念"(Concept)，从而开启了关注三元要素的语义研究方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该理论的问题是，我们在使用词语时头脑中不一定会呈现什么"观念"，而可能仅是一个简单的"指称行为"；"观念"本身就是一个虚幻莫测的东西，又何以用来界定意义？Frege 所说的 Sense 具有客观性、镜像性，完全忽视了人的主观因素，因而认知语言学家将其划归为"客观主义"，并对之作出了严厉批判。

"真值对应论、真值条件论"也是基于客观主义理论之上提出的，虽能解释部分语义现象，但也存在很多致命弱点：很多命题不可能被直接经验所证实或证伪，它既不真也不假，如：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的真值条件如何描写？真值论是通过有限经验建立起来的，它何以能证明无限？人们还常问：是先有"真值"还是先有"意义"？更多的人觉得是先有后者，然后通过后者推导出前者。那么，又怎能用真值来解释意义呢？

很多哲学家在批判指称论和真值论等客观主义哲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其他语义观，如 Wittgenstein (1953)后期提出了"功用论"，算是对前期"图画论"(Picture Theory)的一种清算和反思，后来又认为日常语言中有相当数量语句的目的不在于求出真与假，并不用来指称事物、描述状态，也不是什么精神实体，语句的意义在于它们的功用。Austin (1962)也批判了客观主义语义观，认为有些语句是"表述句"(Constative)，是在"说事"，可用真值条件加以验证；而有些语句无所谓真或假，其目的是在"做事"，只能用"施为生效条件"来描写，从而开启了语用学中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理论，为解释句义寻找到了一条新途径。

Grice 也沿此思路区分了语言中的"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

和“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Meaning)。前者指“词语或现象”与“意义或事实”之间的自然联系;后者指这两者之间没有自然联系而只是人为联系的结果,一定涉及人的意图。语言符号显然属于后者,据此,话语(Utterance)可从讲话人意图角度来解释其语用含意,还可通过交际双方是否遵守“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 CP)来推导出语用含意。

当然,这些语义理论也有问题,如一个词在被使用之前就存在意义,或者说,当我们不用某个词时,它就没有意义吗?在语言运用中常常有我们知道词句的意义而不知其用法的情况,或会用某词句而不知其义的情况。“言”与“行”毕竟是两回事,分属两个不同范畴,岂能等同视之;而且同一“言”可能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行”,“言行不一”也会时常发生,这该如何处理?人们一定要事先知道 CP 才能进行言语交际吗?



27

什么是客观主义语义观与非客观主义语义观？

Chomsky（1995）认为在意义问题上存在"内在论"（Internalism）与"外在论"（Externalism）之争。指称论、观念论、真值论等属于外在论，无法彻底解释语义现象。乔氏一方面把语言看成是人脑的一种属性，意义是存在于人脑之中的，持内在论语义观。认知语义学接受了这一立场。但是，他在论述语义时又运用了"成分论"、"形式主义"等方法，而且认为语句意义来自词汇和深层结构，否认其来自客观世界、人类的感知体验、主客观互动，这样难免要走向天赋论的唯心主义道路。这两种语义观都可划归客观主义语义观。

我们知道，客观主义论者片面追求人类心智中的"认识世界"与外部客观存在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客观镜像关系，这两个世界之间必须具有"同构性"（Isomorphism）。据此他们认为，主观是不理性的，想像能力和隐喻思维也是靠不住的，人们可能会因个人爱好或文化差异而出错，这就决定了他们要对心智和思维采用符号运算、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可按照 Frege 提出的"组合原则"（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来运作。

这种形式化理论是沿着 Frege 等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倡导的客观主义思想发展而成的，在他们的影响下，英美分析哲学（中心任务是研究语言，包括信守形式主义方法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以及日常语言学派）就着力于对所谓普遍的、脱离身体的涵意和命题等进行形式分析，哲学主要分析脱离身体和主观的指称意义、真值条件，以及由命题构成的知识等。

认知语义学家认为，客观语义观虽可解释人类的部分智能，在人文科学中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能解释自然语言中的大部分情况，因此大力倡导非客观主义语义观，坚持体验内在论的语义观，参见下表。

	Objectivist Semantics	Non-objectivist Semantics
外在论	Referentialism	
	Conceptualism	
	Truth-Value Theory	
	Behaviourism	
	Use Theory	
	Situational Theory	
结构内在论	Structural Internalism（Saussure）	
心智内在论	Mental Internalism（Chomsky）	**Embodied Internalism**

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语言是在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若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的基础也应当包括"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两大要素。一方面，意义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意义又是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来认识的，其间必然要涉及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想像能力、隐喻转喻思维等主观因素，这就可解释为什么意义具有动态性、可变性、模糊性等特征。

因此，客观主义理论虽有其可取之处，但并不能准确地描写现实世界的真实面貌，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准确可靠的研究范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语言研究中的意义问题。将形式主义与计算机结合起来研究语义、模拟心智也必然要面临许多困难，因为计算机没有像人一样的身体，也缺乏人的心智，想像力更无从谈起，因此它绝不可能完全代替人的思维。

因此，认知语言学家反思了以往的种种语义理论，既批判了外在论和内在论的缺陷，也吸收了它们的优点，提出了"体验内在论"的意义观，强调语义的体验性、主观性、互动性，认为语义一方面来源于身体经

验，是主客体之间互相作用的产物，与客观的现实世界、人们的生理特征、神经系统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语义是基于人类认知与概念结构的，与人的主观因素不可分离，是人们通过相互理解而达成的共识，具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28

认知语义学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1975 年对于 Lakoff 是个重要的年份，之前他依旧在他的老师 Chomsky 的理论框架中研究语言，仅在句法与语义的先后关系上出现了分歧。Chomsky 持解释派语义观，认为句法第一，语义第二，语义是附着在句法的深层结构中的，仅起解释句法的作用。Lakoff 持生成派语义观，认为语义第一，句法第二，人们心中先有语义，然后才用句法将其表达出来。

Lakoff 于 1975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举办的暑期认知科学讲习班上听了四位学者的报告，这使他改变了立场，彻底与 TG 学派分道扬镳。

（1） Kay　　　　“颜色范畴”；

（2） Rosch　　　“原型理论”；

（3） Talmy　　　“空间关系与介词”；

（4） Fillmore　 “框架语义学”。

此后，他就着手在“生成派语义学”的基础上建构“认知语义学”，主张从概念结构、语义系统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使得这一新学科渐露端倪。

认知语义学认为：语言的发展是以最初对现实世界（尤其是空间）和自身的认知为基础的，同时语言的发展又促进了认知的发展，强调认知先于语言，语言与认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分析语言结构可获得人类的认知规律。要能够将这些观点论述清楚，就必须将语义研究置于核心地位。这一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响应。

认知语义学的主要内容包括：

(1) 互动体验。人类的范畴、观念、意义等来源于五官感知和互动体验，这与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吻合的，承认存在决定意识和意义。我们用身体以互动的方式首先体验空间，这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研究进路。

(2) 概念化。Langacker 将意义等于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大致等同于认知加工(Cognitive Processing)、心智加工(Mental Processing)或心智经历(Mental Experience)，语义就等于能在心智中被激活的相关概念内容，以及加于其上的识解。

(3) 百科观。语义不完全取决于客观世界，词典上的定义不完整，实际言语交际时常超出词典上的定义，因此语义与人类的知识密切相关，应该运用百科式语义分析方法。

(4) 原型观。一个范畴是由一些通常聚集在一起的属性所构成的"完形"概念，它是通过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不能用一组充分必要条件下定义。这种原型观适用于分析大部分语言现象。

(5) 意象图式和认知模型。意象图式是人们对客观世界互动体验而成的前概念，是范畴、概念、意义、隐喻、认知模型、句法结构等的基础。人们的生活、理解、语言交际都离不开认知模型。

(6) 隐喻观。隐喻之所以普遍存在于语言之中，是因为它是一种概念性思维机制，是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对应地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的结果，抽象性的语义主要是以空间和身体概念为基础跨域隐喻而成。

(7) 寓比观与概念整合观。Mark Turner (1996) 认为，寓比(Parable)类似于隐喻，也是人类基本思维的方式，可用来解释各种经验和语言成因，它是概念整合的过程和结果。Fauconnier 和 Turner (2002) 在心智空间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概念整合理论，将其视为人类最常见的一种心智运作，它造就了人类的语言，也造就了人类本身。我们正是依靠概念整合来理解意义，并不断创新发明。

(8) 象似观。语言符号在语音、词形、结构等方面与世界特征、经验方式、认知策略、概念结构、所表意义之间存在象似性辩证关系。

（9）联想激活观。词语意义可通过互相关联的字词网络，或该词语所能引起的其他反应词（联想词）来决定。这与“扩散式激活”（Spreading Activation）理论相同，当我们听到某词时，神经网络中与其相关的认知域可被自动激活。有些信息在认知过程中是高度激活的，是“显著的”；有些激活水平甚低，是不活跃的；居中是活跃的。

（10）整合观。这与“组合观”（一个复合表达式的意义是其组成部分的意义的函数）相对，认为词语的意义不完全是通过其组成部分的意义和组合方式而获得的，而常是通过互相作用、激活相关认知域、进行整合而获得的，经常出现新信息。如语言中有大量的惯用语（如：kick the bucket; spill the beans），自相矛盾的表达（如：Your dead uncle is still alive.），隐喻说法（如：You are a pig.）等。语言分析须用“部分组合”加“整合处理”的原则，参见下节。



29

什么是整合观?

德国的语言哲学家Frege于19世纪末首先提出了著名的"组合原则"(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又叫:"弗莱格原则"(Frege's Principle),其核心思想为:

> 语言中每一表达式的意义必须是表达式所含直接成分的意义,以及将它们组合起来所用句法规则的函数。

认知语言学提出了与其相反的观点,认为语言成分在组配运用的过程中只存在"部分组合性"(Partial Compositionality),主要运用了"整合原则"(Principle of Integration)。"整合原则"既是认知语义学也是构式语法中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还是区别于其他语言学理论(特别是TG学派)的一个分水岭。本节主要从以下10个方面加以整理归纳,作为佐证。

(1) 复合词与词组。由A和B两部分构成的复合词或词组C、C的含义不一定就完全是A和B的简单相加,即"$C \neq A + B$",其中可能会出现A和B原来没有的意义,如pickpocket和scarecrow都是由"动词+名词"这两个词素结合而成的单词,结合后却为一个"名词",表示"施事者",这一整合结果不能从其组成要素做出预测和判断。汉语"有经验、有能力、有水平、有学问、有了年纪"等表达中含有"多"之义,不是原来"有"或其后"名词"带来的,而是两者在整合过程中"新创"(Emergent)的。

(2) 习语或成语。任何语言都有大量的习语,如:kick the bucket

PDG

（死），spill the beans（泄密）等，组合原则似乎对其无计可施。汉语中大量成语（约四万条）大多也有类似情况，如：不三不四，其含义已不再与“数量”有关，而是表示行为不正派之义。

（3）*矛盾表达。语言中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的表达，如* Your dead uncle is still alive. 和“他既当爹来又当娘”，都是组合原则所无法解释的。

（4）隐喻。语言中充满了大量隐喻（至少有三分之二），对这类表达也无法通过组合原则获得其义，如 This surgeon is a butcher。“屠夫”也可能具有很高技艺，如我国古代的“庖丁”在“解牛”方面的技术实在是太高明了，但用其来喻说“外科医生”时，从何产生出“技术拙劣”的含义？这仅从字面上的组成成分是找不到答案的。

（5）多义构式。语言中有大量的多义结构，如 the ball under the table 就可能有多种情况，是在桌子的下面，或被四腿朝上的桌子压在下面，或这个球全部被压在下面，或部分被压等等，这还需要语外知识作进一步补充。若按照组合原则，只能是 1+1=2，意义应当是确定的、唯一的，那么一个表达式的多种意义又来自何处？这也只有借助整合原则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6）语用因素。语言表达必须依靠语用因素才能做出准确理解，如 It is hot in here 的真实含意不可能仅从字面组合上获得，必须借助于语境，运用语用原则才能推导出这句话的真正含意，也才能做出“开空调”的动作。

（7）非常规构式或语式。很多构式语法学家到目前为止对“非常规语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参见第 35 节），这充分证明了组合原则的缺陷。

（8）分句构式。一个分句可能由多个小构式整合而成，一个小构式往往只能为分句提供某一方面的具体信息，此时分句的整体意义也不仅是各构式的简单相加，如语言中所出现的很多谚语、某些人常用的“口头禅”，以及语用功能语法化等都属这类现象，如“你听我说”、“不是我说你”、“咱俩谁跟谁呀”等。

（9）并列和复合构式。我们还可将分句整合成并列构式或复合构式，在此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到它们能共现的条件，这可通过共现分句能够享有某共有要素或能复合为一体的前提来解释。在整合时，这些要素有时可在语言中明示出来，有时并未明示，此时就需要受话者作出较多的认知加工，需要从诸多要素中推导出整体构式所隐含的意义。

（10）动名组配。语言中"动词 + 名词"的组配关系十分复杂，按照常规来说，名词当为动词所表动作的对象，但也有很多例外，"假宾语"（Fake Object）就是为解释这类现象所提出的方案之一。一般说来，汉语比起英语来说，假宾语现象要多得多。



30

什么是认知语法?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Langacker 教授于 20 世纪 70 年代就看出 TG 学派的致命要害，认为该理论将语言研究引入一个错误的方向，并开始着手创建一个全新的语法理论体系，最初被称作"空间语法"(Space Grammar)。他后来(1987,1991)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两卷本的《认知语法基础》，开创了新兴的认知语法学科。

认知语法与上述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一致，主张在语法分析中彻底抛弃传统语法中的词类划分、句法分析的老套方法，不主张区分词汇结构和句法结构，也不依赖(尽管是需要的)传统语法中常用的名词、动词、主语、谓语、宾语等术语，而且还认为"语义格"和"角色"这类分析方法也不能将句法关系彻底解释清楚，说明不了其间千差万别的内容和功能，这些传统分析方法作为一个理论缺乏一致性、统一性和系统性，因而缺乏充分的解释力。

认知语法除了在第 6 节论述到与乔氏立场的主要差异之外，在语法研究中还提出了如下新思路：

(1) 以语义(等于概念化)分析为基本出发点；
(2) 依据几种基本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来对语法作出统一解释；
(3) 只设三个单位：音位单位、语义单位和象征单位；
(4) 用"识解(Construal)"来描写语法；
(5) 坚持整合观，接受部分组合观；
(6) 语法具有象似性；

（7）语法具有模糊性；

（8）通过典型事件模型解释英语基本句型。

上述部分新观点在本书已有论述，本节主要论述第（3）和第（4）点：

（1）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

Langacker 反复强调认知语法只设三种单位：

1）音位单位（Phonological Unit），语言中可感知的、物质性的一面。

2）语义单位（Semantic Unit），包括命题内容、识解、语用因素等。语义理解依赖于百科性知识。

3）象征单位。"象征"指一定的形式约定俗成地代表一定的意义，象征单位就是"音位单位"与"语义单位"直接相连的结合体，如"dog"的象征单位可表示为［dɒg］/［DOG］。

（2）识解（Construe，Constural）

指人所具有的以不同方式解释同一场景的能力，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突显。

1）详略度（Specificity）：对同一事物或场景可作出详细或简略的描写，如：

［1］ thing > object > implement > brush > toothbrush

［2］ do > break > shatter > completely shatter

如将这些词语运用到适当的语句中，同一情景就会有多种表达方法，出现详略程度各别、精细层级不同的句子。

2）辖域（Scope），指被激活的概念内容的配置，应至少包括基体（Base，一个述义所参照的辖域基础）和侧显（Profile，被突显的某一部分），参见第 32 节。

3）背景（Background），指理解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和结构需要另外一个或数个表达式的意义或结构来作为基础。"背景"与"预设"（Presupposition）、"百科知识"等相关。

4）视角（Perspective），指人们对事体描述的角度，涉及到观察者与事体之间的相对关系。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参照点）就可能获得不同的认识结果，就要选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

5）突显（Salience；Prominence），指确定注意焦点的认知能力，也就是认知心理学上所述的“图形—背景”关系，前者相对于后者总处于突显状态。突显的参与者，特别是施事者，常成为分句的主语；不很突显的参与者就成为宾语或其他成分。Langacker 将此原理细化为“侧显—基体”、“射体—界标”。



31

识解有何解释力？

识解是认知语法的核心概念之一，旨在解释为何人们对待同一事件在语言中会有多种不同的表达形式，这与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完全一致。“识解”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不仅决定了对应的语言表达，而且也体现了将语言置于“后现代人本观”大潮下审视的主张。该认识方式可用来具体论述人们在认识同一事件时是如何产生差异的，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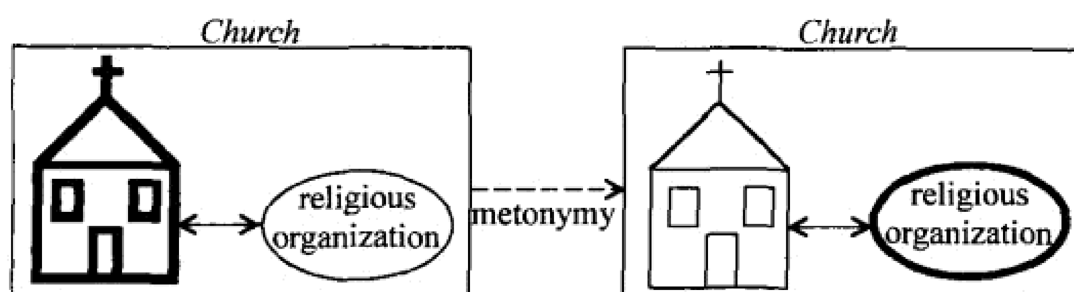
我们认为，在Langacker所列述的“识解”五要素中，最核心的思想是“突显”。有突显，就有不被突显的“背景”和“辖域”。而且，人们既可突显其大概情况，粗略地描述事件，也可突显其细节部分，描写得精细入微，这就有了“详略度”。从不同视角观察一个事件，就会有不同的突显对象和呈现内容，因此“视角”可大致归入到“突显”之中。Langacker基于突显与非突显还进一步建构了“侧显—基体”和“射体—界标”两套分析方案，用来解释语义结构和不同参与者角色的互动作用，参见下节。

识解对于语言现象有诸多解释力，本节主要介绍三点：

（1）解释词义。指在某一语义域中被突显的对象，如说到“弧”（arc），必然要以“圆”（circle）为背景语义域，说到“叔叔”也要涉及到“家族辈分谱系”背景知识。这与“神经元激活网络”、“语义的百科性”等观点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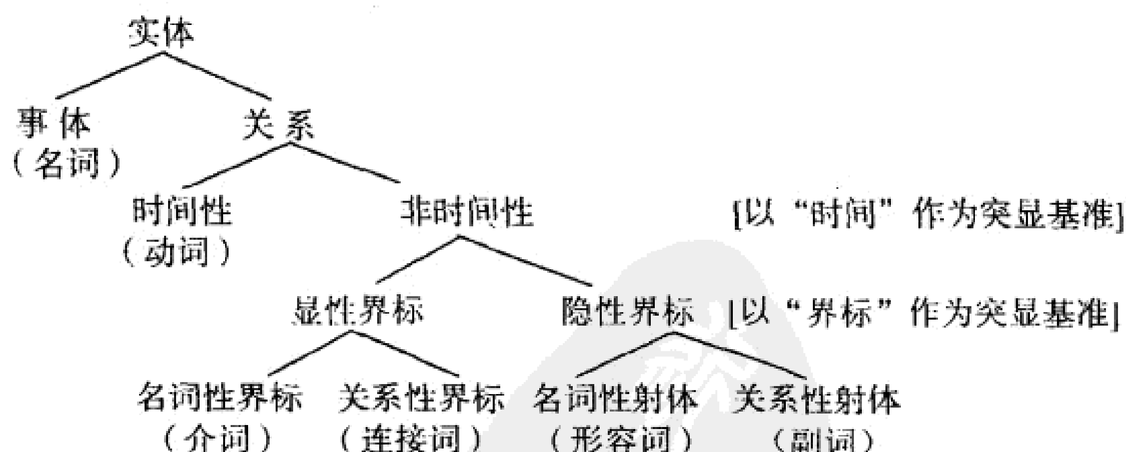
（2）解释隐转喻。隐喻中的“喻体”和“本体”就相当于“背景”和“突显对象”，前者为后者提供一个理解本体的背景，本体则是背景中

被突显的事体。换喻可理解成是某一事体中突显对象的转移，如：



"宗教组织"在"教堂"中从事宗教活动，这两者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概念整体。人们用 church 指"教堂"时，就突显了左图中的"建筑物"本身，用它来指"宗教组织"时，就突显了右图中黑色圆圈中的内容。这样，在同一个概念整体中不同的成分被聚焦，形成了突显对象的转移，就产生了换喻用法。

（3）划分词类。可运用突显原则来划分词类。首先，据此原则可将词汇分为两大类：事体（Thing，突显对象的三维空间）和关系（Relation，突显对象之间的关系或一维性时间）。名词指向事体，可被定义为侧显了"事体本身"；动词侧显了"动作、过程、特性、关系"。然后再按照突显原则向下切分，就可获得词类分布情况。



突显原则也可用于划分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前者突显的是其"有界性"（Boundedness），后者突显的是其"无界性"（Unboundedness）。事物的"有界"与"无界"取决于其占据的空间，如果所占据的空间有一定的边界，它就是一个个体，是"有界"事物，用可数名词表示。如 car，

有明确的边界，占有一定的空间，它是不可切分的，因为当它被拆卸之后，就不再是 car 了。

如果所占据的空间没有一定的边界，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个体，是“无界”事物，用不可数名词表示。如物质名词 meat，不管怎么切分，你仍旧得到一块 meat，只是大小发生了变化。如果你将几块 meat 放在一起，仍旧是 meat，而将三个 car 放在一起，就得到了 three c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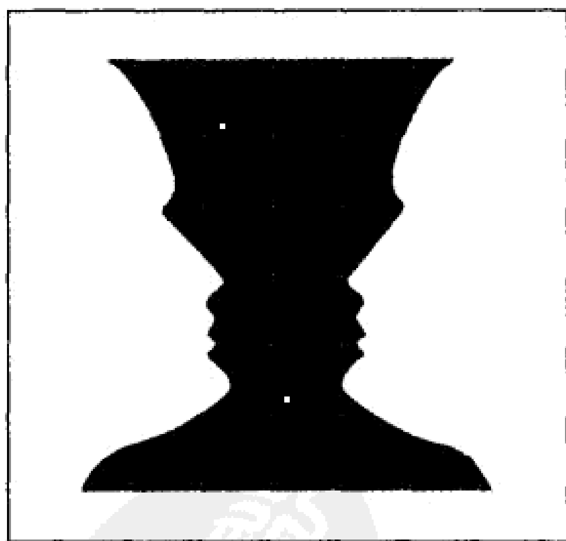
可见，事体的可数性取决于人们如何识解它们，而且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识解方法。因此，词类、可数性等问题不仅是由事物本身特征所决定的，而且与人们的主观因素密切相关，这才有了它们内部可相互转化的现象。



32

"图形—背景"与"侧显—基体"、"射体—界标"有何关系?

客观的"现实世界"与人类的"认知世界"之间总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丹麦心理学家 Rubin 于 1915 年所设计的"人面—花瓶图"(Face-Vase Illusion)就是用来说明这一现象的。同是一个客观的图形,可是它在人们的心智中可反映出不同的结果,或突显花瓶作"图形"(Figure),以两个面孔作"背景"(Ground);也可能反之,突显两个面孔,以花瓶作背景。



Talmy (1978)首先将这一认知心理学原则引入语言学研究之中,论述了"图形—背景"(下文简称 F-G)在语言中的若干体现情况。这一研究思路也与认知语言学的"现实—认知—语言"核心原则完全吻合:人们通过对外界环境或具体事件直接体验和感知认识,建立了"F-G"认知方式,并可以此来认识世界,建构语言,理解语义。

体验认知上的突显包括许多内容，如视觉上的突显（如跳高运动员），听觉上的突显（如听交响乐），以及其他感知突显（如触觉上、嗅觉上的突显等），以及个人心理上的突显（如个人喜好等）等，它们将决定语言表达上的突显，被突显的要素会对应映射为"句法图形"（Syntactic Figure），又叫"分句射体"（Clausal Trajector），在分句表达层面上就被语法化为"主语"。不很突显的要素则对应映射为"句法背景"（Syntactic Ground），又叫"分句界标"（Clausal Landmark），可对应映射为分句的"宾语"、"补语"或"其他成分"。

Langacker 基于"F－G"还建立了两种不同的突显关系：

（1） 侧显—基体（Profile-Base）

每一种识解都将一个侧显指向加于一个基体之上，这与认知主体的视角、主观因素等密切相关。认知主体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同一情景或事件，就可产生不同的认知过程和结果，出现不同的语言表达。这也证明：语言表达必然要反映出人的主观因素，语言不可能仅用客观主义理论做出圆满解释。

一个词语的"基体"就是它能在相关的认知域中所涉及的范围，这是意义形成和理解的基础。与其相对的是"侧显"，是指基体内被最大突显的某一部分，成为基体内的焦点。如要理解"斜边"，就要知道直角三角形；若要理解"弧"，就要知道"圆"。这两组概念中后者所涉及的认知域是理解前者的基础，就是"基体"；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被突显的焦点部分，就是"侧显"。

句法、语义、语用等都必须由侧显和基体的结合来描写。

（2） 射体—界标（Trajector-Landmark）

在每一个关系性述义中，各个被突显的参与者是不对称的，其中一个叫作"射体"（Trajector，简称 tr），它是最突显的参与者，标示了关系述义中被聚焦的一个实体，处于一对或一组关系中最突显的位置；另一个为"界标"（Landmark，简称 lm），标示了关系述义中其他被次突显的实体，为射体的定位提供参照点。

一般来说，分句的主语对应于射体，宾语则对应于界标（但从信息

的重要性角度来看,宾语常表示新知信息)。在所有格构式中,中心名词对应于射体,而所有者是提供参照点的界标。形容词与介词也可作同样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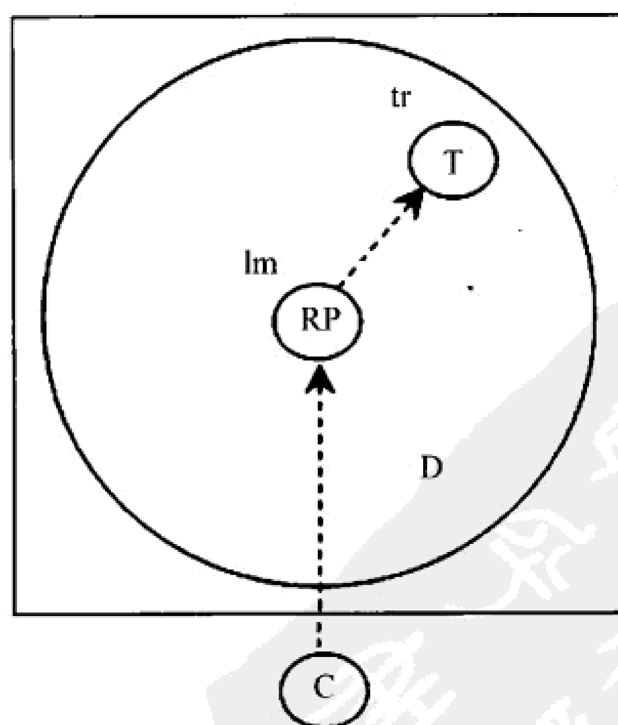
PDG

33

何为认知参照点?

物理学对“运动”是这样描写的:A 物体相对于 B 物体发生了位移。这个相对固定的 B 就叫做参照物。这一物理现象映射进入到心智中,形成了“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人们基于它就可找到并理解新的概念,建立起其间的联系,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经验之中。

Langacker 曾运用“夜空现象”来解释认知参照点原则:夜晚的天空布满星星,如何从满天星空中找到一个想要找的星?往往是先确定一个明亮的、易找的、突显的星,然后以其为出发点来找到目标。



这一方法也适用于人类许多其他经验，如某人（图中的 C，为 Conceptualizer 的简写）想在地图上找到一个地方（如图中的 T，为 Target 的简写），往往是先确定一个明显的、已知的、较大的地方为参照点（图中的 RP，为 Reference Point 的简写），以此为出发点来寻找 T 就容易多了。如要找到键钮 A，先要有键盘；如要找到一个段落，先要找到页码，等等，这已成为人们的一般常识。例如：

说到上海，就不能不说到外滩，夜色下，闪闪发光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交相辉映，旖旎迷人，而正中金光闪闪、高达 36 层、不断变换色彩的 AURORA 震旦国际大楼格外引人注目。专注于办公家具、办公自动化、商务楼等全方位办公领域的震旦集团总部就坐落于此。（《中国民航》2007 年第 5 期，题目"优质的办公生活解决方案"中开头一段）

此段开头就明述文章叙述的参照点"上海"，接着就从这个参照点说起，从"上海"来到"外滩"，再以"外滩"为新的参照点出发来到"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在其正中的是"震旦国际大楼"，将文章的论述点落在了"震旦集团"。其基本思路为：

上海→外滩→东方明珠、金贸大厦→震旦国际大楼→震旦集团

依靠地标作为参照点，层层聚焦，从大到小，最后落脚于文章中心，这是我们描写场景地点的一个常见思路。汉语描写地址就是按照这一"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的。

在我们的认知世界中也有无数的心智实体或概念，要在认知世界中确定一个目标概念 T，首先应划出一个大致的范围 D，在其中确定一个认知参照点 RP，然后基于这个点通过心智联系就可确定这个目标概念 T。在语言表达时，往往也要先确定一个叙述范围，然后再描述其中的有关情况，因此"认知参照点原则"（Principle of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可用来解释很多语言现象，例如：

（1）所有格构式。英语和汉语的所有格构式可表示为"NP1's +

NP2”,所有者 NP1 就可作为被所有者 NP2 的参照点,即通过 NP1 来认识和表达 NP2, 如“John's father”就是以 John 为参照点来述及他的 father。在“我的书包”中,认知参照点原则被运用了两次:(1)以“我”为认知参照点确定“书包”;(2)以“书”为参照点来确定“包”。

(2) 转喻。转喻是指在一个 ICM 中通过一个部分 B1 去认识整体 A 或另一部分 B2,或用整体 A 代替部分 B1 或 B2,其认知机制是:以一个事体或概念为参照点 RP 来确定另外一个事体或概念 T,如在 all hands on deck 中用“手”来代替“人”就是以前者为参照点来指认后者的;又如在 to fill up the car 中就是用整体“汽车”来指认“油箱”的。

34

如何运用“自我参照点”来解释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

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早就发现，人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city)或“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ism)的倾向，即人们常从“自我”角度来审视世界、考虑问题、建构词语、表达思想，这在语言中有很多具体的表达形式。

(1) 自我度量

人们常以“自我”为中心视角来确定诸如“上下”、“左右”、“前后”、“远近”、“中心—边缘”等概念。人们还常以自己建立起来的概念系统和ICM来确定“大小”、“高低”、“新旧”、“老幼”、“快慢”、“好坏”、“利弊”等。

(2) 人称指称

每个语言都有一个“指称系统”，人们常将自己视为中心参照点来论述事体，常将交际者角色分为三方，并将其语法化为“我、你、他”三分法的人称代词系统。“我”是以讲话人为参照点确立的，与“我”直接对话的是“你”，“我”与“你”构成了会话中的双方。若交谈还要涉及第三方，就有了“他”。简单对话有“我”、“你”双方即可，所涉及的第三方可能在场或不在场。如在场，也不一定直接参与交谈。为了表明当下第三方没有直接参与交谈，英语对这一概念进行语法化，在一般现在时中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时，谓语动词要加后缀“-s”。若将“我、你、他”三方与“单复数”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你们”和“他们”(we, you, they)。

(3) 社会指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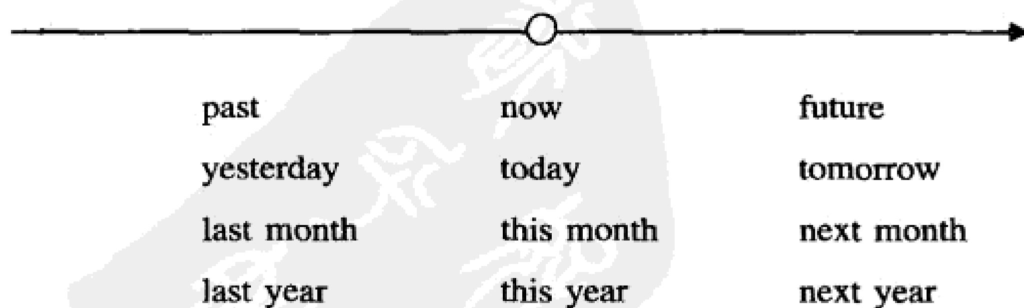
很多语言中这三个代词还语法化了有关社会地位的信息，这就是 Levinson (1983)所说的“社会指称”。如汉语区分出一般称呼的“你”和尊称的“您”，法语区分出 tu 和 vous，西班牙语区分出 tu 和 usted，德语区分出 du 和 Sie，等等。代词之所以有这种语法化现象，一方面表明人们以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度量他人，然后决定用通称还是尊称；另一方面也表明人已经从“自然人阶段”进入了“社会人阶段”，人们在现实交际中必须考虑到社会地位的高下问题，否则交际就难以得体。日语有十分丰富和复杂的简言和敬言表达系统，要使语言表达得体，必须很好地掌握这一系统。

(4) 远近指称

汉语和英语都以自我为中心来设定“距离远近”参照点来建立指示代词系统：“这、那、this、that”等，再结合单复数就有了“这些、那些、these、those”等。日语的指示代词比汉语和英语更为细致，区分出近指、中指和远指。空间指称也是以讲话人为中心参照点划分出“这里、那里、here、there”等。

(5) 时间指称

讲话人常以自己为参照点来概念化时间段，可将时间大致分为三段：现在、过去和将来。若以此为基准来指称“日子”就有了“今天、昨天、明天”；若以此为基准来指称“月份”就有了“这个月、上个月、下个月”；以此为基准来计量“年”，就有了“今年、去年、明年”。英语也有类似的划分：



英语时态系统基本上也是基于讲话人的“过去、现在、将来”概念建立起来的。讲话人当下所说的言语可为“现在时”，在当下时间之前已发生的事件就用“过去时”，还未发生的事件就用“将来时”。英语中的时态，是实际发生在不同时间段的动作在语言表达中的一种体现形式。

(6) 运动指称

以讲话人为中心参照点来看运动方向，首先要考虑“来、去”，英语区分出 come 和 go，这或许也是儿童最早习得的两个表示运动的动词。前者表示朝讲话人走来；后者表示离讲话人而去。另外还有 bring 和 take 等也属于这一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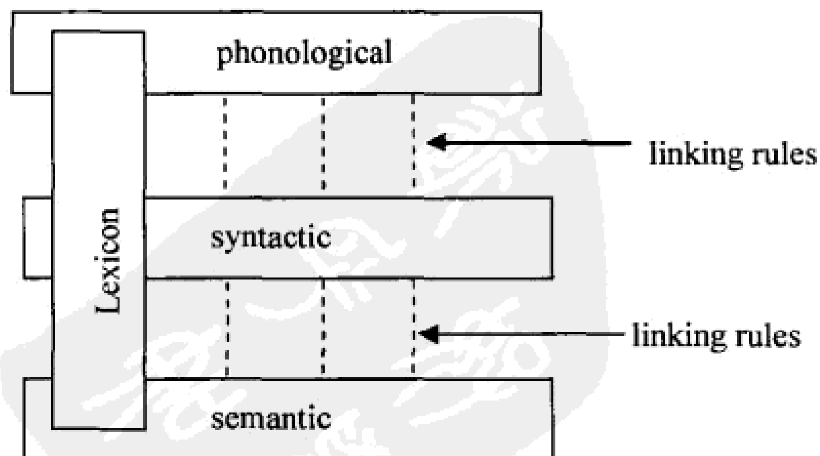
35

什么是构式语法?

构式语法是一批国外学者于20世纪80—90年代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反思TG理论不足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现已成为一门显学,代表着当今国内外语言学研究的前沿课题。

认知语言学家旨在发现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机制,据此句法理论就聚焦于语法知识在心智中的表征形式——构式。近年来他们对句法的研究逐步归结到"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上。他们除了批判乔氏五大假设外(参见第6节),还重点批判了"词汇投射原则"和"句法转换法",认为语言结构本身有其独特意义,倡导详析动词所出现的典型句法环境,主张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用"象征单位"(形义配对体)和"构式"(大于等于两个象征单位)来建立形式(或结构)与意义(或功能)之间的最佳和最简心智表征方案,以期能对语言做出统一、简约而又全面的解释。

根据乔氏模块论,语言被分解为三大模块:音位、句法、语义,它们



由词汇贯通起来，各模块中含有对应的规则和限制，其间用各种联结规则联结起来。

从这一模型可见，语言中要么是词汇，要么是句法，不存在词汇与分句之间的其他单位。显而易见，该模式无法解释诸如“词组、习语”等若干成分。而且根据乔氏（1965）的标准理论，语义是附着在语法上的，可通过句法结构推导出来。根据他的这一立场，kick the bucket 是明显的“动宾结构”，如何能根据这一句法结构推导出“死亡”这个意义呢？况且语言中还有许多不符合句法规则的表达，如：by and large；No can do；Believe you me；happy go lucky；make believe，等等，又该如何解释这类现象，TG 理论对其束手无策，只好将它们排除在核心语法（Core Grammar）之外，把焦点落在 UG 上。

语言中还存在大量的习语、成语和词组，且它们还常可用以表示一个人语言水平的高低，若不将它们纳入研究范围，又何以能达到乔氏所提出的三个充分性：观察充分性、描写充分性、解释充分性？因此很多语言学家于二十多年前就认识到 TG 理论的重大缺陷。Fillmore 等通过习语研究发现了构式的解释力，尝试建立构式语法，且引起了很多学者对语言中特殊表达式的兴趣，如：Goldberg（1995）等研究了“*Way* 构式”；Jackendoff（1997）论述了 *Twisting the night away* 一类的特殊构式；Kay 和 Fillmore（1999）专题论述了 *What's X doing Y* 构式；Taylor（2002）论述了 *The bang goes* 构式；沈家煊（2006）分析了汉语中“王冕死了父亲”的特殊构式；陆俭明（2002；2004）分析了“吃他三个苹果”；王寅（2007）较为详细地调查了英语“eat + NP”和汉语“吃 + 名”构式在句法、语义、语用上的同异之处，重点分析了该汉语构式的种种奇特用法。他（2007d，2009）还分别调查和分析了英语中 AS X AS Y 习语构式和汉语中新近大量出现的“副名构式”，揭示了其后的认知机制；严辰松（2008）分析了汉语中“年方八十”构式；江蓝生（2008）分析了“差点儿 VP≈差点儿没 VP”、“难免 VP≈难免不 VP”、“VP 之前≈没 VP 之前”等正反同义构式。

认知语言学家通过这些研究发现，核心与非核心、普遍与特殊、规

则与非规则现象，对于语言研究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可偏废任何一方，不能用一方来代替另一方，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提出了与乔氏完全相反的研究进路，主张可先从特殊而又复杂的表达式（如习语、非常规表达等）入手，从中获得研究经验或解释框架，再以其为起点逼近一般，就能更容易地解释概括的、规则的、一般的核心现象。这就是 Goldberg（1995：6）所说的可用非中心用例的规则来解释中心用例，这与 TG 学派的研究进路完全不同，将人们的研究视点重新拉回到结构上来，把形式与意义、结构与功能紧密结合起来，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形义配对体（对索绪尔符号观的肯定），可从完形心理学和整体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语言，实现了一次既超越又不超越的回归。

36

什么是“动构互动”与“构式压制”?

同是研究构式语法,但很多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路,这就出现了该理论中不尽相同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如 Langacker 从语义角度论述语法构式,Goldberg (1995)提出了“题元结构分析法”,以及 Fillmore (1985b, 1987, 1988)及其同事将构式语法与“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形义结合,从整体角度来描写和理解语义)相结合,并将其运用到 FrameNet (Johnson, 2001)研究之中,等。根据 Croft 和 Cruse (2004: 266)的观点,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中研究句法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构式语法:

(1) Fillmore 等人的构式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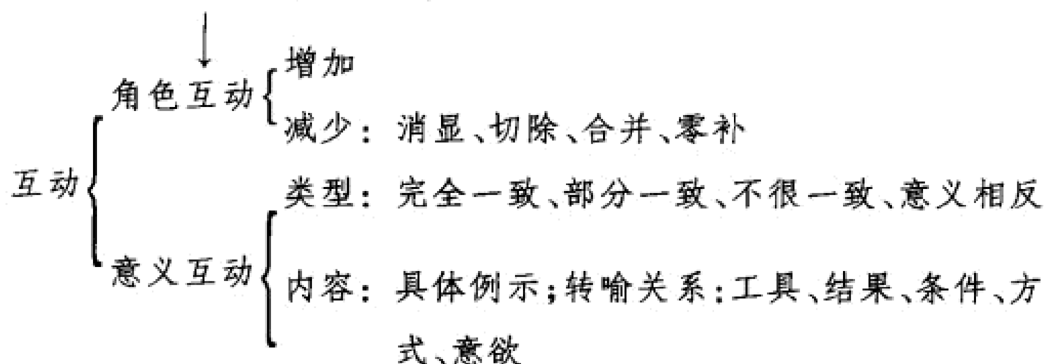
(2)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

(3)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

(4) Croft 的激进构式语法。

本节主要论述 Goldberg 关于“动词与构式互动观”(简称“动构互动”)、“题元结构构式”(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简称 ASC)和“构式压制”(Construction Coercion)的观点。

既然词汇与构式都有意义,那么两者之间有何关系? Goldberg (1995)以“动词与构式的互动关系”为题论述了其间的关系。我们拟从“角色”和“意义”这两个角度小结如下:



“角色互动”包括两项原则（语义连贯原则、对应原则）和构式压制。动词和构式的角色在互动之后出现两种情况：正常和异常。前一种情况下两者的角色完全对应和一致，可相互融合，此时自然能形成一个完全可接受的句子，而且语义也得到了加强；后一种情况指两者的角色不对应或不一致，若要形成一个可被接受的语句，构式会出现种种“压制”现象，迫使动词增添或消减角色。角色减少又分四种情况：消显、切除、合并、零补。

Goldberg 认为，构式本身是有意义的，主要体现在“题元结构构式”上，如图式性构式“NP1 + V + NP2 + (PREP) + NP3”可表示“给予”或“使动”意义。若原没有这两种意义的动词用于该构式时就出现“不对应”或“不一致”现象，此时往往是构式处于主导地位，迫使动词改变其论元结构和意义，如：

[1] He baked John a cake.

[2] She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

例[1]中的 bake 原来没有“给人”的意义，但当它用于此图式性构式时，其 ASC 就会迫使 bake 带上“给人”之义。例[2]中的 sneeze 原本用作不及物动词，但当它用于此图式性构式时，其 ASC 就会迫使 sneeze 带上了“使动”的含义。上述两例作如此解读都是“构式压制”的结果。

“角色变化”自然会引起“意义变化”，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意义互动”则是从另一角度来分析互动情况，依据这两个标准有以下两种分类：

（1）从类型角度可分四种：完全一致；部分一致；不很一致；意义相反。

（2）从内容角度可分两类：具体例示和转喻关系，前者为“完全一致”类型，与上文述及的“角色完全一致”相吻合，这是一种原型性用法，具有普遍性；后者主要属于“部分一致”或“不很一致”，动词常表示构式整体意义的一个部分或种类，主要有五小类：工具、结果、条件、方式和意欲。

PDG

37

构式有哪些特征?

认知语法认为:一个词素就是一个象征单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组配后经整合加工就能形成一个"构式"(Construction),它是在若干具体用法的基础上抽象概括而成,具有图式性,且数量相对有限。基于抽象构式代入特定词语就能产生出若干具体的"语式"(Construct)。显而易见,构式具有概括性、象征性、能产性。除此之外,构式还具有其他很多重要特征。

(1) 体验性和抽象性。Goldberg 认为构式的中心意义就是把人类所经历的基本事件类型作为原型而建构起来的,因此,语言的基本句型或基本构式所描写的事件场景当为人类经验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图式性构式必然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

(2) 基础性与进化性。构式是语言分析的基本单位,语言仅只由构式组成,是构式的大仓库,构式的基础性则不言而喻。从宏观角度来说,语言是随着人类在互动性社会活动中不断发展而进化至当今现状的,语言在运用和传播过程中就必然会不断变化、分化、进化。从微观角度来说,构式是语言中唯一的基本元素单位,必然会随着语言的进化而不断进化(Evolution)和复制(Replication)。所有这些,都是人类为使语言不断适应自身生活经验和社会交际需要的结果。

(3) 概括性与独特性。人们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提炼和概括等认知加工,逐步形成了图式性构式,因此构式必定具有概括性,而语式为抽象图式的具体词语表达式。语法就是对语言的概括性反映和描写,所以构式语法所认定的图式性构式最能体现语言的"概括

性”本质。很多学者强调了构式的独特性，认为各语言都有自己的构式系统，一种语言有的构式不一定总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全等的构式，这就是说，构式会因语言而异（Constructions are language-specific.）。

（4）套叠性与整合性。要能表达较为复杂和完整的思想，就要将词语单位加以并置组配，套叠合用，这也正是语言的奇妙之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用有限的词语表达无限的思想，这恐怕是无人会反对的一个语言事实。但在学界解释并置合用的方式和结果时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a)整合原则；(b)组合原则。这也是认知语言学与 TG 等学派的根本分歧之一。

（5）独立性与互动性。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本身有独立于动词的意义，且构式与动词之间具有互动性，前者常具有主导性。说其具有“相对独立性”，是因为词层面以上的构式常相当于一种惯用句型，有其自身的特定格式和意义，在一定时期内个人一般不能随意更改它。说其具有“双向互动性”，是因为典型动词的原型意义可能会影响构式的原型意义，有时词汇意义也可能会压向构式。

（6）静态性与动态性。构式系统（即语言系统）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但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构式语法学家所倡导和坚持的“基于用法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也证明了构式的这一特征。

（7）原型性和多义性。构式义须用原型范畴、认知模型、意象图式、概念整合、隐喻机制等认知方式才能作出更好的解释。一个构式家族的中心成员是其原型，可从语义方面作出预测；而非中心成员，如同多义词一样，是基于中心成员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扩展而来的，具有理据性，这也足以证明句法不是自治的。

（8）分类性与分层性。语言中构式可分为很多类型，这些类型可依据相似性组成一个构式家族范畴，其中包含很多层次，即从抽象性的构式图式表征到具体语式表达之间可分析出很多层次，这就是构式语法学家所说的构式的“分类分层性”（Taxonomic Hierarchy）。这既可视为构式的特征，也可当作构式之间的关系。

（9）传承性与限制性。动词与构式之间具有互动性，构式与构式

之间具有传承性，可以此来论述构式的结构性网络。所谓“传承”，是指不同层次的构式（主要指下一级构式从其上一级构式）间的信息传递和特征转移，获得相关信息或用法限制。“特许”（License）主要指上一级构式可准许或限制下一级具体表达能否进入，特别指允许词汇插入其中的情况，若是两者不相容，就会出现“构式压制”。

（10）理据性与象似性。从“现实—认知—语言”这一人本性核心原则可见，认知语言学旨在挖掘语言表达背后的人的认知机制，强调语言表达或语法构式是在人的“体验”和“认知”作用下形成的。若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或构式就是依据人的认知方式和交际目的，依据人眼中的世界形态而形成的，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必然要得出语言符号和语法构式具有“象似性”的结论，且这一结论也完全符合后现代哲学的人本主义精神。



38

何为激进构式语法?

Croft(2001)的"激进构式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 RCG)接受了 Lakoff 和 Goldberg 以及 Langacker 的原型范畴理论和基于用法的模型,对构式持"非分解观"(Non-reductionist View),反对构式成分自治论,并从类型学角度倡导运用语义映射和句法空间理论来分析构式。他所说的"激进"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 用"构式的原素性"取代"句法范畴的原素性"。传统语法(包括 TG)一直将句法成分视为语法分析的基本单位,它们可独立于构式整体,诸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以及主语、谓语、宾语、表语、定语、状语等句法成分都可作为基本单位加以条分缕析。RCG 则主张将"构式"视为语言分析的原始性句法成分,有些难以分解的复杂构式(包括习语)可被视作一个语法表征的基本单位,而且"句法范畴"一旦离开了特定的构式,就不再具有独立的现实性,这一观点可称为"构式原素观"。这样,语法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当是相对完整的构式,而不是词汇或句法单位,构式就不再是"副现象"(Epiphenomena)。

(2) 用"构式关系"和"部整关系"取代"句法关系"。TG 语法不仅将句法视为语法研究的核心内容,且还将词性、主语、宾语等之间的句法关系视为基本分析单位,有些构式语法学家也沿用了这一思路。Croft 则采取了一种"激进"的策略,力主取消传统语法研究中的"普遍句法范畴",句法所编码的不是什么句法关系,而是象征关系。沿着这一思路,Croft 自然就要得出下一惊人的观点:取消"句法范畴"以及基于其上的"句法关系",取而代之为"构式关系",因为句法范畴是由构

式决定的，句法关系当然也是由构式关系所决定的。因此，构式关系相对于句法关系来说，前者具有原始性、基础性，或第一性，后者是相对于前者派生出来的，它们必须根据所使用的构式环境和语义功能来确定，因此具有派生性、非基础性，或第二性，后者只能依据"基于用法的模型"来描写和定义，别无它法。

（3）用"整体观"取代"分解观"。"构式的原素性"与"整体观"（Holism）一脉相承，语言中很多复杂构式（如习语和特殊表达）要么在形式上，要么在语义上，要么两者兼而有之，都无法从其组成部分获得整体性理解。这些难以分解的复杂构式本身就是一个语法表征的基本单位，这是 Croft 相对于"句法范畴的原素性"、"词汇规则模型"和"分解论"进行换位思考得出的结果，他自然要得到"构式具有基础性"的结论。

（4）用"多样性"和"独特性"取代"普遍性"。RCG 基于上文提出的"构式中心论"进一步提出了以下观点，构式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在不同语言中表达相同功能的构式，它们在结构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构式是专属于某一语言的，会因语言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一言以蔽之，构式具有特殊性。不同的语言会有不同的构式，在不同语言中不大可能找到完全对等的构式。

（5）用"具体动词类构式"取代"独立的抽象构式"。Croft 与 Goldberg 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后者强调构式具有独立的抽象义，存在一些先设于抽象构式的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而前者则否认这一点，认为不存在什么抽象的构式义，也不存在先于构式的任何原素单位，包括"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这与第一点所述完全吻合，应将重点置于由具体动词建构出的构式类型。

（6）用"句法空间"取代"句法形式特征"。传统句法理论（特别是乔氏的 TG 句法理论）主张用一套"形式化句法特征"来描写普遍存在的句法范畴。Croft 认为这只能对一部分现象有效，例外太多。例如：即使不被怀疑的英语中"名词短语"（Noun Phrase，简称 NP），本身也难以建立一个普遍的句法范畴，更不用说在跨语言对比中更难建立一个

统一的 NP 句法范畴了。可见，这种句法理论根本解释不了全部的句法现象，在论述跨语言对比时的句法范畴时，更是一笔糊涂账，一言难尽，汉语中有关词类范畴的争论至今尚无眉目。因此，用形式化句法特征来描写语言共性必然要面临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

Croft 所倡导的 RCG 认为，各种构式（从词汇层到词法层，再到句法层）在"句法空间"（Syntactic Space）中形成一个连续体，很难在其间做出准确的切分，且一种构式系统只能隶属于一种语言。另外，Croft（2001）还有一个贡献，就是将"类型学"（Typology）成功地引入到了句法理论研究之中，这从他的书名的副标题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可见。



39

什么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

我们知道，人类的言语交际很少只使用单个词句，尽管在口头语言中有这种现象，但更多的是在高于词句层面上进行的，大多数情况下的言语交际主要是基于语篇的。因此，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将他们的研究重心从词句层面转移到比其更大的单位——语篇。

功能语言学注重从功能、语境和语用等角度论述语言，主张将语篇置于社会文化情景中进行系统分析，放到更广泛的社会活动中进行考察，更关心诸多宏观和微观的语境因素如何促成和制约语篇的进展，研究语篇所担负的社会、交际、文化、政治等功能，并通过语篇分析来深入剖析社会活动、交际策略、文化现象、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问题。

Halliday 和 Hasan 等所建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吸收了 Saussure 的"语言系统观"，认为可以从语言表达层面内部来分析语篇连贯。他们从功能角度将语篇分析与社会情景（如语域分析）结合起来研究的同时，又主张通过分析语言文本内部的衔接手段、篇章结构、信息排列与分布、主位推进模式等来论述语篇连贯，这就是 Halliday 和 Hasan（1976，1985）所说的"衔接是建造连贯大厦的基础"。他将主要兴趣放在分析语篇内部的衔接关系上，强调要紧密注视进入衔接纽带的实际词语。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从分析"衔接手段"（Cohesive Devices）入手来论述语篇连贯的思路，因此他们所倡导的语篇分析理论的基础为：句群构成语篇的关键要素是语句内成分间以及语句间的各种衔接手段，由某些语言单位构筑起来的衔接关系使得一组语句具有语篇连贯性。

PDG

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特别对于主要具有形合法特征的英语(尤其是书面语)来说具有较大的解释力，且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确实对语篇分析作出了重大贡献，开创了语篇分析的新视野。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不少学者对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 缺少衔接词语的语篇不一定不连贯

一个语篇(特别是口语语篇)即使缺乏必要的衔接手段(如分句之间没有连接词语)，但只要在语义内容上能够后语达前言，它仍旧可被视为是一个连贯的语篇。Widdowson (1978：29)曾举了下例来批评 Halliday 的衔接理论，否定了衔接手段是语篇连贯的必要条件：

[1] A：That's the telephone.
B：I'm in the bath.
A：OK.

在这个对话中既没有什么连接词语，也看不出什么其他衔接手段，但人们依旧认为这是一个连贯的语篇。

(2) 充满衔接手段的语篇不一定连贯

下两例正好相反，尽管语篇中充满了各种衔接手段，如指代、词语重复、连接词语、上下义词等手段，但很难将其视为一个连贯语篇：

[2] I bought a Ford. A car in which President Wilson rode down the Champs Elysées was black. Black English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The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presidents ended last week. A week has seven days. Every day I feed my cat. Cats have four legs. The cat is on the mat. Mat has three letters (Enkvist, 1978：110).

钱敏汝(2001:270)也仿照此举了一个例子：

[3] 我母亲是北京人。北京位于河北境内。河北省人口不像江苏、浙江两省那样密集。这两个沿海省份气候比较潮湿。

(3) 代词有时在上下文中找不到确切的指称对象

按照常规，语句中若要用代词，其上文或下文当有一个被替代的名词(又叫先行词)，但在实际语篇中没有出现这个先行词也能用代词，例如：

[4] I saw headlights coming straight at me, but I was able to get out of <u>its</u> way.

句中 its 就找不到具体的指代对象。

PDG

40

认知语言学是如何论述语篇连贯的?

仅从语言内部所使用的“衔接词语”来分析语篇连贯有较大的局限性,这对以“形合法”为主的英语尚且如此,对“意合法”为主的汉语来说更是困难重重。针对此问题,认知语言学主张从心智角度来解释语篇连贯,提出了“心智连贯决定语篇连贯”的思想。试想,一个思想糊涂和混乱的人,不可能讲出连贯的话语。有了心智连贯才有可能连贯地表达思想。至于用不用连接词语、用什么连接词语、何时用、在什么地方用等都取决于此。因此语篇连贯不是语言现象,而是心智问题。

Beaugrande 和 Dressler (1981)早就提出须从“认知加工、激活相关知识”的角度来论述语篇的生成和理解过程。McCarthy (1991)也曾强调过在解读过程中须建立语篇在认知上的链接。我们现尝试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来解释语篇连贯。

(1) 语篇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我们知道,创作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一基本创作观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完全吻合。所谓“来源于生活”,是指对“现实”的互动体验;所谓“高于生活”,是指对原始经验材料进行提炼的“认知加工”。生活经验对于创作具有基础性作用,创作文学作品需要首先深入生活;认识加工则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汇集整理,使其符合语篇创作的基本模式。

(2) ICM 与语篇结构

各种类型的语篇都有其相对稳定的谋篇布局的方式,如记叙文、证论文、应用文等都有各自特定的格式,它们就是各类语篇的“理想化认

知模式”(ICM),学习各类文体写作的过程必定涉及到掌握它们的ICM。如人们习惯认为,记叙文的ICM应当包含“时间、场所、人物、事件”等要素,证论文应当包含“论点和论据”。

(3) FG(突显、CRP)与组篇方式

“图形—背景”(F-G)认识方式也适用于分析语篇层面。F相对于G是突出的,也常为一个语篇的出发点。一个语篇可在四个层面上体现出这一认知方式:

1) 标题。一篇文章要有重点、亮点,以其作为整个语篇的F,各语句或段落就应围绕它来展开,如此形成的语篇自然就是连贯的。这个突显的F须体现在标题上,标题要“画龙点睛”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标题十分重要,须字斟句酌,不大不小,正好能卡在文章正身上。

2) 语段。语段应有“主题句”(Topic Sentence)和“支撑句”(Supporting Sentences)之分,它们也是F-G的产物。这两类句型的相对位置有三种:(A)主题句出现在整个段落之首,这就是演绎性组篇方式,可用“倒三角”(▼)来表示这类语段的结构特征;(B)主题句出现在段尾,这就是归纳性组篇方式,可用“正三角”(▲)来表示;(C)主题句在段中,可视为先归纳后演绎的组篇方式,可用“菱形”(◆)来表示。证论文语段倒三角居多,即主题句常出现在段首。

3) 句子。一个句子也有F-G之分,突显的信息常出现在主句中,而非突显的信息多出现在从句中。

4) 分句。在一个分句中,突显的信息常作为F,多被安排为分句的主语,其他内容则常安排在句子的谓语或宾语中。

(4) 时序与句序

一个语句内部所涉及的多个事件是否按时序组织,即是否遵循“顺序象似性”组句,就形成了“正常语序”与“特异语序”之分。人们基于对客观世界中时间顺序的认识,提炼出“顺序象似性”认知方式,且以其为机制来指导语言表达。这一认知方式也体现在语篇层面,如多个句子的排列顺序、多个语段的排列顺序,都可以时间为基准来确定,这就出现了正叙、倒叙、插叙等写作手法。

(5) 概念隐喻与语篇连贯

写文章时若能守住一个概念隐喻，此文章就会具有连贯性，如：茅盾的《白杨礼赞》就是基于一个概念隐喻——“北方农民是白杨树”——组织起来的；高尔基的《海燕》是基于概念隐喻“革命者是海燕”写就的。



41

如何运用 ECM 确定语篇中代词的所指?

传统语法一直强调:代词在语篇上下文中当有具体的指代对象,即须有一个"先行词"(Antecedent),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很多实际语篇中,代词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很清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时也须依靠 ECM 才能确定代词的确切所指。这也说明,仅在语篇表达层面上分析连接词语和语篇连贯性是有较大局限性的,尚需靠词语所能激活的相关概念(即语篇信息所建构起来的 ECM)来识别它们。如 Lehnert(1980)所举的例子:

[1] Mary ordered a hamburger from the waitress. She brought it to her quickly.

[2] John tried to make toast in the broiler but he burnt it.

[3] When Bill saw John kissing Mary he punched him.

上述三个句子中都用到了代词,它们可维系分句间的衔接关系,但是如果不从相关的 ECM 角度判断,句中代词的指代对象则很难确认。如例[1]后面的人称代词 She 和 her,人们一般不会搞错,正常情况下 She 应当指代 the waitress,her 应当指代 Mary,但这不是从语言内上下文中获得的指代关系来确定的,而是凭借人们心智中所建立的 ECM 来确认的。

例[2]中的 it 显然是指 toast,倘若将 burnt 换成 broke,说成:

[4] John tried to make toast in the broiler but he broke it.

整个句子的句法结构丝毫未动,此时 it 为何就指 broiler 呢? 这只能依

靠我们心智中的 ECM 才能做出合理解释，这也可见句法自治的局限性。

例[3]的正常理解为：he 指 Bill，him 指 John，因为人们根据 ECM 最可能作出的推理是：Mary 与 Bill 之间存有某种特殊关系。在此事件域中，当 Bill 看到 Mary 被 John 亲吻后，不免会气愤或吃醋，揍了 John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换成：

[5] When Bill saw John leaving Mary he yelled at him.

分句间依旧可通过代词保持某种衔接关系，但此句很令人费解，原因就在于人们难以运用句中信息来建立一个合乎常情的 ECM。又例：

[6] I saw headlights coming straight at me, but I was able to get out of its way.

句中的 its 在上下文中就找不到确定的所指对象，这只能从认知角度加以解释，由 headlights（车前灯）激活了一个关于汽车的认知世界，后面的代词 its 就可在这个 ECM 中找到确切的指代——车。这也是一个以部分代替整体的换喻。

Emmott (1999: 9)还收集到一个实例：

[7] She didn't want to talk about the operation but she couldn't think about anything else. Maybe it would turn out to be benign; on the other hand, maybe they would open her up and find that she was permeated, riddled, rotting away from the inside.

名词 operation 可以激活一个 ECM，其中会包括：住院检查，外科医生执行手术，切除或修补某些器官等小事件。在这个具体事件域中，外科医生将切除“肿瘤”，其中还应包括对这个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作出判断。因此在这个 ECM 中，当读到第 2 句中的下划线代词 it 后，根据形式衔接分析法可能会指上文提到的 operation，但后面的 benign 表明这一思路是错误的，只有将 it 理解为“肿瘤”，才能形成概念上的

照应关系。可是上文中并没有提及“肿瘤”，这或许是作者的一种“标记性用法”，表明人们不愿提及这类不愉快的字眼。若从 ECM 角度就能得到较为满意的解释。例[7]中下划线代词 they 也有同样问题，在上文中也找不到适当的所指，但在“手术”这个 ECM 中才能找到适当的所指：外科医生。这里的 it 和 they 都有“无直接着落的用法”(Sloppy Use)。

汉语行文也有此类情况，代词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找不到确切指代对象，例如：

> [8] 第二床似乎睡得很好，现在听不见他那急促的鼾声(钱敏汝，2001:20)。

句中下划线代词“他”只有通过句首的“第二床”这个 ECM 才可知道，“他”是睡在“第二床”上的人。

因此，认知语言学认为代词的所指对象不能仅依据语篇内部上下文中所出现的词语来制定一个统一的、严格的标准。寻找对应成分，也不能笼统解释为到语篇中找指代对象(这里也还有个“谁代谁”的问题)来建立信息联系，而应运用 ECM，且凭借它所激活出的相关信息才能更有效地识别“代词”和“无确定所指词语”的语篇功能，有效地分析“代词省略”、“语义搭配”等现象，对语篇意义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因此，从认知角度研究语篇理论才更有解释力。



42

什么是连贯的程度性?

一个语篇若能将作者的发展思路用连接词语明明白白地呈现出来,这当然最好。但作者在行文中出于种种原因,不一定将词间和句间的连接关系和盘托出,常作省略处理。略而不说的前提当然是不影响整个语篇能在心智中形成一个统一的、可被接受的 ECM 或认知世界。我们认为,能形成连贯语篇的认知基础主要是:

(1) 概念成分上的照应性;

(2) 命题发展上的索引性;

(3) 语用推理上的顺应性。

这三者是互相关联的,但也有区分,它们是从不同角度作出的论述:

(1)主要是基于某一(些)概念成分之间的照应联系;(2)主要是就一个命题而言的,个别概念的照应不一定就能形成命题上的索引性。上述两点是关于逻辑学的;(3)则是从语用推理角度讲的,逻辑学中的推理与语用学中的推理不同,不合逻辑的语句也可从语用角度作出恰当推理,以此建立联系,获得连贯。

语篇产出者可通过衔接手段来明确语义流动的基本走向,衔接手段从根本上来说是为理解起到认知向导的作用,有助于实现上述三个条件,可较好地建立语篇连贯性,但缺少衔接手段的语篇也会有连贯性。认知语篇学认为:人们主要是依据语句所提供的信息和自身所具有的内在性 ECM,并结合语境补充相关信息,通过激活机制在上下文的概念成分之间发现照应关系,并着力寻求命题的发展线索,努力获得

语用推理上的顺应性，语篇就可在心智上建立一个统一的认知世界，话语之间就具有接续性和连贯性，人们也就能理解整个语篇。

按照原型范畴理论，连贯性也有程度之别。语篇中如能运用较多的连接词语，提供较为直接而又明显的认知导向，且能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就可形成一个最为统一的、可被接受的认知世界，同时语篇的连贯性程度就较高，如例[1]。也就是说，语句所提及的概念之间联系越紧密，命题发展线条越清楚，认知加工所需时间和努力越少，连贯性程度就越高，此为"连贯性"范畴的典型。若上述条件次之，则连贯性较弱，如例[2]、[3]。Widdowson（1978：27）所举的同一句话可有三种不同的回答，它们之间的连贯性程度依次递减：

[1] A：What are the police doing?

B：They are arresting the demonstrators.

[2] A：What are the police doing?

B：The fascists are arresting the demonstrators.

[3] A：What are the police doing?

B：I have just arrived.

例[1]中B的回答直接用了人称代词they，明显可与上文的the police取得衔接性照应，两个语句之间的连贯性程度较高。例[2]中B的回答用了一个定指性名词短语，通过当下的情景和ECM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推理，人们便可在the fascists与the police之间建立概念上的照应关系（因为警察常常会动武，会使人们想起法西斯），这两句话之间的连贯性程度低于例[1]。例[3]中B的回答从字面上找不到与A的问话有什么直接联系，在两者之间建立连贯则需要填补较多信息，所需运作的认知程序也更为复杂，因此，两个话语之间的连贯性程度就更低了。

上述条件再次之，语篇中概念间取得联系所需缺省项较多，命题发展线条更模糊，语句扯上的联系很不紧密，此时受话者需调用大量的认知程序来填入相关信息，发现其间的关联性，该语篇就趋向于成为"连贯性"范畴的边缘成分，如James Joyce的作品多用跳跃式行文方式，造

成了理解上的困难，他的作品也可视为连贯性较低的作品。又如马致远的名篇：

> [4] 桔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其间所缺连接成分较多，人们需要调用较多的心智能力和认知加工才能理解其深远含义，这或许就是我国这类诗词的魅力所在，意境深远的效果往往就是依靠“意念非连贯性”取得的，在给读者形成统一的 ECM 过程中留下了较多的想像空间。

另外，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一个词语所能激活的概念具有层次性，处于外围的、边缘的概念被激活的可能性小于处于中心的概念，这同样也说明了连贯的程度性问题。



43

什么是话题的统领性与认知参照点?

语篇组织方式很多,结构样式也很复杂,实现连贯的手段可谓千差万别。但是,若能选定一个统领性话题作为认知参照点(RP),也是形成连贯语篇的一种重要策略。

语言基本句型常被总结为"SVO"(主谓宾),主语前的句首成分常被传统语法视为次要成分,但很多学者认为其所起到的语篇功能不可小视,因此语言中的核心句型可归结为:

起语 + 主语	+	谓语 + 宾语	
Initial + Subject	+	Verb + Object	(IS + VO)
Topic　主语		Comment	
话题部分(Thesis)		述题部分(Express)	

[1] Lawyers,	I	really admire them.
[2] Why,	you	are still here?
[3] 祖国,	这	是一个多么庄严的名字。
[4] 大楼	( )	盖好了。
[5]	有鸟	在树上。
[6]		来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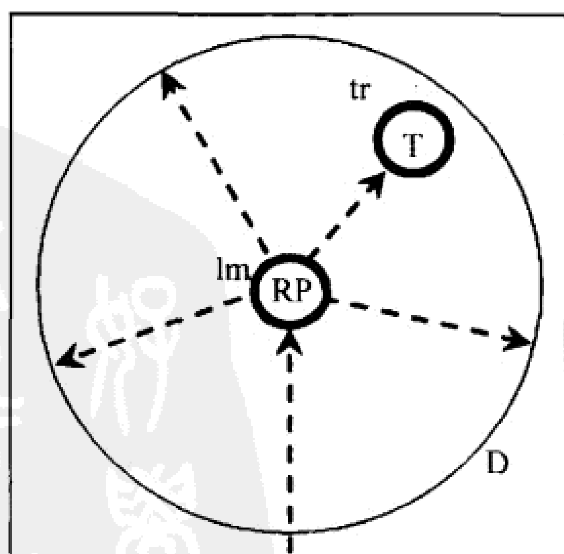
数据表明,英语和汉语分句前(或主语前)经常出现多类词语,我们拟启用吕叔湘先生所用的"起语"(Initial)。如《红楼梦》目录中一百二十回的语句,起语(许多为动词短语)开始的句子约占49%(大多为典型的ISVO句型),主语开始的句子约占51%,几乎也是各占一半:

主语开始的句子	起语开始的句子
[7]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8]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9]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10] 庆寿辰宁府摆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心中有个认知参照点，再将其语法化为“话题”(Thesis)，这是一种常见的语篇组织方式。话题部分主要包括两项：起语和主语；述题部分也包括两项：谓语和宾语。若汉语分句不用主语，则谓语动词前的“起语”常起语法主语的功能，如：“前天来了一个人”；“桌上立着一尊塑像”；“饭做好了”；“自行车骑走了”，等等。

“起语”对于一个分句来说，虽没有传递最重要的信息，但它却能起着统领一个或数个语句段落的功能，交代话语谈论的大致范围，为后续论述提供支撑点，其他成分都能以“起语”为基础组织起来，这也可运用 Langacker 提出的“认知参照点原则”来分析(参见第 33 节)。

既然一个(或数个)语段是围绕一个(或数个)起语所形成的语篇，它就形成了以一个参照点为基准的若干目标(Target，简称 T)，这个语段所述内容就会具有一致性，它也就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可将 Langacker 的参照点图形改画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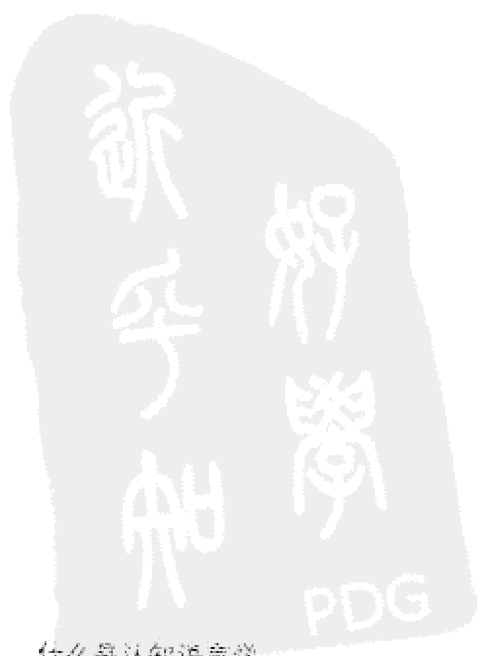


PDG

例如：

[1] 花园以水池为中心，布局紧凑，简洁自然，清雅贞静；亭榭廊舫，精巧玲珑，亭阁错落，奇石清流，宛转相续，古树奇花，色姿见著，高墙峻宇，回廊曲槛，林间楼阁，若隐若现，山池相映成景，造型玲珑俊秀，是苏州古典园林代表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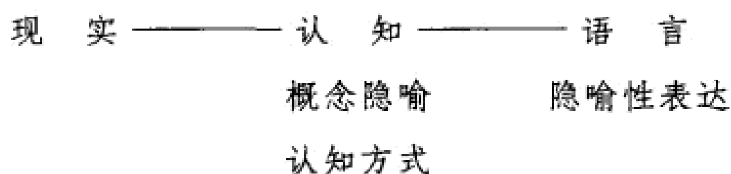
该语段开头的起语“花园”作为认知参照点，具有“统领性”作用，其后跟了一连串的短语、分句作表述，描述了一个关于“花园”的认知世界，从而形成了一个连贯语篇。



44

什么是隐喻认知理论?

隐喻的典型结构为"A is B"(如"独生子是小皇帝"),即用 B 来喻说 A。传统理论常将这类表达视为一种语言修辞现象,自 Lakoff 和 Johnson.(1980)出版 *Metaphors We Live By* 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将隐喻正式视为一种认知方式,以一个认知域来认识和理解另一个认知域,且这还是人们认识世界、组织思维、进行推理、建构语言等须臾不可缺少的心智机制,从而形成了"隐喻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又叫"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现将其与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结合起来,区分出两类隐喻:



语言层面上"隐喻性表达"受制于认知层面上的"概念隐喻",而基本的概念隐喻认知方式又是直接来自于现实体验。幼儿很早就在生活体验中无意识地建立起了基本概念隐喻,如当幼儿被母亲抱着时感觉最美好,此时身体感到温暖,头脑中分管"情感"的神经元和分管"温度"的神经元就在妈妈抱的过程中建立起连通关系,形成一个神经回路,这就是"概念隐喻 AFFECTION IS WARMTH"的生理学基础。类似这样的概念隐喻到处都有,儿童到 6—7 岁时就能掌握几百个这类概念隐喻。

正是基于这种神经连通回路，人们头脑中才形成了若干概念隐喻，产生了对应的许多隐喻表达；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连通图，人们才能理解隐喻。如在上一概念隐喻的基础上汉语就有了如下说法：温情；暖洋洋的感觉；暖色；冷色；热血动物；冷血动物……所以隐喻既不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在于语言之中，而根源在于体验和心智之中。

一般说来，人们常用已知的、具体的、可见的事物来映射性认识新知的、抽象的、不可见的事体，如我们常用具体的空间来喻说抽象的时间。正是因为心智中有了 TIME IS SPACE 这一概念隐喻，英汉两民族才产生了对应的隐喻性表达，如很多表示空间的介词，如 at、on、in 等，可用来表示时间；汉语中的“上下”、“前后”原来是表示空间的，也常被用来表示时间，如：上午、上半夜、上星期、上旬、上月、上弦、上辈子、上一代、上古；下午、下半晌、下半天、下半夜、下星期、下旬、下月、下弦、下辈子、下一代；以前、前天、几天前、前半晌、前半夜、前汉、前夕；以后、后天、几天后、后半晌、后半夜、后汉、年后，等等。正是人们心智中有了 TIME IS MONEY 的隐喻性认知机制，才常用具体的“金钱”来认识和理解抽象的“时间”，英汉两语言中才出现了若干对应的隐喻性表达：

花钱	→	花时间	spend money	→	spend time
有钱	→	有时间	have money	→	have time
预算钱	→	预算时间	budget money	→	budget time
投资钱	→	投资时间	invest money	→	invest time
用光钱	→	用光时间	use up money	→	use up time
节省钱	→	节省时间	save money	→	save time
浪费时间	→	浪费时间	waste money	→	waste time
缺少钱	→	缺少时间	lack money	→	lack time
给你钱	→	给你时间	give you money	→	give you time
借钱	→	借时间	borrow money	→	borrow time
谢谢你的钱	→	谢谢你的时间	thank you for your money	→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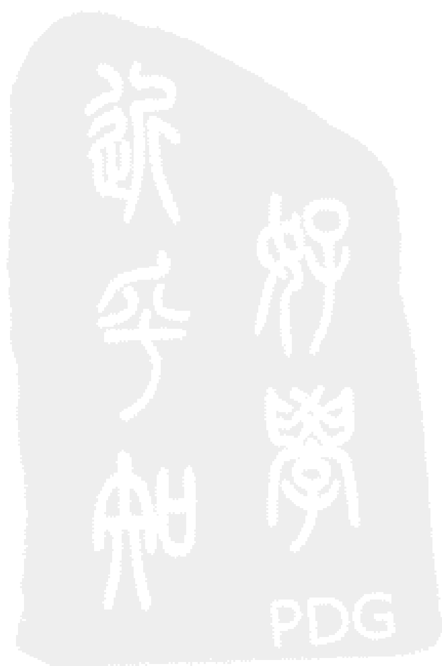
倘若心智中没有 TIME IS MONEY 这一概念隐喻，为什么英汉两民族都会想到要用金钱来喻说时间呢？

Lakoff 和 Johnson（1980）在书中共列举了 82 条概念隐喻，且将其分为三类：

（1）结构性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s）。作隐喻性转用时不仅是概念域中的单个概念，而且是一个概念域中的多种语义结构可系统地对应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

（2）方位性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方位”是人类与现实世界互动所形成的最基本经验，它可映射到其他若干概念域，如时间、动作、抽象概念等。

（3）物体性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s）。用具体物体概念域来认识和理解另一概念域，其中又分两小类：（a）实体和物质隐喻（Entity & Substance Metaphors）；（b）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s）。



45

什么叫管道隐喻?

Reddy 于 1979 年提出了著名的"管道隐喻"(The Conduit Metaphor),认为交际现象就是发话人从他的个人容器中取出"思想"(是物体),将其放到"词语"(是容器)之中,通过"管道"传到听话者处,听话者再从这个"词语"(是容器)中将"思想"(是物体)提取出来,将其置于听话人的容器之中。这在我们的语言实际表达中到处可见。该认知机制可概括成概念隐喻:COMMUNICATION IS PASSAGE IN CONDUIT。若细分还包含以下三个次概念隐喻:

(1) IDEAS (*OR* MEANINGS) ARE OBJECTS.

(2) LINGUISTIC EXPRESSIONS ARE CONTAINERS.

(3) COMMUNICATION IS SENDING.

英语中有很多表达都可说明英民族心智中确实存在这种隐喻现象,如:

[1] It's hard to get that idea across to him.

[2] I gave you that idea.

[3] Your reasons came through to us.

[4] It's difficult to put my ideas into words.

[5] When you have a good idea, try to capture it immediately in words.

[6] Try to pack more thought into fewer words.

[7] Don't force your meanings into the wrong words. They carry little meaning.

[8] His words have a great deal of thought content, but your words seem hollow.

[9] The sentence is without meaning.

[10] The idea is buried in terribly dense paragraphs.

从这些具体表达中我们不妨可以看出,英民族在心智中存在一个"管道隐喻"思维机制,它"指挥"和"控制"着这些具体表达。

根据 Reddy 的这一观点来考察,汉语中表示言语交际的表达形式大致也遵循着这一"管道隐喻"机制。

(1) 用"线"、"渠道"等来表示"管道",如"热线、快线、专线、军线、地方线、红线①、线路、一号线、二号线、100 线交换机"等;还有"渠道(线路)通畅、拥挤,不通畅、不拥挤"等。据此就出现了"接通、掐断、断线、堵塞、输入、输出"等表达。

(2) 可用以下词语表示"管道传输",如"流通、流通量、交流、交换、流传、传达、传播、传递、电传、传信、传媒、传入、传出、传声筒、传输、传输线、传送、传言、沟通、通知、通报、通话、通电话、通电、通告、通风报信、通连、通令、通信(员、兵、卫星)、通讯(员、网、社、)、通邮、一通电报、吸取、来自、发表、到达、表达、(保持)对话、广开言路、双向交际、截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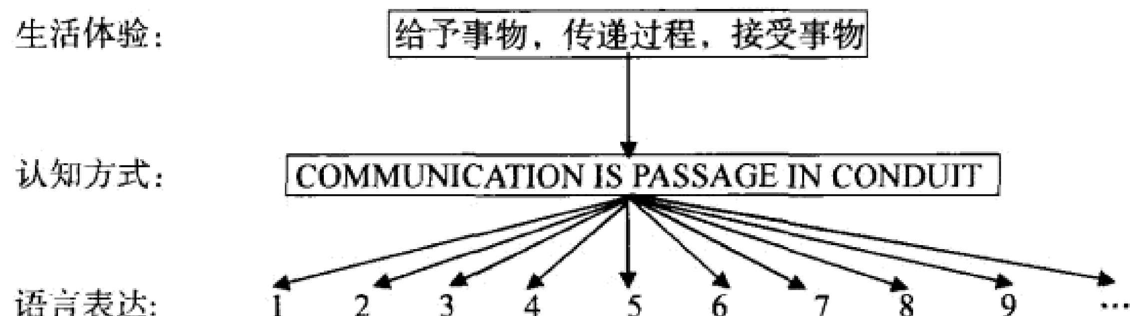
(3) 传输的管道有内外、表里之分,如"从话中可以看出、话外、话内、话里话外、内涵、外延、表面化、表层、深层、深度"等。

(4) 管道有大有小,就自然会产生容量,如"内容、通信量、通讯量、容量、信息量、充实、饱满、包藏、实话、空话、虚话、空洞无物、言之无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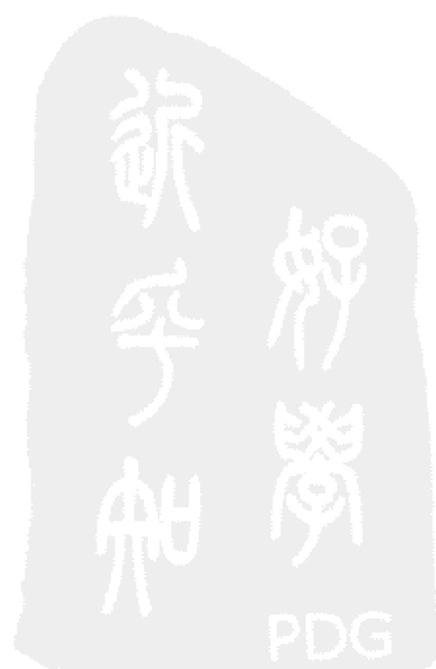
我们也可运用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这一核心原则来分析这一概念隐喻:"给予、传递和接受事物"是现实生活中的常见事件,人们就用这一经验来喻说言语交际,因此就概括出了管

① 指我国政府高级官员之间的专用电话线路。

道隐喻，现图示如下：



正如 Lakoff 和 Johnson（1980）所指出的：我们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具有隐喻性，大部分概念系统具有隐喻性，人类的思维过程大部分是隐喻性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概念隐喻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暗中指挥着我们的行为，决定着我们的语言表达。



46

如何进一步论证隐喻认知理论?

隐喻认知论是划分传统隐喻理论和当代隐喻理论的分水岭。传统隐喻理论主要描写语句本身(词义、句义)和语言使用(说话者的话语意义),而当代隐喻认知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方式,且还是人类须臾不可缺少的认知方式,其运作原理是通过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使得语句具有隐喻性,获得了隐喻义。在隐喻"A IS B"中,概念域B所具有的典型性、经验性、惯例性等意义会映合到概念域A上。

根据文献记载,国外最早从认知角度谈隐喻的可追溯到Locke(洛克[4]),他于1689年在《人类理智论》中虽说过贬斥隐喻的话,但也提及过类似于概念隐喻的观点。Leary于1990年曾指出:"换句话说,洛克认识到我们基本的心智概念是隐喻性的"(参见Dirven & Pörings, 2002: 555)。后来,德国著名哲学家Kant在1790年也曾述及类似的观点(参见Jäkel, 1999: 12)。系统论述隐喻认知理论的当算Lakoff、Johnson、Turner(1980,1987,1988,1989)等,他们通过对英语中大量隐喻表达的调查和分析认为,语言就其本质来说是隐喻的。该理论与其他一些理论相比,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该理论不仅解释了语言现象,而且还解释了人们概念的形成、思维的过程、认知的发展、行为的依据等人类心智的本质性特征,这是理论上的一大突破。隐喻无处不在,语言整体上是个隐喻性的符号系统,人类所形成的隐喻概念体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东西,隐喻概念可直接影响人类的认知、行为和语言。他们还进一步

推断:隐喻是语言、概念、认知、行为的本质特征。

（2）从使用频率来看：隐喻在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中出现频率相当高。Richards（1936：92）曾指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隐喻,我们的口头交际中平均每三句话中就会出现一个隐喻。Reddy 指出,依据“管道概念隐喻”来描写言语交际的词语达三分之二。Ortony（1979）认为:所有语言都具有概念隐喻性质。Derrida（1982）也将隐喻视为整个语言系统的象征,把隐喻看作一种普遍认识活动和表达行为。他还指出:哪里有文字,哪里就有隐喻,并认为隐喻好像被卷进了整个哲学语言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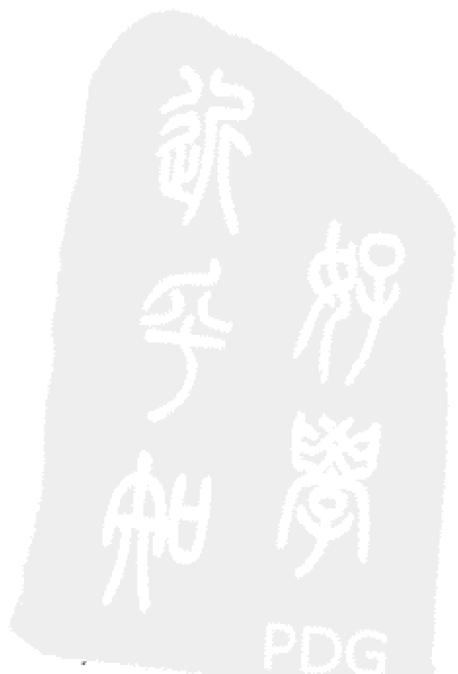
（3）从研究范围来看：隐喻研究史表明,隐喻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狭义走向广义,从修辞学进入其他众多学科。当今所述及的隐喻已囊括明喻(Simile)、转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反语(Irony)、引喻(Allusion)等其他比喻辞格。Black（1962）还将谚语(Proverb)、讽喻(Allegory)、谜语(Riddle)也视为隐喻。Anttila（1994）认为,隐喻通常被视为是基于两事物间功能上的相似性,可包括通感(Synaesthesia)、明喻(Simile)、讽喻(Allegory)、寓比(Parable)等。

当今的隐喻研究早已跳出词平面的藩篱进入到句平面、语篇平面、语义平面、语用平面,还包括语法平面(Halliday 的语法隐喻)。Peirce 将隐喻归入符号学加以研究,并视隐喻为一种象似符。Lakoff 和 Johnson（1999）在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一书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传统哲学理论中所运用的种种隐喻,特别是在第二部分,他们对五种基本哲学观点(时间、事件与因果、心智、自我、道德)进行了隐喻分析,指出它们都具有隐喻性质,正是隐喻才使得这些观点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哲学理论体系。Lakoff 及其同事们正在用隐喻认知理论来全面研究生物学、数学、经济学、宗教、政治、诗歌等。他指出,任何科学都运用了隐喻,人类整个知识系统,包括语言本身,都是建构在隐喻之上的,所有这些研究形成了一场“隐喻革命”。因此,隐喻自然也就成为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研究的焦点,从而形成了一个研究范围十分广阔的“广义

PDG

隐喻理论”。

（4）从功能角度来看：若将隐喻局限于语言角度来分析，往往论述其所起到的语言修辞效果、隐含表达、增加魅力、感情渲染、修饰文体、语用效果等功能；若将隐喻上升到认知角度来分析，就要论述其对概念的形成、思维的扩展、知识的结构化、理论的建构等所起到的作用。人类有能力将一个概念域隐喻性地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域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认知方式是人们进行思维的基本能力，也是语义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以及依据。隐喻的这种抽象思维功能还可细分为理论功能、发现功能、解释功能、模式功能、社会功能等。



47

什么是语音隐喻?

大多数学者都从语音与其所指对象或所表意义之间具有象似性的角度来探讨语音隐喻,如“声喻”、“语音象征”、“谐音”等皆可归入这一类,称之为“语音象似性”。Langacker 的基本术语“象征单位”将音义视为一个整体单位,它常可映射到另一个象征单位上,且两者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语音连接起来的,这就为语音隐喻打下了理论基础。

英语词汇学中所论述的同音异义词(Homonym)主要是基于单词音形义三者同异关系作出的,它又可分为以下三小类,现将其总结为下表:

	音	形	义
音同形异义异(homophone)	同	异	异
音异形同义异(homograph)	异	同	异
完全音同形同义异(perfect homonym)	同	同	异

例如,下则对话的幽默之处正是基于这类语音隐喻之上的:

[1] A:What fur did Adam and Eve wear?

B:Bear skin.

B 的回答原应为 Bare skin,因为亚当和夏娃原来住在伊甸园是不穿衣服的,而 B 故意说成 Bear skin(熊皮),又与 A 问话中的 fur 切合,此时就产生了一种幽默,其幽默感正是来自 bear 与 bare 是一对音同形异义异词,正是由于它们的发音相同,才出现了这一双关语用法。也就是

说，发话者 B 用一个象征单位[[BARE]/[bεə]]来喻说另外一个象征单位[[BEAR/[bεə]]。英语还基于这种语音隐喻编出很多谜语，如：

[2] A：Which four letters can frighten a thief?

B：O, I, C, U.

用"字母域"作喻体来跨域喻说本体的句义：Oh, I see you. 两者是基于发音相同而形成映射关系的。

汉语中这种现象比英语更常见，因为汉语是音节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同音字词特别多。汉语总共有 21 个声母与 39 个韵母，但只产生了 406 种搭配，出现了很多"轮空"，很多声母和韵母不能搭配成一个音节。这些音节再配以 4 个声调时也有"轮空"现象，只有约 1,330 个带声调的音节。因此，汉语用这些有限的音节，要表达 11,000 汉字（新华字典），同音字特别多，如"yi"这个音就有约 160 多个不同的写法和意义，这固然是一种缺憾，使得语言的模糊性程度大大增高，但另一方面也给历代文人带来了"做学问"的机会，如有人写了一幅对联，诉说其窘迫生活为"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一对联正是运用了音同形异义异的手法在诉说他缺"衣"（一）缺"食"（十）。很明显，"一"和"十"是喻体，这是一个数列，将这两个数字故意略去不说，喻比"缺少"（这又是一条隐喻：用文字上喻体的缺少来跨域喻说本体的缺少）。"衣"和"食"是本体，拿数字喻说生活用品。

《红楼梦》作者也常常运用这种同音异形异义现象，如第四回中：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用喻体"雪"指本体"薛"家。该书中还有很多这类例子，如金陵十二钗中四名主要人物，她们的名字分别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是本体"原应叹息"的谐音，给她们如此起名字，实在是用心良苦，只有深入琢磨，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如此起名正好暗示了她们未来的悲惨命运。汉语歇后语也常用到语音隐喻，如：老虎拉车——谁敢（赶）？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电线杆上绑鸡毛——好大胆（掸），等等。语音隐喻在诗文对联中也大有用武之地，如：

[3] 因荷而得藕(因何而得偶),有杏不须梅(有幸不须媒)。

[4] 二猿断木深山中,小猴子也敢对锯(对句);

一马陷足污泥中,老畜生怎能出蹄(出题)。

其中的妙处正在于"语音隐喻",令人回味无穷,足以可见作者构思新颖,聪慧敏捷,难怪这个对联成为千年传颂的佳作。诸如"语音仿拟"(Phonetic Parody),"一语双关"(Pun)、"押韵表达"、"黑话暗语"、"民俗文化中的语音隐喻"等更是比比皆是,俯拾即有,为语言增色不少。如近来出现的若干基于语音仿拟的广告词,就很耐人寻味,如:趁早下"斑";一"明"惊人;以"声"作则;曲径通"忧";奇"痰"怪论,等等。



48

什么是语法隐喻?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创始人 Halliday (1985)在《功能语法导论》中主要在功能语法框架中论述了“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认为隐喻现象不仅出现在词汇层,而且也常发生在语法层。后来该学派中其他学者,如 Ravelli、Martin、Goatly、Thompson 等人接受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我国学者胡壮麟(1996)、朱永生(1994,2000)等对此都有论述,他们将隐喻性表达中含有诸如“语法术语、语法结构、语法理论、语法形式”的词句都视为语法隐喻,如:

[1] Men are verbs, but not nouns.

句中的 verbs 和 nouns 是两个语法术语,用来喻说“男人应当干活,而不是让人看的物品”。又例:

[2] My wife always says ‘You shall’, and I always say ‘I will’.

该句则巧用了两个情态动词表达了“老婆总是下命令,丈夫总是要服从”的意思。

Halliday 认为隐喻可能出现在语言三大元功能(Metafunction)的所有层面上。这三大元功能为:(1)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语言可用来反映可能世界中的事态,包括经验性功能和逻辑性功能);(2)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语言可用来表明、建立或保持人们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作用);(3)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 语言亦可表明建构语篇的方法,具有生成书面或口头、前后连贯、适合语境的语句的

功能,使得前两种功能可通过语篇得以体现)。根据这三大元功能就可相应地形成三类语法隐喻:概念隐喻;人际隐喻;语篇隐喻。

(1) 概念隐喻。概念功能在英语中主要体现形式是及物系统(Transitivity System),表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将各种经历按性质或特点编入语言,从而可通过语言来反映人类各种活动的主体、过程、环境。及物系统主要包括六种过程:"物质、心理、关系、言语、行为、存在",它们都可被隐喻为另一个过程,如:

[3] Mary saw something wonderful. (心理过程)

[4] A wonderful sight met Mary's eyes. (物质过程)

相比之下,下一句与现实距离较大,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反映了事实,其结构与现实结构具有不一致性(Incongruent),用物质过程来喻说心理过程,这就是一种概念隐喻。其间的映射关系为:原来作为 Actor(动作者)的 Mary 在下一句中仅被说成是 eyes 的所有者,其功能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心理过程被分解成下一句的动作者(sight)、物质过程(meet)和目标(eyes)。可见,在这种隐喻化过程中,多将一个常见的、具有一致性的语法形式隐喻为另一种隐含性的表达形式,被转换的功能成分在词汇语法层上体现时,又可从一种形式(如短语、词类等)隐喻为另一种形式,词性也会发生变化,如名词化现象(用名词形式表达本应由动词、形容词、介词、连接词表达的概念)或名词、介词、连接词等喻用为动词,或其他词类之间的转用等。

(2) 人际隐喻。英语中的人际功能主要是通过"语气"(Mood)和"情态"(Modality)来体现的。我们知道,几种基本的言语交际功能与语气系统之间存在大致的对应关系:陈述功能一般用陈述语气,疑问功能一般用疑问语气,提供功能和命令功能一般用祈使语气。若用疑问语气(Do you think it is ok for you to go there now?)来表示祈使语气(Don't go there now.),则属于人际隐喻中的语气隐喻。研究表明,英语中各种语气之间可有多种转换情况。

"情态"是话语发出者用来表达自己对某事的态度或看法的,在英

语中常用各种情态成分加以表达。把原来含有情态成分(如 It is probably going to rain 句中的 probably)换用不含情态成分的分句(如 I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句中的宾语从句更接近事实),且用 I think 分句来表示原来的情态意义,这就出现了人际隐喻中的情态隐喻。英语中有许多表达情态的方法,如情态动词、实意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等,它们之间也存在多种相互转换使用的现象。

(3) 语篇隐喻。Halliday 和 Martin (1993)指出:语法隐喻可通过展开一个语篇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而成为一种组篇工具。Martin (1993)认为有"隐喻性主位"和"隐喻性新信息"两种语篇隐喻,如:

[5] Between 1937 and 1945 the valu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lmost doubled.

[6] This increase was faster than otherwise would have occurred.

例[5]中的新信息经过"名词化"(Nominalization)成了例[6]中的主位 This increase,这可视为语篇隐喻,此类现象常出现在科技语篇中。



49

隐喻的工作机制是什么?

人们对于隐喻已经提出了很多理论,如:亚里士多德的指称说;Quintillian 的替代说;Kittay 等人的转移说;Matthew、Halliday、Chomsky 等人的变异说;Kennedy 等人的分类说;Richards、Black、Tourangeau & Sternberg 等人的互动说;Ortony 的突显失衡说;Gentner & Clements 的结构映射说;Glucksberg & Keysar 的类别蕴涵说;Searle、Morgan、Levinson 等人的语用说;Cohen 等人的语义说;Lakoff & Johnson (1980)等提出的概念隐喻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简称 CMT),等等。此后人们发现,CMT 也存在缺陷,如在

[1] This surgeon is a butcher.

该句中的喻体 butcher 并不预设"技术低劣"的概念,但将其映射到本体 surgeon 时该贬义从何而来? Lakoff 和 Johnson 于 1999 年提出"基本隐喻综合论"(Integrated Theory of Primary Metaphor),试图对其作出修补,其工作机制包括四部分:

(1) Johnson 的并存论(Johnson's Theory of Conflation):心智经验和感觉经验共存,儿童起初对这两者并不加区分,它们自发地、无意识地联结在一起,如感觉上的"看到"与心智上的"知道"可自然地建立联系,因为"看不到的"也就自然是"不知道的",只是后来才区分开来的。这一发现十分重要,不仅解释了隐喻映射的起源和过程,且还解释了隐喻习得和语言理解的过程。在神经科学中,"并存"可解释为同时激活了两个概念域,此时在两域之间就形成了永久性的神经联结。Johnson

和 Grady（1997）两位学者共同发现，不足 4 岁或 4 岁的儿童通过感知体验就已经并存着大约数百条基本隐喻，如将果汁倒入杯中或将物体堆放起来时，"数量"与"垂直"两个概念域同时被激活，它们在经验中自动地、无意识地形成了始源域与目标域并存的概念隐喻"MORE IS UP"。

（2） Grady 的基本隐喻论：基本隐喻的结构最简单，是将日常的感知经验自然、自动、无意识地映射到概念结构之上的结果，"并存"是形成基本隐喻的基础。如婴儿的"情感经验"常与"被抱而感到温暖"紧密联系在一起，温暖就自然地与情感建立联系，两者并存在概念之中。随着认知的发展，两者逐步分离开来，但跨域映射依旧存在（如 a warm smile），从而自动形成基本隐喻。通过基本隐喻跨概念域的联结和融合再形成复杂隐喻。早期的普遍经验导致了普遍的并存现象，然后发展成普遍的约定俗成的概念隐喻。

（3） Narayanan 的隐喻神经论：进一步从神经连接角度解释并存现象。他认为婴儿在并存过程中产生联结的同时也激活了神经联结，前者是通过后者实现的，被共同激活的神经元之间也就建立了跨神经网络的永久性联结。这种神经联结就形成了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激活，可解释基本隐喻是如何被学得的，从而也解释了隐喻推理的神经机制。例如，第 45 节讨论的"温度"和"情感"两套神经元，就是在母亲抱幼儿的过程中建立起神经联结通路而形成了概念隐喻。

（4） Fauconnier 和 Turner（1996）的概念整合论：他们将喻体和本体这两者视为两个输入空间，不同的概念信息能够被共同激活，在某些条件下形成了跨域映射和联结，从而导致了新推理，生成了新信息。Grady 等人（1999）进一步将隐喻映射过程阐发为：从喻体（始源域）和本体（目标域）这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部分结构和信息投射到融合空间，类属空间含两个输入空间所共有的轮廓结构，能保证映射正确进行。在融合过程中可形成一个"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产生始源域或目标域中所没有的"新创意义"，而 CMT 不能解释为什么隐喻义可能既不存在于始源域，也不存在于目标域之中，如在例[1]的两

个概念域中，虽存在一些对应映射的关系，如外科医生/屠夫、人/动物、病人/商品、屠刀/手术刀等，但不能说明“医生无能”的隐喻义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因为屠夫也有技术熟练、受人尊敬的，如“庖丁解牛”中的“庖丁”。此时，可用“新创结构”对其作出合理解释。

我们认为，Lakoff 和 Johnson 将自己的 CMT 发展为“基本隐喻综合理论”，使其更具合理性和解释力。该理论的基本思想可小结为：人们早年以一般方式生活于日常世界中，在此过程中能自动地、无意识地获得一个含若干“基本隐喻”（原子隐喻）的系统。在“并存时期”形成了种种神经联结，自然就形成了若干概念隐喻，使得主观经验和感觉运动经验相匹配，然后通过概念整合而形成了复杂的分子隐喻。人们之所以能形成这样一个基本隐喻系统，是因为我们有身体和大脑，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这是所有其他生物体所无法比拟的。


PDG

50

如何将隐喻认知理论运用于英语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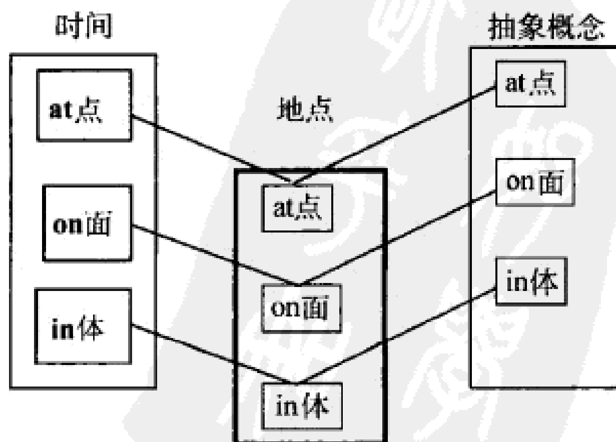
概念隐喻理论不仅为语言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而且也为英语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如英语中AT-CN-IN这三个介词原是表示空间方位“点—面—体”的,当它们映射到时间、动作、抽象思维等概念域时也大致遵循着“点—面—体”系统对应映合的规律,从而形成了一个跨概念域的隐喻微系统,对其进行分析是对当代隐喻认知理论的一个实例补充,同时利于英语教学。

AT　表地点时指较小的地点,或将某处视为一点;

ON　表地点时指在某物体上面(有接触),因而可视为表示“面”的一维概念;

IN　表地点时指处于某三维空间之中,因而它是用于表示“体”的三维概念。

这一概念系统在跨域映射时基本遵循着“三位一体性”、“系统性”、“对应性”和“不变性”的规律,可图示如下:



	方位	时间	抽　象　概　念
AT	点	点	短暂动作;点性概念;能量汇集;某一事引起的反应
ON	面	天/段	隐喻性"面、上";论;关于;工作面
IN	体	段	所处"状态"、"情境"中;穿衣

(1) AT 接表示抽象概念的例子

1) At 接"短暂动作": at the thought/attention/sight/vision/call ... of

2) At 接"点性数字": at a height/speed/temperature/depth/cost ... of

3) At 接动作表示"能量汇集": 常接那些表示动作急促、有力、迅猛等含义的动词,隐喻性地暗指"将动作能量汇集于一点,有'聚焦'功能",如:to shoot/shout/snap … at; to rush at the enemy; to glance/gaze/stare at; to laugh/smile/sneer/jest/mock … at

4) 动作性的形容词后接 at,如:be shocked/surprised/amazed/alarmed/startled/astonished ... at; be delighted/happy/overjoyed/pleased/glad/excited ... at

(2) ON 接表示抽象概念的例子

1) 在隐喻性用法中往往也可体会出与"面"、"上"等含义有关,如:on the one/other hand; on deposit; on account; on the whole; on the track of; on schedule ...

2) 从"面面俱到"隐喻为"论、关于",如:*On Practice*; a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

3) 表示"动作面",如:on a visit; on a tour/trip; on business; on duty ...

(3) IN 接表示抽象概念的例子

1) 为某状态、情景、心境等所包围,意为:处于……状态/情景/心境等之中,如:in danger/solitude/grief/panic/terror/astonishment/disorder/turmoil ...

2) "穿衣"指人被衣服所包围,在衣服之中,如:in plain/tight clothes; in shorts, in a work shirt; in silk/cotton/tweed/dacron; in blue/

black/red/green/white …; in bright colours …

许多学生昔日未能认识到隐喻的重要作用，对其中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映合规律认识不足，也不作分析，或将其推到“惯用法”之中，死记硬背，结果往往是记而不牢，背而不熟，用而不活。今天，我们若能依据隐喻认知理论，将“隐喻能力”置于与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同等重要的位置，三种能力都是掌握一种语言的重要标志。这样，在英语学习中便能进一步从认知角度加深理解语言现象，解释语义内在联系，寻得逻辑推理依据，探出隐喻映合规律，摸出表达的心理基础，进而可达到加强记忆、正确运用、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效果。



51

如何在教学大纲设计中贯彻隐喻认知理论？

深受传统隐喻观的影响，我国学者一般也将隐喻视为修辞现象，这反映在语言教学大纲或教学实践中，更倾向于将其归入修辞学，属于一种语言能力，因而并没有将其作为语言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来认真考虑。目前受到隐喻认知理论的影响，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在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隐喻能力"，并将这种能力单独列出来，与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并列为三大能力，实施"三合一"教学方针，这才能充分体现概念隐喻观。

在过去的交际教学大纲中未见有关要求培养学生隐喻能力的说法，因此，将其单独列出来并加以强调，深入研究其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是一项十分必要的举措，既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也与当前日益成为主流的认知语言学理论相吻合。

隐喻能使我们正确地理解抽象概念域，有效地扩展新兴知识，它具有明显的教育价值。很多抽象理论、微观世界常用隐喻作比，如物理学中常用水流现象来说明电流现象，化学中常用太阳系图来说明原子结构，等等。可见，隐喻能力是一种普遍存在于认知主体中，能够识别、理解和创建跨概念域类比联系（这里不仅包括能被动地理解和学得隐喻，而且还包括能创造性使用隐喻）的能力；更高目标还包括丰富想像力和活跃创新思维。因此，在我们的语言教学大纲中，应充分体现当代隐喻认知理论的最新观点，认真考虑"隐喻能力"培养的具体方案、内容、举措，其中可包括：在有关教材中应如何体现这一思想；在课堂教学中应如何实施这一观点；在考试中应如何反映这种能力的掌握。本书现初

步提出以下一些设想。

(1) 多读诗歌，加强文学修养

思想与诗歌为邻；隐喻是诗歌的生命，两者同质。普遍存在于诗歌中的隐喻确实能给人以诸多启迪。隐喻创造了很多相似性，建立了若干不同事体之间的联系，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想像力，因此通过多读中外诗歌及其他寓意深刻的文学作品，不仅可增强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开阔思路，对隐喻能力的培养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 注意收集隐喻表达，于微细之处见思想

很多新奇隐喻，都是人们创造性思维的结果，在日常生活和语言学习中应当注意收集这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语句，着力寻找其后所隐含的深邃思想。当然，背诵部分妙言警句和奇特隐喻也是很有必要的。

(3) 运用隐喻机制解释多义词

语言中多义词绝大多数是通过隐喻机制形成的，如第 50 节所述 AT – ON – IN 介词系列。一个多义词项常会通过隐喻形成了一个"语义链"（Meaning Chain），如英语中 eat 和汉语中"吃"，大致遵循着"1）为生存吃—2）进口、收入—3）受到、遭受—4）耗费—5）消灭、损失"这样一个语义扩展路径延伸而出，各环节之间具有明显的理据性。按照这样的方法梳理和培养，不仅能有效解释多义词各义项之间的关系，且能从根本上提高语言理解和运用能力。

(4) 掌握隐喻认知规律，不断开拓创新思维

隐喻具有建立事体之间新联系、创造相似性的功能，因此可作为培养创新思维的一种重要途径。在外语教学中应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运用隐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鼓励高年级同学用外语进行诗歌创作，增加适当分量的寓意深刻的文学作品、哲学文章的对译练习，这既有利于提高语言水平，增强文学修养，陶冶情操，也可从中学到很多创新思路。

(5) 发挥形象思维作用，促动隐喻机制形成

隐喻基本运作原理是"意象图式"（Image Schema）的映射，它与人们的形象思维密切相关。我们应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已有形象思维能

力，巧妙地将其运用到外语习得和隐喻能力培养中来。在英语教学中应不断加强比较英汉隐喻表达方法，对比具体例句，努力发现两语言中形成隐喻表达的认知基础，以及两语言常基于何种形象思维建构隐喻表达。为何在英汉两语言中会有相似的隐喻？为何又有不同的隐喻？形成这些差异的机制到底何在？



52

什么是语言符号象似性?

象似性(即理据性)与任意性一直是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等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Simone（1994）将前者称为“柏拉图模式”(Platonic Paradigm),后者称为“亚里士多德—索绪尔模式”(Aristotelian-Saussurean Paradigm)。后一模式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之上的,认为符号的“能指”(语音形象)与“所指”(概念)之间具有任意性关系,该观点随着现代语言学奠基人 Saussure 的影响而被很多语言学家所接受。但还是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Jacobson（1965）、Greenberg（1966a）等再提象似性,但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直到 70—80 年代认知语言学登场,对传统语言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批判,认为语言是人类在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倡导的是三元模式。而不像部分学者所误解的那样,仅将视线局限于传统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的二元模式(语言与现实)。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深刻理解当今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哲学观。据此可知,语言符号象似于认识方式,也在人的认知作用下某种程度上象似于现实世界,语言符号和语言行为在许多方面必然要打上人类和自然的烙印。

象似性在语言的不同层面及其在跨语言对比时存在程度上的很大差别,也就是“象似度”之别。由于现实世界是通过人类的认知加工之后才与语言符号发生联系的,若不同民族的认知方式有差异,语言形式与现实世界之间所建立的联系也一定会有差异,即使是拟声词,虽仍可体会到音义之间的拟声关系,但也绝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声音的完全

复制。我们认为，象似观还与语言起源中的"声音模仿说"（汪汪说、啵啵说、叮咚说、吆嘿嗬说）相吻合。象似性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

(1) 语音层面

语音象似性是指发音与其所指之间所存在的相似关系，如世界各语言中的拟声词、语音象征等。英语中约有几百个拟声词，有的拟音程度较高，与自然发音较近，如 cockoo（布谷）、plop（扑通声）、bomb（炸弹）、cock（公鸡）等；有的拟音程度较低，经过语音系统加工之后不全像自然声音，如 cough（咳嗽）、drip（水滴）、croak（呱呱叫）、chatter（嘀嘀声、潺潺声）。还有不少语音象征现象（将音素与意义之间的象似关系嵌入到词语中），如用 sl-表示"滑动"之义：slide（滑动）、sleek（滑的）、sled（滑雪橇）、slope（斜坡）、slick（光滑的）、sly（狡猾的）等。

(2) 词形层面

书写形式与意义之间存在大量象似性现象。汉语源于象形、会意，属表意文字，常以字形直接表义，即我们常说的汉语"字画同源"。英语虽属拼音文字，但其字母也是源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这在当今的英语书写中仍依稀可见，如 T-shirt（T 恤衫）、V-belt（三角皮带）、orbit（轨道）、oral（口）、Mountain（山，取 M 像山）、wave（波浪，取 W 像水波）、Hedge（篱笆，H 犹如两根树篱组成的形状）。

(3) 结构层面

语言结构在很多方面反映出人们所经验的世界结构，直接映照着人们的认知方式和概念结构，这就是当前讨论较多的句法象似性。迄今为止国外学者主要归纳出三条句法象似性：距离象似性；数量象似性；顺序象似性（参见第 53 节）。笔者（2001）根据象似性定义和基本原理又总结出另外三条原则：标记象似性；话题象似性；句式象似性，并尝试从哲学角度（滤减象似性）对语言象似性作出了解释。

(4) 语篇层面

象似性原则在篇章内容和结构中也有很多反映，我们常说的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是对"现实—认知—语言"核心原则的最好注解。若将文学视为"一切社会现实的浓缩和升华"，这就预设了

语篇层面必然存在象似性。而且语篇结构形式与其所要传递的意义也存在很多对应相似的地方(参见项成东、韩炜,2003)。

(5) 语用层面

语言运用是为交际目的服务的,因此实际话语中的词语择用、句式建构必定在很多方面会象似于交际意图和语用策略。笔者曾于2003年以"象似性原则的语用分析"为题论述了这一观点,侯国金(2007)又以"语用象似论"为题建立了四条语用象似性准则:句式—意图;话语—语境;话语—得体参数;话语—距离,且在各准则下还设立了若干细则。



53

象似性主要有哪些原则?

很多学者在象似性理论框架中建立了若干原则,本节将列述其中最主要的三条原则,且将其运用于解释常被传统理论所忽视或难以解释的英语表达。

(1) 距离象似性:语符距离象似于概念距离

概念上的距离相近,同属一个义群或概念域,或欲述一致性较高的信息,在思维时就容易将它们置于一起思考,共现的可能性就较大,在语言表达时符号间的距离也往往靠得近。语符距离近了,则其所表示的概念距离也就近了。例如:

[1] Only I want two apples.

[2] I only want two apples.

[3] I want only two apples.

三句中 only 位置不同表达了不同意义,这是由 only 与所相邻修饰词的关系决定的。

[4] a. hear sb. /sth. b. hear of sb. /sth.

[5] a. know sb. /sth. b. know of sb. /sth.

a 句表示直接关系(直接听到某人讲话,认识某人/某事),b 句表示间接关系(间接听到有人提到过某人/某事,听说有某人/某事)。

[6] a. I poured him a drink. b. I poured a drink to him.

a 中 pour him 两单词紧靠,说明在倒水时 him 是在场的,且还可能用手

拿杯子主动接我倒的水，而 b 句则不一定含此义。

(2) 数量象似性：语言单位的数量与所表示概念的量和复杂程度成正比象似

两个单位总比一个单位表达的意义要多，即语符形式越长，其所包含的意义也就越大，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实。随着语符的增多，结构也逐步变得复杂起来，就要运作更多的认知加工程序，此时语句所含信息量自然就会多。例如，英语中的复数形式主要是在单数形式的基础上加复数标记-s 形成的，它总比单数形式要长，所表达的概念量也就大。汉语中的“我们、你们、他们”就比“我、你、他”所表达的概念量要大。英语中形容词/副词的原级、比较级和最高级所指的概念程度渐升，语言形式也渐多，从零词尾，到-er（两个字母表示比较），再到-est（三个字母表示最高级）。

该原则对于解释“词语重复”也很有解释力，单音节拟声词模拟一次声音或动作，迭音节拟声词则模拟反复和多次的声音或重复的动作：

［7］ quack-quack、puff-puff、zip-zip、flick-flick …

汉语中也常常使用叠音来加重语气，扩大概念量，如人们常举的李清照《声声慢·怎一个愁字了得》中的例子：

［8］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重叠用法将李清照那种苦苦寻觅的心情描写得入木三分。

(3) 顺序象似性：语言单位排列的顺序象似于时间顺序和文化观念

世界上很多语言基本句序为“主—谓—宾”(SVO)，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个思维上的顺序，从施事者开始，发出一个动作，作用到所及对象。在实际运用中，若违反了正常的 SVO 基本顺序，如运用了倒装语序，则出现了有标记形式，或是出于修辞需要，如讲话人急于将要先表达的信息说出来作为论述对象或起点，或是要强调某一信息。在日语中宾语是置于谓语之前的，正反映出日本民族在认知过程中先从对象说起，然后再论述施加在这一对象之上的动作。

汉语往往是先发生的事先讲，后发生的事后讲，从无到有，逐步展开，语序与时序有较高的对应象似性，若以此为出发点可将汉语称为“临摹式”语言。而英语语序既可参照动作顺序原则，也可参照句法和形态原则，语序与时间之间不存在紧密的顺序关系，可将英语称为“蒙太奇式”语言（王寅：1990）。例如：

[9] 他走进来笑着对我说了声谢谢。

句中六个动作（“走”、“进”、“来”、“笑”、“对”、“说”）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组织起来的。读者不妨尝试将其译为英语，就会发现很难按照这一顺序组句。

另外，汉文化中“先上后下、先尊后卑”的思维定势决定了汉语“上下、大小、天地、老少、长幼”的表达顺序（笔者曾将其称为 PN 集：Positive-Negative）。这种观念及其说法还反映在若干其他表达之中，如：

[10] 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前前后后；一先一后；高不成，低不就……

而这种组织顺序在英语表达中不很明显。

54

研究象似性有何意义?

Saussure 遵循“关门打语言”的策略仅从语言符号系统内部考察语言,持“语音第一”的立场,将符号的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都视为心理实体,认为两者的结合具有任意性,且他的论述主要是基于词平面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的象似观是基于对语言各层面研究之上的,从词语的发音、书写,到句法、篇章、语用,兼顾到语言内部和外部各种关系。研究象似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1) 后现代人本观

流行于 20 世纪的两大语言学派——“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主要基于客观主义哲学观论述语言,将其视为一个封闭的、静态的、固定的体系。随着后现代哲学的流行,人本主义渗透到各个领域。文学、翻译和语言学作为语言文学中的三大方向,前两者早已运用后现代理论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而语言学界由于受到两大主流学派的影响却迟迟未能进入其中。认知语言学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体现“现实—认知—语言”核心原则的象似性,正强调了语言表达为“人之所为”的结果。

(2) 从单层面走向多层面

Saussure 主要聚焦于语言的词汇层面,这是由历史时代所决定的。但不能将从分析某一个层面某部分(语音)得出的结论任意扩展至语言的其他一切层面,音响形象与概念不能代表词平面全部,音义关系也不能代表语言的各个层面。倘若这样,似乎给人“以偏概全”的感觉,不符合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当今认知语言学强调象似性存在于语言

的各个层面。

(3) 描写性与解释性

索氏实现了描写语言系统的内指论转向，但从系统内部来描写语言仅是许多方法之一，不是全部。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语言学已从“描写”走进“解释”，使得语言研究进入“认知时代”，而且人们一般都认为解释比描写更重要，也更为困难。因此结构主义、描写主义方法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但还远远不够，应将重点移到解释层面，说明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Chomsky的理论构成了一场语言学界的革命。今天的认知语言学又形成了一场对乔氏革命的革命。因此，认知语言学比结构主义语言学，象似性辩证观比任意性支配说更有解释力。

(4) 理论性与实践性

我们知道，理论必须密切联系实践，对理论的评价还应包含其应用价值，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1) 教学实践。任意说对语言教学和应用没有什么指导意义，“任意性”已成为部分教师常将“要死记硬背”、“这是惯用法”一类挂在口边说法的理论根据，简单而又机械的句型替换训练绝不是语言学习的好方法。认知语言学就是要追寻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解释为什么语言非如此表达而不那样说的象似性理据，分析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的对应性、规律性、理据性，可帮助我们解释许多先前无法解释的现象，这对于语言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英汉对比。象似性理论可广泛地应用于英汉对比研究之中，可依此为理论基础比较英汉两语言在构词、语序、话题、句式等方面的异同情况，说明两语言不同层面在象似性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解释两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如何象似于两民族认知方式、概念结构、语义系统的差异。可见，从全新的象似性理论切入可为英汉对比研究带来新启发。我们期望更多的学者能对象似性理论以更大的关注，投入更多的精力深入进行跨语言象似性对比研究。

3) 文体分析。文体学与修辞手段和技巧，表达风格和效果，语篇

形式特征，语言体裁、语域变体，读者对语篇的反应等密切相关。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文体效果，语言使用者就不可避免地会将各种象似性原则作为修辞技巧运用于各类语篇之中，他们可运用或违反象似性原则来实现各种文体效果，同时，象似性原则亦可反映文体特征。这为建立以象似性原则（数量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标记象似性、距离象似性）为基础的修辞格分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框架（参见王寅 1999，2007，2010）。

4）语用分析。象似性原则与许多语用学家提出的语用原则之间存在很多相通之处，研究这两套原则之间的关系既扩大了认知语言学的解释力，又进一步拓展了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同时还可为语言解释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PDG

55

如何将认知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

认知语言学重点要解释语言背后蕴藏着的认知规律,这对建构翻译理论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包括作者、读者、译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因此,孤立地依据交际程序中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来分析交际和理解是不完整的,应当既考虑到作者,又考虑到作品本身,也应兼顾读者。只有将交际过程中的三个环节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到体验和认知这两个要素的制约作用,努力处理好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作者、理解作品、译好文本,实现"解释的合理性"和"翻译的和谐性"。这就是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或叫作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可图示如下:



该模式主要体现了以下五个观点:

(1) 翻译具有体验性

体验哲学认为,人类的认知、概念、意义、推理、理解和语言等都来源于对客观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翻译活动也是如此,同样具有

体验性。由于我们享有基本相同的现实世界，才有了大致相通的思维，这种体验认知性（可简称为“体认性”）正是形成不同语言之间具有互译性的认知基础。译者和读者的认知和理解来自体验，且也只有对文本作体验性理解才能获得其创作意图。因此，翻译主要是一种基于体验的认知活动。

(2) 翻译具有互动性

“互动”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关键词，翻译也是建立在“多重互动”基础之上的一种认知活动，主要包括现实与主体（作者、读者、译者），主体与源语言，主体与目标语，以及读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同时兼顾几种互动关系。通过对这几种互动关系的把握，就能保证译者正确理解作者和作品，恰当处理好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有效地建立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沟通，语言间的差异通过互动便能得到较好的调解，以达到“和谐翻译”的目的，不至于译文与原文龃龉、背离或矛盾。

(3) 翻译的有限创造性

人的认知既有体验性，又有差异性和创造性，可以说这里既有唯物主义的观点，又有辩证法的思想。由于翻译是基于对原文语篇或相关知识的体验和认知之上来理解其各类意义的，然后译者主体将其“映射为意念，转述成文字”，其间译者的主体性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难怪一个文本，经过一个译者之手，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译本。即使同一人再做复原翻译时，也不可能得到与源语篇完全一致的文本。

(4) 翻译的语篇性

翻译的认知模式接受了 Beaugrande (1978: 13)的观点：“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也不是单个句子，而是语篇。”因此翻译主要以语篇为基本层面来反映整体意义、主旨和风格。译者除应译出语篇的交际功能和语用意义之外，更应强调在语篇层面上各类意义的映射性转述。

(5) 翻译的和谐性

该模式不仅强调对两个世界（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的理解，而且还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充分

考虑到这三者之间的协调性,倡导体验认知观统摄下的和谐翻译原则。语言交际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以期取得人际间的和谐协作,《圣经》中所讲的通天塔故事就意在说明这一点。翻译也当是这样,应顺应语言交际的这一总体目标,大力倡导“和谐翻译”原则。和谐交际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翻译也应当服务于这一目标。

参考文献

Anttila, R. 1972.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89. 2nd Revised Edi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方书春译,《解释篇》.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augrande, Robert De. 1978. *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 Assen: Van Gorcam.

Beaugrande, Robert De. 1980. *Text, Discourse, and Process: Toward a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 of Texts.* Norwood, NJ: Ablex.

Beaugrande, R. D. & W. Dressler. 1981.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s.

Berlin, B. & P. Kay. 1969.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 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lack, M. 1962. Metaphor. In: M. Black (Ed.). *Models and Metaphor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rown, R. 1958. How Shall a Thing Be Called? *Psychological Review 65*, 14-21.

Brown, R. 1973. *A First Language: The Early Stag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De Grnyter.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Chomsky, N. & M. Halle. 1968.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Chomsky, N. 1995. Language and Nature. *Mind 104*, 1 - 61.

Croft, W. & D. A.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ft, W.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 1982. *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rven, R. & R. Pörings. 2002.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LR 20).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Emmott, C. 1999. Embodied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arrative Processing,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Indirect Anaphora. In: Hoek, K. V., A. A. Kibrik & L. Noordman (Eds.). *Discourse Studi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Enkvist, N. E. 1978. Coherence, Pseudo-coherence, and Non-coherence. In: Östman J.-O. (Ed.). *Cohesion and Semantics*. Åbo, Finland: Åbo Akademi Foundation.

Fauconnier, G. & M.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Fauconnier, G. 1985. *Mental Spac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llmore, C. J., P. Kay. & M. C. O'Connor.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Language 64*, 501 - 38.

Fillmore, C. J. & P. Kay. 1987. The Goals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Berkeley Cognitive Science Report No. 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Fillmore, C. J. 1985.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Quaderni di Semantica 6* (2), 222 - 254.

Fillmore, C. J. 1985. Syntactic Intrusions and the Notion of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pp. 73 - 86).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Fodor, J. A. 1975. *The Language and Thought*. New York: Thomas Crowell.

Gol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ady, J. E. 1997. *Foundations of Meaning: Primary Metaphors and Primary Scenes*.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Grady, J. E., T. Oakley & S. Coulson. 1999. Blending and Metaphor. In: Gibbs & Steen (Eds.).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Greenberg, J. H. 1966.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2nd Edition. pp. 73 - 113).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lliday, M. A. K. & J. R. Martin. 1993. *Writing Science, Literary and Discourse Power*. London: Falmer Press.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1985.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Halliday, M. A. K. 1985/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Hebb, D. O. 1949.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Publisher.

Jacobson, R. 1965. *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Diogenes.

Jäkel, O. K. 1999. Blumenberg, Weinrich: Some Forgotten Contributions to the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 In: Gibbs, R. W. & G. J. Steen (Eds.).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Johnson, C. 1997. Metaphor vs. Conflation in the Acquisition of Polysemy: The Case of SEE. In: Hiraga Madako K., Chris Sinha, and Sherman Wilcox (Eds.). *Cultural, Typ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Issu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pp. 155 - 16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Johnson, M. & G. Lakoff. 2002. W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quires Embodied Realism.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 (3): 245 - 263.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ay, P. & Fillmore, C. 1999.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nd 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The *What's X Doing Y?* Construction. *Language* *75*, 1 – 33.

Labov, W. 1973. The Boundaries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In: Bailey, C. J. N. & R. W. Shuy. (Eds.). *New Ways of Analyzing Variation in English* (pp. 340 – 373).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 &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 M.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of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1977. Linguistic Gestalts. *CLS. 13*, 236 – 287.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1988. Cognitive Semantics. In: U. Eco, et al. (Eds.). *Meaning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 (pp. 119 – 154).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Lamb, S. 1998. *Pathways of the Brain: The Neurocognitive Basis of Languag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 W. 2000.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Leary, D. E. 1990. Psyche's Muse: The Role of Metaphor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Leary, D. E. (Ed.). *Metaphor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vinson, S. C.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ck, J. 1976.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Martin, J. R. 1993. Life as a Noun: Arresting the Universe i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In: Halliday, M. A. K. & J. R. Martin (Eds.). *Writing Science, Literary and Discourse Power.* London: Falmer Press.

McCarthy, M. 1991. *Discourse Analysis for Language Teach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llkan, R. G. 2004. *Varieties of Meaning: The 2002 Jean Nicord Lectures.* MIT Press.

Neumann, J. 1958. The Computer and the Brain. In: J. Anderson & E. Rosenfeld (Eds.). 1988. *Neurocomputing.*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Ortony, A. (Ed.). 1979.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sherson, D. N. 1995. *An Invitation to Cognitive Science Vol. 1: Languag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Reddy, M. 1979. The Conduit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 I. A. 1936.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ch, E. 1973.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erceptual and Semantic Categories. In: T. E. Moore. (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pp. 111 – 14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Rosch, E. & C. B. Mervis. 1975. Family Resemblances: Studi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7), 573 – 605.

Rosch, E. 1975.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4*, 192 – 233.

Rosch, E. et al. (Eds.). 1976. Basic Objects in Natural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8), 382 – 439.

Rosch, E.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E. Rosch. & B. Loyd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Hilldale, NJ: Erlbaum.

Rumelhart, D. & J. McClelland (Eds.). 1986.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Explorations in the Microstructure of Cognition Vol. 1: Found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aeed, J. 1997. *Semantics.* Oxford: Blackwell.

Simone, R. 1994. *Iconicity in Languag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Stillings, N. A., et al. 1995. *Cognitive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Talmy, L. Figure and Ground in Complex Sentences. In J. H. Greenberget et al. (eds.)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Talmy, L. 1988. Force Dynamics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ognitive Science* (12).
Taylor, J. 1989/1996.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J. 2002. *Cognitive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M. 1996. *The Literary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ngerer, F. & H. J. Schmid.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Widdowson, H. G. 1978. *Teaching Language as Communi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李步楼译,《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桂诗春,"认知和语言",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 年第 3 期。
侯国金、廖巧云,"广告祈使句指令之功能——语用辨析",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 年第 5 期。
胡壮麟,"语法隐喻",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 年第 4 期。
江蓝生,"概念叠加与整合——肯定否定不对称的解释",载《中国语文》2008 年第 6 期。
陆俭明,"再谈'吃了他三个苹果'一类结构的性质",载《中国语文》2002 年第 4 期。
钱敏汝,《篇章语用学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沈家煊,"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兼说汉语'糅合'造句",载《中国语文》2006 年第 4 期。
田 运,《思维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王 寅,"英汉语言宏观结构区别特征",载《外国语》1990 年第 6 期。
王 寅,《英汉语言区别特征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王 寅,《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王 寅,"中西喻义理论的对比与翻译理论的建设",载《中国翻译》2000 年第 3 期。

王　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王　寅,“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对句法成因的解释”,载《外语学刊》2003 年第 1 期。
王　寅,“事件域模型的认知分析及其解释力”,载《现代外语》2005 年第 1 期。
王　寅,《认知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7。
王　寅,“汉语‘动名构式’与英语‘VN 构式’的对比——一项基于语料库‘吃/eat 构式’的对比研究”,载《外语教学》2007 年第 2 期。
王　寅,“As X As Y 构式的认知研究——十论语言的体验性”,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 年第 4 期。
王　寅,“汉语‘副名构造’的认知构式语法分析——基于‘压制、突显、传承、整合’的角度”,载《外国语文》2009 年第 4 期。
王　寅,“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载《哲学动态》2009 年第 10 期。
夏征农等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989/1999。
项成东、韩　炜,“语篇象似性及其认知基础”,载《外语研究》2003 年第 1 期。
严辰松,“从‘年方八十’说起再谈构式”,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
周流溪,2010 年 6 月 7 日四川外语学院第 30 次认知语言学讲座,参见 http://www.sisu.edu.cn/information/shownews。
朱永生,“英语中的语法比喻现象”,载《外国语》1994 年第 1 期。
朱永生,“试论语篇连贯的内部条件(上)”,载《现代外语》1996 年第 4 期。
朱永生,“试论语篇连贯的内部条件(下)”,载《现代外语》1997 年第 1 期。
朱永生,“话语基调的含义与主要内容”,载《外国语》1997 年第 1 期。
朱永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术语汇览

Accommodation	顺化
Action	行为
Activate/Trigger	激活
Activation	激活
Active Metaphor	活跃隐喻
Adaptation	适应
Agent	施事者
Allegory	讽喻
Allusion	引喻
Ambivalent	矛盾表达
Analogy	类比
Anthropocentricism	人类中心主义
Aristotelian-Saussurean Paradigm	亚里士多德—索绪尔模式
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	题元结构构式
Assimilation	同化
Antecedent	先行词
Attribute	属性
Background	背景
Base	基体
Basic Level	基本层次
Basic Level of Categorization	范畴化基本层次
Basic Level Terms	基本层次词
Behaviorism	行为主义/行为论
Being	事体
Billiard-ball Model	弹子球模型

Blended Space	融合空间
Blended Space Theory	融合空间理论
Blending	融合
Blending Theory	融合理论
Boundedness	有界性
Brain	大脑
Canonical Event Model	典型事件模型
Categorization	范畴化
Category Cue Validity	范畴线索有效性
Central Member of a Category	范畴中心成员
Classical Theory of Categories	经典范畴理论
Clear Boundary	范畴边界的确定性
Clausal Landmark	分句界标
Clausal Trajector	分句射体
Cluster of Features	特征束
Co-activation	共激
Cognition	认知/认识
Cognitive Anthropology	认知人类学
Cognitive Domain	认知域
Cognitive Grammar	认知语法
Cognitive Linguistics	认知语言学
Cognitive Method	认知方式
Cognitive Model	认知模型
Cognitive Processing	认知加工
Cognitive Psychology	认知心理学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	认知参照点
Cognitive Semantics	认知语义学
Cognitive Science	认知科学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	隐喻认知理论
Cognitive Strategy	认知方式、工具、策略
Coherence	连贯
Cohesion	衔接
Cohesive Devices	衔接手段
Componential Analysis	语义成分分析法
Concept	概念

Conception	概念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概念融合理论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	概念整合网络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概念融合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概念性隐喻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ism	观念论
Conceptualization	概念化过程/概念化
Conduit Metaphor	管道隐喻
Congruence	一致
Connectionism	连通论
Constative	表述句
Construe, Construal	识解(方法)
Construct	语式
Construction	构式
Construction Coercion	构式压制
Construction Grammar	构式语法
Constructivism	建构论
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
Container Metaphor	容器隐喻
Container Schema	容器图式
Cooperative Principle	合作原则
Core	核心部分
Core Grammar	核心语法
Dead Metaphor	死喻
Deixis	指称
Descartesian Paradigm	笛卡儿范式
Discourse Analysis	语篇分析
Discourse Expectation	语篇期望
Discourse Frame	语篇框架
Disembodied	抽象
Disembodied Philosophical View	非体验哲学观
Disembodiment	脱离
Disembodied Realism	非体验性实在论
Double-Scope Integration	双域整合

Egocentricity	自我中心主义
Embodied Internalism	体验内在论
Embodied Philosophy	体验哲学
Embodied Mind	心智体验性
Embodied View of Meaning	体验观
Emergent Structure	新创结构
Empiricism	经验主义
Encyclopedia View	百科观
Entity	实体
Entity Metaphor	实体隐喻
Entrenched Mental Space	固化的心智空间
Epiphenomena	副现象
Epistemology	认识论
Event	事件
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	事件域认知模型
Externalism	外在论
Extinct Metaphor	消亡隐喻
Face/vase Illusion	人面—花瓶图
Fake Object	假宾语
Family Resemblances	家族相似性
Feature	特征
Figure	图形
First-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第一代认知科学
Focal Colour	焦点色
Focal Exemplar	焦点样本
Focus	焦点
Force-Dynamic	力量—动态
Force-Dynamic Schema	力量—动态图式
Foreground	前景
Formal Semantics	形式语义学
Frame	框架
Frame Semantics	框架语义学
Frame Net	框架网络
Fuzzy Boundary	模糊范畴边界,范畴边界的不确定性

Generalization	概括性
Generative Semantics	生成派语义学
Generic Space	类属空间
Genus-Species	属种关系
Gestalt	完形
Gestalt Psychology	格式塔心理学,完形心理学
Grammatical Metaphor	语法隐喻
Ground	背景
homonym	同音异义词
Homograph	音异形同义异
Homophone	音同形异义异
Holism	整体观
Human Intelligence	人类智能
ICM（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理想化认知模型
Iconicity	象似性
Ideational	概念性的
Ideational Function	概念功能
Ideational Metaphor	概念隐喻
Idiom	习语/成语
Image，Imagery	意象
Image Schema	意象图式
Image Schema of Force Dynamics	动力意象图式
Implicature	含意
Implicational Hierarchy of Basic Colours	基本颜色词的蕴涵等级
Incongruent	不一致性
Innatism，Nativism，Innateness，Nature	天赋论
Input Space	输入空间
Instantiate	例示
Integration	整合
Intelligence	智能
Intentionism	意向论
Interactionism	互动论
Internalism	内在论
Interpersonal	人际性的
Interpersonal Function	人际功能

Interpersonal Metaphor	人际隐喻
Interpretative Semantics	解释派语义学
Intersubjectivity	主体间性
Initial	起语
Introspective	内省法
Irony	反语
Isomorphism	同构性
Landmark	界标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	语言习得机制
Lexicon	词库
Lexical Gap	词汇空缺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语言范畴化
Linking Rules	连接规则
Map	映射
Meaning Chain	语义链
Mentalese	思维语
Mental Experience	心智经验
Mental Internalism	心智内在论
Mental Space	心智空间
Metafunction	元功能
Metaphor	隐喻(符)
Metaphorical Concept	隐喻性概念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Metonymy	转喻
Mind	心智
Mixing	映合
Modality	情态
Mood	语气
Nativism	天赋论
Natural Meaning	自然意义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充分必要条件
Neuron	神经元
Nominalization	名词化
Non-natural Meaning	非自然意义
Non-objectivist Semantics	非客观主义语义学

PDG

Non-reductionist View	非分解观
Nurtured, Acquired	后天性
Objectivism	客观主义理论,客观性
Objectivist Semantics	客观主义语义学
Offstage	台下
Onomatopoeia	拟声词
Onstage Region	舞台表演区
Ontological Metaphor	本体性隐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	方位性隐喻
Pairing	配对结合
Parable	寓言/寓指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PDP)	并行分布处理
Partial Compositionality	部分组合
Patient	受事者
Perception	感知
Perceptualism	感性主义
Perfect Homonym	完全音同形同义异
Personification	拟人隐喻
Perspective	视角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体验哲学
Philosophy of Embodied Realism	体验哲学
Phoneme–Meaning Pairings	音—义配对体
Phonetic Metaphor	语音隐喻
Phonological Unit	音位单位
Phonetic Parody	语音仿拟
Picture Theory	图画论
Platonic Paradigm	柏拉图模式
Pragmatic Implicature	语用涵义
Presupposition	前提、预设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	组合原则
Principle of Intigration	整合观
Profile	侧面
Prominence	突显
Property	特征
Prototype	原型

Prototype Effect	原型效应
Prototype-Based Category	原型范畴
Prototype Theory	原型范畴理论
Prototypical Exemplar	原型样本
Prototypical Member	原型成员
Prototypical Member of a Category	范畴原型成员
Proverb	谚语
Pun	双关
Radial Category	辐射范畴
Radial Structure of Category	辐射性范畴结构
Radiation	放射型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激进构式语法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Reference Point	参照点
Referentialism	指称论
Relation	关系
Restrict	抑制
Riddle	谜语
Root Metaphor	根隐喻
Salience	突显
Salient Examples	突显样本
Sapir-Whorf Hypothesis	Sapir-Whorf 假设
Schema/Scheme	图式
Scope	辖域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第二代认知科学
Semantic Triangle	语义三角
Semantic Unit	语义单位
Sense	系统意义
Sensorimotor System	感知动觉系统
Serial Process	串行加工
Setting	场景
Simile	明喻
Situation	语境/情景
Situational Theory	语境论
Sloppy Use	无直接着落的用法

Sma	小概念包
Son	响音
Space Grammar	空间语法
Spatialization of Form Hypothesis	形式空间化假设
Specificity	详略度
Speech Act	言语行为
Spreading Activation	扩散式激活
Stage Model	舞台模型
Stimulus-Response Theory	刺激反应论
Structural Metaphors	结构性隐喻
Structural Internalism	结构内在论
Subordinate Level	下位层次
Substance Metaphor	物质隐喻
Superordinate Level	上位层次
Syllogism	三段论
Symbol	代码符
Symbolic Unit	象征单位
Symbolic Operation	符号运算
Symbolism	符号论
Symbolization	象征关系
Synaesthesia	通感
Synecdoche	提喻
Syntactic Autonomous	句法自治
Syntactic Figure	句法图形
Syntactic Ground	句法背景
Syntactic Space	句法空间
Syntactic Icon	句法象似性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系统功能语言学
Target	目标
Taxonomic Hierarchy	分类分层性
Tenor	本体
Text Linguistics	篇章语言学
Textual	语篇性的
Textual Deixis	语篇指示词
Textual Function	语篇功能

Textual Rhetoric	篇章修辞
Textual Space	语篇空间
Texture, Textuality	谋篇性,语篇特征
Theory of Conceptual Blending	概念融合理论
Theory of Conflation	并存论
Theory of Prototype	原型范畴理论
Theory of Truth Condition	真值条件论
Thesis	话题
Thing	事体
Thought	思维
Trajector	射体
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 (TG)	转换生成语法
Transitivity System	及物系统
Truth Correspondence Theory	真值对应论
Truth Value	真值
Truth-Value Theory	真值条件论
Typology	类型学
Type Theory	类型论
Unboundedness	无界性
Unified Explanation	统一解释
Universal Grammar	普遍语法
Usage-Based Model	基于用法的模型
Use Theory	功用论
Utterance	话语
Vehicle	喻体
Viewer	观察者
Visual Field	视野
Visual Attention Region	视觉注意区
Weight	权重
Working Memory	工作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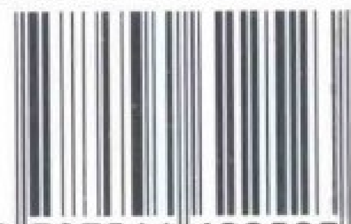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许进兴
封面设计　彬　彬

认知语言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基于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和体验哲学，在反思和批判索绪尔与乔姆斯基的客观主义理论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成的，涉及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认知科学等诸多学科，并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

本书以问答的形式和浅显的语言，对认知语言学这一学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对于普及这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外语学术普及系列

什么是语言学	戴炜栋	什么是语音学	石　锋
什么是形态学	王文斌	什么是语义学	束定芳
什么是句法学	张伯江	什么是语用学	俞东明
什么是篇章语言学	刘辰诞、赵秀凤	什么是文体学	刘世生
什么是社会语言学	游汝杰	什么是心理语言学	桂诗春
什么是应用语言学	俞理明	什么是对比语言学	王菊泉
什么是语言类型学	金立鑫	什么是认知语言学	王　寅
什么是功能语法	黄国文	什么是生成语法	宁春岩
什么是女性主义批评	程锡麟、方亚中	什么是现实主义文学	殷企平、朱安博
什么是现代主义小说	李维屏、戴鸿斌	什么是意识流小说	李维屏、谌晓明



ISBN 978-7-5446-2252-3
定价：18.00元